漱冥卅後文錄

目次

槐壇講演之一段（十一年在曹州第六中學講演曾見北京大學日刊）

此梁漱冥先生十二年在山東第六中學講演，經崔君萬秋記出之一段。槐壇者，該校唐槐下之講壇也。——編者誌

現在有些人只看政治上有問題，但也有些人看我們的經濟制度上很有大問題。這個問題，是比昨天我們所說的政治問題爲更深一層，更根本的問題；這就是說，倡社會主義的人，所提出的問題。這個問題，感觸我，成了我心目中唯一大問題，是在我二十歲的時候，一直到現在，常常在心。不過今昔所以看成問題者稍異；而這一個問題，在中國和在西洋，似乎亦不同。西洋所以發生此問題，是近代工業的結果，從近世大機械的發明，和經濟上的分工說，自由競爭說，使得有所謂「工業革新」的大變動；而社會上劃然有資本家，勞動者之兩階級，才使人深感這種個人本位的經濟制度——以個人發財爲目的而

努力於生產的經濟制度——的痛苦而悟其非；但中國則并沒有這一回事。雖沒有這一回事，而經濟改革却又並非不成問題。所以說其所以成爲問題稍異於西洋。我當初常聽見這一類社會主義的話頭，什麼資本家如何如何，勞動者如何如何，總不引起我的注意，我總沒有理會他；那一年——我二十歲的那一年——偶然從故紙堆中檢得一本張溥泉先生翻譯的日本社會主義者幸德秋水所著社會主義之神髓一書；我看了之後，仍無非是些資本家勞動者的話頭，很不經心地把他擱在一旁；却是自己慢慢的去思索。久而久之，不覺明白了這個問題，果然很大，明白了他在我們社會上成爲問題的意義；這就是說什麼？這就是說這種個人本位的經濟制度——產業私有的經濟制度——在我們中國社會上雖有那些生產過剩，經濟恐慌的問題，而他是現在社會上秩序不安寧，社會上種種罪惡，種種痛苦的源泉。從這個人本位的經濟

制度，使我們成一個飢食的世界；有本領搶得着飯吃的就算搶着了，沒本領搶不着就沒有份。雖然有很嚴重的法律，如軍隊，警察，司法官維持着不許大家軼出範圍，去作這種的競賽，然而前面看見擁有多財的優厚享受，後面有無食的逼迫，怎能不叫他以暴力或詐巧來偏鋒取勝？這就是土匪，強盜，騙子，滑棍，和種種不可舉名的這類事情所由發生，使我們在社會中處處都是荊棘，常常要隄防暴客，小心詐騙，不定那一時有生命危險，損失，被欺。所有社會上秩序不安寧這一面的種種問題，何莫非產業私有的結果？我們願意處在這樣恐怖危險的社會中嗎？我們不要求一個平安環境嗎？我們如果要去危就安，不將這種經濟制度根本改換過，怎麼能行？在另一面看，這類有力氣的，欺侮沒力氣的，巧詐的欺侮老實的，都是社會上一種罪惡；而社會把他製造成拚性命，冒刑罰，受唾罵，以欺侮他人的人，又豈不是

一種社會的罪惡？豈不可痛？然而這種有力氣有智巧能夠取勝得勢的，還算是好的；其尤爲罪惡，尤爲痛苦的是在那沒力氣，沒智巧的弱者一面；像是老的，幼的，殘廢的，和婦女，和老實胆小人們，他們只有甘受欺淩，磕頭叫爺或拿着身體委曲獻媚，受人糟蹋，侮弄，以求食了！所有乞丐，小偷，娼妓，和社會類乎此的人，都是這樣發生出來的。我記得我在社會主義粹言（按此我二十一歲時所作，自己曾油印了送人看，距今已十年矣。漱冥注）裏邊，曾舉了幾個例來說明。其中有一件事，這是當民國元二年時，北京初有女戲子，發達非常之快且盛，起初只是天津過來幾個女戲子，加入男戲園子同唱，不一年間，就會有好幾個全是女戲子成班的戲園子！每一班至少有一二百人，總算起來，不下千人，我們走過小街僻巷，常常可以聽見窮家女孩子學戲的歌聲。有一次我家看墳的人，也來同我們說，他想把他的

女孩子，送去學戲；我對他直是沒有什麼話可說。他的女孩子在家裏，吃苦飯，未必吃得飽；衣無衣，用無用；而同時他鄰家的女孩子去學戲，就可以應酬闊人；就可以坐汽車馬車，就可以吃好飯，穿綢緞，使下人；他看見怎麼不眼熱？前面有這樣的誘惑，後面有那樣的逼迫，你怎麼能叫他不奔那條路呢？縱有好道理，也對他說不去；我們也不忍拿治不了餓的廉恥空談，對他唱高調；只有歎息而已！好好女子，受人家的糟蹋侮弄，不論什麼人進來，都要笑顏接待，委曲承歡；不是爲現在的經濟制度叫他如此是爲什麼？不拘什麼人，只要有錢，就可以進她屋來，要她招待；試問她不是憑着現在的經濟制度所承認他手裏的那一份錢是憑着什麼？又要曉得在貧者弱者甘受欺侮，固是趨勢如此；即在富者一面，花錢造孽，也是一種自然趨勢，必至如此！在這社會上，性命繫於衣食，衣食靠着錢財，握有錢財，即可左

有人的性命；倘何所不至呢？他擁有那些多餘的錢財，你又怎能叫他擺着不用？威福自恣，勢有難已。於是這種蹂躪人格，至殘奇惡，兩下湊合，如水就壑，風行起來，成了慣常事。無論道德家勸戒不了，就是法律家警察也管不了；我們如稍有人心，不忍看這些種種罪惡，不根本改換過這種經濟制度，又怎能成呢？又有一件事，是我在北京街上閒走，看見一個拉人力車的；是一個白頭髮的老頭，勉强往前拉，跑也跑不動；而坐車的人，却催他快走，他一忙就跌倒了；白的鬍子上面，摔出血來！而我的眼裡，也掉出淚來了！然而這在現在經濟制度下，這是當然的！沒誰顧著誰的！在競食上的失敗者，結果自該如此！我受種種的感觸，反覆地思索，使我的血達到了沸點，那一年我幾乎要成了瘋狂。有一回事使我至今想起來，有如在目前的，是我在北京東四牌樓馬路上往南走，看見對面兩個警察用白繩縛着一位瘦

弱無力的，面目黎黑的中年男子，兩邊夾着他走來——看那樣子大約是一個無能的小偷——我瞪着兩眼，望着警察，幾乎要發瘋；幾乎要跑上前去，把他從警察手裏奪過來！……這明明是社會逼他成這個樣子，他不敢作別的大犯法的事，只偷偷摸摸救救肚餓，而你們如狠似虎逮捕他，威嚇他，治他的罪；這社會好殘忍呀！我因爲心裏這樣激昂，精神狀態很不穩定，所以有那一年在南京自殺未成的事。到後來雖漸漸稍好，而實則十年來心裏總是不能忘的；即如我這次在陳坡（鄆城縣城西南三十五里之一鄉村）住，有一天吃完晚飯，出在門外閒立，看見那麼矮矮的三四歲小孩，和白髮的老頭，正在拿着黑紅色的粗糧食在那裏吃，我心裏就一陣難過；我剛才吃的那白麵饃饃，好飯食，怎麼不給這小孩和老頭吃？這麼小的小孩，是社會上人人應當保愛他，好好養他的；這麼老的老頭，是社會上人人應當尊敬憐惜的；

他老了，須要滋養的東西養他的，然而現在那小孩老頭卽沒得吃，而我一個壯年人偏偏有得吃，這是什麼道理？（記者按：先生講至此，泫然淚下；聽者寂然無聲，垂首掩泣！）眞是不合理的！現在經濟制度，陷我們於這不合理的地步，眞是沒法啊！這樣不合理社會，還不改造嗎？於這不安寧，罪惡，痛苦，不合理幾種之外，還有一層社會退化，墮落，低降的問題。在這時候普及敎育是不能講的；他衣食尙且難得湊合，拿什麼來入學買書？沒有敎育，拿什麼來提高社會程度？只有退化罷了！在這時候，公衆衛生，是不能講的；他衣沒的穿，飯沒的吃，汚臭的布片，腐敗食糧，也是好的，說什麼淸潔衛生？通常應用的儀容禮節，更是講不來，自不待言了。總而言之，一切讓全社會進步增高的事都不能行的。而種種的罪惡，種種的壞事情，滋長無已，都足以使社會上道德墮落，疾病增加；心理方面，生理方面，

愈趨敗壞低降，都是必然的事！在這種經濟制度下，宗教家不要說救世救人；你不根本上把這制度改變過，說什麼話不是白說？你要想救世救人，就當從這裏下手，這裏根本改變過來，自然沒事。道德家不用對著富人勸什麼勤儉，講什麼禮義；對貧人不必誡什麼安分，說什麼廉恥；你不根本從這裏下手，改變制度，只有背著你的希望走而已！你果然希望他們好，改了制度，自然沒事！教育家！你希望人人都受教育嗎？你果然是，你就應當先來改變這個制度。政府，法官，警察！你們果然要社會秩序安寧嗎？你們莫再拿著法律，警察，來維持這產業私有制度，而根本改變了這個制度，自然好了！倘若不然，縱有怎樣嚴密的法律，多少偵探，多少警察，也不過多造罪孽，多多幾忍而已！慈善家！你果然慈善嗎？你不根本來改革這個制度，你那慈善事業，爲效幾何？衞生家！你果然要衆人講衞生嗎？你不從根本來

改革這個制度，你的衛生，從何講起？總而言之，我們人人，都不必對社會抱什麼好意，作什麼好事；你果然抱好意想讓社會好，你只有從這裡著手。其餘都是白說！這便是中國雖沒有西洋從工業革新以來的那一回事，而經濟制度的改正，依舊成爲問題的意義了。所以社會主義的倡說，在中國並不能算是無病呻吟；僅可以說是病狀不全一樣，而病苦的難堪急待救藥，固無分別。

還有一層要說的，我所以看這事成爲問題者，今昔稍有不同。在從前那時我單看他那種種罪惡，痛苦的地方；而在今日則另外更有一個意思。這就是說，這種經濟制度，和我倡導的合理人生態度，根本衝突；在這種制度下，難得容我們本着合理的人生態度去走。我們是不要分別人我的，不算賬的；然而在這個競食的世界裏邊，怎能夠叫大家如此？在競食的世界裡，大家自然要走入狹小鄙劣，爲我自私一

路；空口說白話，是萬救不過來的；只有根本改革這個制度，而後纔行。我近來思想，專着眼人生態度之一點；我今日看他成爲問題的，也就着重在這一點了。

澈冥刊餘文錄

這便是我的人生觀

十二年 桂林留京學會雜志復行出版贈言

廣西省立二中留京學會同人以其學會會刊友聲雜志復行出版，向我索幾句贈言，我沒有多少可說的話，我只能直攄我當下胸臆之所有者以奉答。

我不曉得我爲什麼看到旁人積極的有所作爲，有那一種奮勉向前的樣子，我總起一種欣喜，高興，歡迎，贊成的心理。我不曉得我爲什麼看到旁人有一種社會的行誼——就是大家集合團結起來，有那一種同心協力的樣子，我總起一種欣喜，高興，歡迎，贊成的心理。

我對於二中學會同人，有這種學會的組織，和努力辦一種雜志，爲我們沉悶閉塞的廣西作一點啟牖的工夫，沒有許多意思可說，還只是這一種不曉得爲什麼的欣喜，高興，歡迎，贊成的心理罷了！

這種奮勉向前的情事是我們在人類社會中隨在可見的——或於一

個人或於一團體。這種同心協力的情事也是我們在人類社會中隨在可見的——小而夫婦朋友之間，大而至於國家世界。便是我所謂不曉得爲什麽對此類情事便欣喜，高興，歡迎，贊成的心理初非我所獨有，而也是隨在可見，人心之所同然的。我想大約在有史以前一直到現在恐怕常常是這般的，在大地之上恐怕到處都是這般的。祇不曉得這般的到底是爲什麽？

有人說，這是因爲人類要圖謀他的生活所以如此，至於那同心協力的心理，奮勉向前的心理，和對此而表歡迎贊成的心理，則出於所謂創造的衝動互助的本能等等，而這些本能衝動又是從生物進化中經天擇作用保留發展出來以便圖謀生活的。我則以爲不然。必說種種都是爲謀生活，不知生活却爲什麽？自我觀之，這般就是生活，並非這般所以謀生活；這般正是生活，並非這般所以爲生活。且所謂圖謀生

活之『生活』果何指？其重要者當在食色二事耶？此二事者其一則營養而維持生命，其一則蕃殖而擴張生命。若然，則假乎只好說營養所以爲生命而不好說生命所以爲營養——只好說吃飯是爲活着，不好說活着是爲吃飯。蕃殖一事自然也是這樣。營養蕃殖既不可以爲生命本趣所在，必謂凡人類之同心協力奮勉向前皆所以爲此，殆不然歟。然則人類若是種種同心協力奮勉向前，却都是爲什麽呢？自我言之，生命者無目的之向上奮進也。所謂無目的者以其無止境不知其所屆。生物之進化無在不顯示其勢如此；而人類之結侶合羣同心協力積極作爲奮勉向前尤其流露著明最可指見者也。即此無目的之向上奮進，是曰人生真義，亦即可以說即此同心協力奮勉向前便是人生真義。夫誰得而知其協力向前之果何所爲耶？故曰『我不曉得我爲什麽……』其必指而強爲生解曰，『是所以謀生活也！是所以謀生活也』！蓋甚非

甚非也！甚非甚非也！

吾每當春日，陽光和煖，忽睹柳色舒青，草木向榮，輒爲感奮與興發莫明所爲，輒不勝感奮與發而莫明所爲。吾每當家人環遶進退之間，覺其熙熙融融，雍睦和合，輒爲感奮與發，輒不勝感奮與發而莫明所爲。吾每當團體集會行動之間，覺其同心協力，情好無間，輒爲感奮與發，輒不勝感奮與發而莫明所爲。吾感於秋夜偶醒，忽聞風聲吠樹，冷然動心，輒爲感奮揚勵，輒不勝感奮揚勵而莫明所爲。又或自己適有困阨，力莫能越，或睹社會衆人沈陷苦難，力莫能拔，輒爲感奮揚勵，輒不勝感奮揚勵而莫明所爲。又或讀書誦詩，睹古人之行事，聆古人之語言，其因而感奮興起又多多焉。如我所信，我與二中學會同人與大地之上古往今來之人蓋常常如是自新而自勉焉。此之謂有生氣，此之謂有活氣，此之謂生物，此之謂活人，此之謂生活。生活

者生活也，非謀生活也。事事指而目之曰「謀生活」則何處是生活？將謂吃飯睡覺安居享受之時乃爲生活耶？是不知生發活動之爲生活，其飲食則儲蓄將以爲生發活動之力者也，其休息則措補將以爲生發活勤之力者也，而倒轉以飲食休息爲生活，豈不惑耶？天下之爲惑也久矣！率天下而爲貪夫賤子半死之人者由此道也！昔者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嗚呼！是吾道也！吾將以是道昭蘇天下垂死之人而復活之！今爰以勉吾二中學會同人，願同人其勉焉！

答胡評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十二年在北京大學講演

我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講演稿自民國十年發表以來，承許多位先生的不棄加以批評，這無論如何都是應當感謝的，但我一概沒有置答，這在此書第三版自序中已經說過的了，適之先生的批評差不多是最後的一篇，我也一樣不想置答——從他的文章披露到今天整半年了，一直沒有答。今天要來作答是因為最近的一點事觸動起來的。

最近努力停刊，適之先生在他一年半的回顧一文中說從某期以後，努力的同人是朝着思想革新的方面作去，所有前後許多政論都不如這時批評梁漱溟張君勱的文章有價值！又陳仲甫先生在前鋒中說梁漱溟張君勱被適之教訓一頓，開口不得，是思想的一線曙光！照這樣說來，然則我是他們的障礙物了！我是障礙他們思想革新運動的了！這我如何當得起？這豈是我願意的？這令我很難過。我不覺得我反對他

們的運動！我不覺得我是他們的敵人，他們是我的敵人，我是沒有敵人的！我不看見現在思想不同的幾派——如陳，如胡……有那一派是與我相衝突的，相阻碍的。他們覺得我是敵人，我却沒有這種意思。在這時候，天下肯幹的人都是好朋友！我們都是一夥子！此刻天下只有兩種人：一種是積極努力的，一種是苟偸卑劣只想揞便宜的。苟偸卑劣只想揞便宜的彌滿中國，我們同胡適之陳獨秀都是難得過着的好朋友呀！我總覺得你們所作的都對，都是好極的，你們在前努力，我來吆喝助聲鼓勵你們！因爲，你們要領導着大家走的路難道不是我願領大家走的麼？我們意思原來是差不多的。這是說我們同的一面。

翻過來說，我們是不同的，我們的確是根本不同。我知道我有我的精神，你們有你們的價值。然而凡成爲一派思想的，均有其特殊面目，特殊精神——這是由他傾全力於一點，抱着一點意思去發揮，而

後才能行的。當他傾全力於一點的時候，左邊，右邊，東面，西面，當然顧不到。然他的價值正出於此，要他面面圖到，顧得周全，結果一無所就，不會再成有價值的東西。却是各人抱各自那一點去發揮，其對於社會的盡力，在最後的成功上還是相成的——正是相需的。我並不要打倒陳仲甫胡適之而後我纔得成功；陳仲甫胡適之的成功便也是我的成功。所以就不同一面去說，我們還是不相為礙的，而是朋友。

論他同的一面既如彼，不同一面又是如此了。更進而言，不管他同不同，天下人自己都會找對的路。只怕不求，求則得之。不對也好，總會對的。天下人原都是聰明的，那個地方弄錯誤了，他自己會發覺。錯誤那裏會長久！天下人原都是好人，那個是對，他會點頭；那個不該，終究不合適；都是自然的謀向對的路走去。對不對我都看得

不打緊，凡是肯走路的，我都笑臉相迎。

現在說到本題了。我讀胡先生的文和其他各位的批評都有同一的感想——感覺着大家的心理與我相反。我總覺得對面人比我聰明；我總覺得對面人知識見聞比我廣——我是不知道什麼的。對方的意思如有與我違異處，其所以不相合，其間一定有道理——是他聰明，才跟我不一樣，是他憑藉材料（見聞）比我多，才跟我不一樣。在大家則不然。大家似乎都看旁人比他笨，比他糊塗，甚至於是頭腦錯亂的。他自己似乎都懂得，沒有什麼不知道的。因此我最喜歡求與我不同的意思，想明白他所以與我不合的原故，而大家則否。對方人的意思在他像是不屑理會，不需理會的樣子——意若曰：「這都是些糊塗見解！沒有什麼道理！」大家讀我的書，大概都像看北京晨報一樣，匆匆五分鐘便看完了。作者確曾下過一番心的地方，他並沒有在心裏過一道

，就在這五分鐘後便提筆下批評。這種批評叫我如何答！實在不高興作答。如果他有一天想到這個問題（東西文化問題）想要來考究考究了，自然會再找我這書去看。果然着意看了，自然會明白。所以我全然不置答。現在一定要我答，我也沒有別的答法，只有指出原書請他俯察罷了。

胡先生批評的全文共分三大段，現在依次作答。

頭一段中駁我不應該說：

「東方化還是要連根拔去，還是可以翻身呢？此處所謂翻身不僅說中國人仍舊使用東方化而已；大約假使東方化可翻身亦是同西方化一樣成爲一種世界的文化——現在西方化所謂科學和德謨克拉西的精神是無論世界上那一地方人皆不能自外的。所以此刻問題直接了當的就是：東方化可否翻身成爲一種世界文化？如果不能成爲世界

文化則根本不能存在。若仍可以存在，當然不能僅祇使用於中國而須成為世界文化。」

他說：

『這種邏輯是很可驚異的。世界是一個很大的東西，文化是一個很複雜的東西。依梁先生自己的分析，一家文化是一個民族生活的種種方面。他總括為三方面：精神生活，社會生活，物質生活。這樣多方面的文化在這個大而複雜的世界上不能沒有時間上和空間上的個性的區別。在一國裏尚且有南北之分，古今之異，何況偌大的世界？（中略）若明白了民族生活的時間和空間的區別，那麼一種文化不必須成為世界文化而自有他存在的餘地。米飯不必成為世界化，而我們正不妨吃米飯；筷子不必成為世界化，而我們正不妨用筷子；中國話不必成為世界語，而我們正不妨說中國話。」

適之先生根據的意思是：「文化不能沒有時間上和空間上的個性區別」。現在我們要反問一句。請教：科學和德謨克拉西這兩個東西是有沒有時間上和空間上的個性區別呢？有沒有「南北之分古今之異」呢？照我們的見解，這是有絕對價值的，有普遍價值的，不但在此地是眞理，掉換個地方還是眞理，不但今天是眞理，明天還是眞理。不但不能商量此間合用彼間合用不合用，便是我所說「現在所謂科學和德謨克拉西的精神是無論世界上那一地方人所不能自外的。」中國人想要拒絕科學和德謨克拉西，拒絕得了麼？其所以然，就是因為「人心有同然」。講到求知識，人心于科學方法有同然；講到社會生活，人心於德謨克拉西有同然。一民族生活中之具體的工具或制度自是因地制宜，不足以成世界化；若其文化所藏眞價值之一點——如西方文化所藏之科學與德謨克拉西兩精神——則固不成為世界化不止也。吾書

旨意原甚明白，今更敘明於此，倘胡先生承認此層，則進而說下一層。

所謂下一層，即東方化必於「連根拔去」與「翻身成世界化」二途居其一，而不容他不死不活的存在。所謂東方化要「連根拔去」怎麽講呢？因爲照現在世界情形看去有如此的形勢。吾原書從粗細兩層指點這種形勢。先粗着看去，現在幷不是什麽東西文化對峙爭衡的局面。你放開眼睛四外一望，那歐洲的一片土，美洲的半地球都是西方化的領域固不用說了；就是東方各國，凡能領受接納西方化而又能運用的便能站得住——例如日本；凡不及或未能領受採用西方化的便爲西方化的强力所佔領——例如印度朝鮮安南緬甸。諸如此類，不須細數，便是東方化的發源地的中國爲西方化擅進門來，也使他不能不改變生活——幾乎現在我們的生活無論精神方面，社會方面，物質方面

，都充滿了西方化。現在完全是一個西方化的世界，倘那裡有東方化的立足地？所以我們要問：東方化是不是從此絕根株了？

再細着看看，這東方化根據最深的中國是如何被西方化逐層的侵入？固有的文化是如何被西方化節節的斬伐，如剝筍一般，已剝到最後的中心根上來？最初學些西洋的幾何天文；這不影響到裏面。次則火砲鐵甲聲光化電的輸入，如曾文正李文忠等創辦上海製造局，在製造局內譯書，在北洋練海軍，馬尾辦船政，凡當時的名臣奏議，通人著作，院書文課，以及所謂時務書的，都是談說這個；這影響已深一層而且影響的很大了；然而還在膚表。再次便是甲午一敗，海軍覆沒，知道單在火砲鐵甲上着意是不行，須要根本大改革從來的學術制度

於是廢科舉，興學校，修鐵路，辦實業，便成了中心問題，而又進入一層了。到第四次更是戊戌變法不成，庚子受創，而政治制度之大

改革又成中心問題了——以爲與學校辦實業都是枝節，非立憲共和不可。這自然是更進一層，所入益深了。到第五次便是共和成功了，而十年之久，政象日非，毫無頭緒，於是大家乃有一個大覺悟，知道以前都是枝末，非革新思想不可，非根本改革了中國的倫理思想——人生哲學——不可，陳仲甫爲這運動作先鋒，便是近年的「新文化運動」了。吾原書說道：

「到了此時，已然問到兩方文化的最後根本了。現在對於東西方文化問題差不多是要問：西方化對東方化是否要連根拔掉？中國人對西方化的輸入，態度逐漸變遷，東方化對於西方化步步退讓，西方化對於東方化節節的斬伐！到了最後的問題，已是將枝葉撤開要向咽喉處着刀，將中國化根本打倒！我們很歡迎此種問題，因爲從前枝枝節節的作去實在是徒勞無功，此時問到根本，正是要下個解決

的時候；非有此種解決，中國民族不會打出一條活路來！」

試問在這種嚴重的形勢之下，是否能不死不活的存在？不死則活，不活則死耳。其萬一不死而卒活，是必有「不可磨滅」者在，有「顛撲不破」者在，有眞能站得住者在——是即所謂眞理，故不隨時代之移易，外勢之變遷以俱成過去——是則有超時間區別的價值，有絕對的價值，有普遍價值，如科學德謨克拉西於人心有眞根據。所謂「人心有同然，」所謂「誰能出不由戶」，在這大交通的世界上，是固不成為世界化不止也。豈獨東方人不能自外於西方化而已哉？（不指他具體的生活工具制度，指所含藏的原理）吾意如此，原書具明，自信未為不通不倫；適之先生的駁論可曾駁得有什麼干係？先生何妨前後多看看再下筆呢？

以上為胡文頭一大段之前半截，次則引我書最後所提出之「世界

文化三期重現說」而謂云：

「這樣整齊好玩的一條線有什麽根據呢？原來完全用不着根據，只須梁先生自己的思想就夠了！」

他接着又引我的話：

「我並非有意把他們弄得這般整齊好玩，無奈人類生活中問題實有這麽三層次；其文化的路徑就有這麽三轉折；而古人又恰好把這三條路都已分別走過；所以事實上沒法要他不重走一遭。吾自有見而爲此說，今人或未必見諒；然吾亦豈求諒於今之人者！」

他便說：

「是的。這三條路古人曾分別走過；現在世界要走上一條線了，既不能分別並存，只好輪班挨次重現一次了。這全憑主觀的文化輪迴說是無法駁難的，因爲梁先生說「吾自有見而爲此說，吾亦豈求諒

於今人者」(二)

我眞想不到適之先生是這樣信口誣人，要一手掩盡天下目的！我原書第五章對於西方化最近變遷的趨勢分就幾方面去指陳其非變不可，而變化之所趨，恰是中國路子；如：

一，事實方面——即經濟之變遷；

二，見解方面——即科學之變遷；

三，態度方面——即哲學之變遷；

並附第四，中國人秉持西洋思想的——即陳仲甫諸位——亦有同樣的變遷。

我在每一條項都舉出多少客觀事實，難道適之先生沒看見麼？（此皆三期重現說之前文不能說不看見）我從這許多事實上，指點出所以要變到中國路上來之故，都是鐵案如山，根據確鑿，聲光震爍耳目；適

之先生不是瞎子，難道看不見麼？而居然以「完全用不着根據，只須梁先生自己的思想就夠了」「這全憑主觀的文化輪迴說」誣人，是何用意？

在指明西方化將變到中國路上來之後，又復就趨向之所指，分精神方面，社會方面，物質方面，來推說世界未來之文化如何是中國化，句句着實，無半點空論。而此中國化時代之後如何不能不入於印度化，則原書二六二頁等處說的很明。因為希臘的風氣至文藝復興時期而復興，中國化在最近未來將復興，印度化在更遠未來將復興，故謂之「三期重現」。我自己曾於此聲明道：「這話不但你不信，就如我在未加推勘時亦萬萬不信。」（二五九頁）適之先生不信，則已耳；或有疑，則指出可耳；或確見其不然，則逐層逐項痛駁可耳——此最歡喜願聞。乃既不能駁，而誣人以「無根據」「全憑主觀」是誠何為耶？

此下胡先生又引我的話：

「這條路（淑世主義胡先生所主張者）也就快完了。在未來世界，完全是樂天派的天下，淑世主義過去不提，這情勢具在，你已不必辯，辯也無益。」

他只譏誚我武斷，仍是一句不駁。吾原書上文因已將這種人生態度的走到末運，從事實證明得鐵案如山，故曰「情勢具在」。胡先生如果看了不能駁則低頭去好好體會研究可也。如確見其不然，則逐層逐項痛駁可也——如此豈不快人快事哉！乃徒以笑罵了之，露出不承認之意而不言其故，豈不令人悶氣！如此文章，不太無聊乎！（以上答頭一段）

第二大段則批評我兩種公式：

（一）西方化是向前的；中國化是持中的；印度化是向後的。

（二）西方生活是直覺運理智的；中國生活是理智運直覺的；印度化是理智運現量的。

他於頭一種公式——公式這個名字是胡先生給的——駁我兩條：一條印度化是向前，不應曰向後；一條中國化不能以調和持中去概括。

我從種種證明而認出三家文化出於三種根本不同的人生態度：一則肯定現實生活而向前逐求，西洋人是也；二則肯定現世生活而融融自得，且以向前逐求為戒的，中國人是也；三則否認現世生活而要求脫去此世界，取消此生命的，印度人是也。其「向前」，「持中」，「向後」，不過所用簡號符記，以表此三個顯然可睹之活態度者，雖盡易之亦無礙也。胡先生若根本駁我三家文化出於三根本人生態度之說，此真切要之大駁論，然而胡先生未能；（按後第三大段蓋有此意，而此處竟一字不及）或雖承認其出於根本人生態度之不同，而駁某

家文化不出於我所指的態度，而別有在，則亦可以爲有價值之討論，然而胡先生未能。胡先生於印度人之人生態度，初不異乎我所指「否認現世生活而求解脫」之態度，乃但就此態度上徒爭其當云「向前」，不當云「向後」，不太無謂乎？況且一個肯定現世生活去求他，一個否認現世生活要解脫他，恰好相反；前者字之曰「向前」，後者字之曰「向後」，誰曰不宜？胡先生徒見其積極的奮往的精神以爲非向後，抑知「向後」非「退後」，吾原文明明曰「反身向後要求」（七二頁）則積極奮往之意何嘗不昭然？同時亦將奮往之所向之不同表出無遺。吾以爲適之先生搖筆爲文有何見教之處，乃不圖如此之無聊也！

至其駁我中國化不能以調和持中去概括，尤爲無味。他說：

「至於那「調和持中」「隨遇而安」的態度，更不能說那一國文化的特性，這種境界乃是世界各種民族的常識裏的一種理想境界，絕

不限於一國或一民族。」

「梁先生難道不睜眼看看古往今來的多妻制度，娼妓制度，整千整萬的提倡醉酒的詩，整千整萬恭維婊子的詩，……？這種東西是不是代表一個知足安分寡欲攝生的民族的文化？」

夫我誠糊塗極矣！我乃不知五洲大陸許多民族，其中也會有「持中調和」「隨遇而安」的態度的人，也會說「持中調和」「隨遇而安」的話；而竟認作是「限於中國一民族的」！我乃不知中國古往今來也有許多好酒好色貪物質享樂的人，也有許多歌詠酒色的詩曲；而竟認作都是「知足安分寡欲攝生」，遺漏了代表民族的「這種東西」！只可惜天下糊塗如我者正多，自東洋教授以訖西洋博士，自金子馬直以訖杜威——都說西方化是征服自然的，東方化是與自然融洽優游自得的；他們竟不睜眼看看西方也有許多愛好自然優游自得的詩歌，而一以

『征服自然』概之！他們竟不睜眼看看東方文化也有許多開闢荊棘征服自然的事實，而竟說征服自然是西方化所獨有的！

嗚呼胡先生休矣！先生而根本不承認有所謂『一種風氣』，『一種色采』，『一種精神』，『一種趨向』，而有爲此言者皆屬糊塗；則是天下人皆昏昏而公獨智，亦誰能與先生爭？先生萬一猶承認有所謂『一種風氣』『一種色采』……者，則指某民族或某社會爲某種風氣的，照例不能於此風氣下無例外，亦初不必限於此處不見於他方。雖有例外，雖或亦見於他方，而猶不失爲此民族此社會之風氣者，大體上看去，對照看去，有其確然不可易者耳。所謂『風氣』，所謂『色采』，本來是這麼個意思也。先生而根本不承認中國民族就大體上看去有他的風氣，和西洋對照看去有他的色采，則我亦何敢與先生爭？先生而猶承認中國民族有他的風氣色采，則以我之糊塗固以爲中國民族的

風氣在「寡欲知足」「隨遇而安」，而不在「提倡醉酒」「恭維婊子」。夫我之所謂「向前改造局面」，亦猶夫杜威之所謂「征服自然」也；我之所謂「持中調和」「隨遇而安」，亦猶夫杜威之所謂「與自然融洽優游自得」也。豈獨我們爲然，卽以此徵之天下，叫天下人看看，正自有確然不可易者。只恐胡先生又說天下人「不睜眼」耳；

以上答第二大段對於頭一種公式的批評已竟。第二種公式的批評更無聊之極。在這公式裏，我所用的「理智運直覺」「直覺運理智」一類的話本來不妥，原文隨卽再三聲明：

「這話乍看似很不通，感覺直覺理智三者我們何時有用有不用呢？但我爲表我的意思不得不說這種拙笨不通的話（中畧）識者幸善會其意，而無以詞害意。」

「（上略）這許多話很拙笨不通，但我不如此說，不能見我意」。

這些話胡先生不應沒有看見，然而胡先生費了若干筆墨，所以批評指摘我的，仍無外我自己先聲明的「拙笨不通」四字；而且所謂不通的原故仍無外我自己先敍過的：

「現量，理智，直覺，是構成知識的三種工具。一切知識都是由這三種作用而成，雖然各種知識所含的三種作用有成分輕重的不同，但是非要具備這三種作用不可；缺少一種就不能成功的」。

試問作這種批評有什麼意思呢？不過於此正看出胡先生自己的不好學罷了！人家一面聲明所說話不通，一面又聲明所以如此說，實含有意思，要讀者體會，有不得已者在。在理應當用心體會作者這一番意思；體會不得，也應當闕疑，用不着拿人家自己聲明的不通，再去責他不通。而胡先生則必要責人家不通，於人家再三聲明不得已處却絕不理會。嗚呼！這是學者的態度！

以上答第二大段已竟。第三大段文章很長，開頭一節表示承認我說的生活就是對於宇宙的奮鬥；奮鬥的態度是遇到問題對前面下手：：改造局面，使其可以滿足我們的要求，是爲生活根本的路向。此下他表示不承認我三家文化出於三種人生態度的話；他說：

「但我們和梁先生攜手同行到這裡，就不能不分手了。梁先生走到這裡，忽然根本否認他一向承認的一切有情都不能違背的生活本來路向！他忽然說中國人和印度人的生活是不走這「生活本來路向」的！他忽然很大度的把那條一切有情都是如此的生活本路讓與西洋人去獨霸！梁先生的根本錯誤就在此點」。

一個「忽然」，又一個「忽然」，再一個「忽然」。嗚呼適之先生！人家說話都是這樣「忽然」的麼？只有先生有腦筋，人家都是沒腦筋的麼？幸虧先生還賜我「根本錯誤就在此點」的美論——錯誤得有條

理；否則，我尚以為我是錯的亂七八糟呢！

胡先生把人看得這般糊塗，則糊塗人作的書，胡先生自然不屑再細看的；但我想對讀者指出我那「忽然」的來由，請讀者取原書看一看。請先看原書六五頁說生活就是奮鬥之後的三層修訂；次則看此下所叙「人生三問題」一段；再次則看此下所叙「人生三條路或三態度」一段。蓋所謂「生活本來路向」是其中之一條路，而人生當頭一問題之下非走頭一條路不可；當第二問題之下非走第二條路不可；當第三問題之下非走第三條路不可；看二一五頁以下最有具體的講明。如是則必曉然於人生果有如是各別之三條路，而不容增減於其間的。至指證中國化為第二路則請看八三頁以下，一九七頁以下，各段；又二零九頁以下處處以中國西洋對照去說亦最易明白。至指證印度化為第三路則在八五頁以下暨一零四訖一四八頁各段。

其實簡單說去，所謂西洋化爲第一路——向前改造局面的路者，仍不外杜威輩所謂「征服自然」之意；所謂中國化爲第二路——持中調和，安於此局面的路者，仍不外杜威輩所謂「與自然融洽游樂」之意；至於所謂印度化爲第三路——反身向後的路者，則因其否認現世生活而求解脫的態度，致其文化三方面於精神生活方面爲特別畸形的發達，精神生活多方面中又爲宗教的特別畸形發達，固已昭然背乎人生生活本來路向而驅也。總之，若稍肯取三方文化加以比較觀察，則於吾言必有所會，似乎不是「忽然」耳！

此下胡先生便提出他的世界文化觀。他說，我的出發點只是，文化是民族生活的樣法，而民族生活的樣法是根本大同小異的。爲什麼呢？因爲生活只是生物對環境的適應，而人類生理的構造根本大致相同，故在大同小異的問題之下，解決的方法也不出那大同小異的幾種

。這個道理叫作『有限的可能說』。例如饑餓問題只有『吃』的解決，而吃的東西或是飯，或是麪包，或是棒子麪，……而總不出植物與動物兩種，決不會吃石頭。

原文大意具此，總不外申明『有限的可能說』，於物質生活如此，於社會生活也如此，於精神生活也如此，都一一說到，不具錄。次下，他又申明這幾種可能的辦法，差不多一個民族，在他長久的歷史中都一一試過。蓋不獨限於大同小異的幾種，即此小異的幾種亦非各家文化分別所在，而實為各家文化史上都有的也。他說：

『凡是有久長歷史的民族，在那久長的歷史上，往往因時代的變遷環境的不同而採用不同的解決樣式。往往有一種民族而一一試過種種可能的辦法的。』

於是他舉些事例證實其說，其間說到科學也是中國有的，譬如『自圓

炎武……以至章炳麟，我們決不能不說是「嚴刻的理智態度走科學的路。他最後結束的說：

「我們承認那「有限的可能說」，所以對於各民族文化不敢下攏統的公式。我們拿歷史眼光去觀察文化，只看見各種民族都在那「生活本來的路」上走，不過因環境有難易，問題有緩急，所以走路有遲速的不同，到的時候有先後不同。（中略）現在世界大通了，當初鞭策歐洲人的環境和問題，現在又來鞭策我們了；將來中國和印度的科學化和民治化是無可疑的。他們的落後，也不過是因爲缺乏那些逼迫和鞭策的環境與問題，並不是因爲他們生活方式上有什麼特中向後的根本毛病。」

胡先生的文化觀要具於此；我們尋繹他的意見不出左列各點：

（一）各民族都在生活本來路上走，即向前去解決環境上的問題；

（二）問題是大同小異的——有限的；解決方法是大同小異的——有限的；

（三）各文化所以見出不同，不過是時間和環境問題暫解不同的緣故；待環境問題同了，時間到了，則文化也就同了。

其正面如此，其負面便是：

（一）根本不承認西洋，中國，印度，三方文化各有其特殊的風氣或色采；

（二）更不承認他們這種不同的文化，是出於他們主觀上人生態度的不同。

我們先要說他這種文章的無聊，然後再駁詰他。胡先生要自己知道是在批評他人的說法，附帶提出自家的說法，對於他人的說法是不應當作爲看不見的，不應當不理會的；否則何所謂批評呢？胡先生的說法

恰是與我相反，在我的說法沒有駁倒時，胡先生的說法是拿不出來的；拿出便是無聊。我處處拿西洋，中國，印度三方對照着指爲三特殊風氣，胡先生並沒有去駁倒；乃至我書中所引所有談東西文化問題的人都是對照着認爲整個不同的，如金子馬治杜威等的說法，胡先生也沒有提出來否決，教訓大家莫這樣；而只顧自己去說他的「瑣碎觀」，「大同小異觀」。尤其是我把各家從客觀原因說明文化來歷的都一一否決了，然後提出我的文化出於人生態度不同說；胡先生竟一字不駁，還只顧說他客觀原因的論調，又說不出所以然來！這譬如我指出某人非甲，更證明其是乙；而胡先生既不駁我非甲的話，也不駁我是乙的話，却只顧說「這不過是甲」「這無非是甲」，又說不出所以然的原故來！且還要自命爲批評我來了！嗚呼！先生休矣！這種文章作他幹什麼？

以下我們要稍向胡先生的高見致駁詰了。胡先生以爲各民族都在生活本來路向上走麼？胡先生以爲「人類生理構造大致相同」，問題也會同，解決也就差不多，「例如饑餓問題只有吃的解決」麼？偏偏印度人恰與此相反，饑餓竟不是他的問題；而「吃」——生活——是他的問題，「吃」不是他的解決，而饑餓是他的解決！他竟全然不進胡先生「有限可能說」的限而無限起來！原來印度人是要解脫這個生命的，饑餓就成了他的方法，在古代簡直是普遍的風氣，所以釋迦佛在成道之前受食，他的弟子就驚謂退轉。胡先生說「只有吃的解決，」只能吃幾種什麼東西，他偏有不吃的解決，他翻過來要解決這個「吃。」，這是「大同小異」呢？還是根本反對呢？這是與胡先生同在生活本來路向上呢？還是「背乎生活本來路向而驅」呢？

原來胡先生說我攏統，說我不該拿三方很複雜的文化納入三個簡

單公式裏去；他卻比我更攏統，他卻拿世界種種不同的文化納入一個簡單式子裡去！我正告胡先生，我實在不攏統，因我並不想什麼納入簡單公式，我只是從其特著的色采指出他的根本所在——人生態度，便有例外也無干係。例如印度未嘗沒有「順世外道」之反出世派；西洋未嘗沒有禁慾主義的舊教。然從西洋文化的特著色采看去，其根本自是出於向前要求現世生活的態度；從印度文化的特著色采看去，其根本自是出於反身要求解脫的態度，必不容移易，如是而已。若胡先生以「有限」去限人，結果限不了，乃真攏統耳。

我們尤其要請問胡先生的：胡先生動輒說「環境逼迫」「問題鞭策」，是文化的來由；不知像印度這種文化是什麼環境逼迫出來，什麼問題鞭策出來的呢？只怕胡先生說不出來！只怕想捏造都捏造不出來！胡先生豈但對印度文化說不出來而已。高談西方化的胡先生連他

自己所謂西方化，果如何從環境問題而來，也是一樣的說不出！他原文雖以環境問題為文化的來由，但從無一點具體的說明；他對西方化只說道：

「至於歐洲文化今日的特色，科學與德謨克拉西，事事都可用歷史的事實來說明；我們只可以說歐洲民族在這三百年中，受了環境的逼迫，趕上了幾步，在征服環境方面的成績，比較其餘民族確是大的多。」（下文便轉說到他面去了）

好個「我們只可以說歐洲民族在這三百年中，受了環境的逼迫趕上了幾步……」真會敷衍搪塞！他還敢大胆說什麼「科學與德謨克拉西事事都可以用歷史的事實來說明」！好呀！請先生說明！先生如果能從歷史上證明歐洲文化是環境逼迫出來的，科學是環境逼迫出來的，我便斬頭相謝！

我現在將我原書駁從客觀環境說明歐洲文化來由的一段鈔錄如下，請讀者看看。其餘各段，如論西方社會的「德謨克拉西」和「唯物史觀」的說法，如論「因」「緣」之當分別——即我的主觀客觀關係說，則請檢原書，此不具陳。

「若問「科學」與「德謨克拉西」是怎麼被西洋人得到的？或西方化怎麼會成功這個樣子？據我所聞大家總是持客觀說法的多。例如巴克爾 Buckle 說的：「歐洲地理的形勢是適宜於人的控制天然，這是歐洲文明發展的主因」。又金子馬治說的：「嘗試考之，自然科學獨成於歐洲人之手者何故？何以不與於東方？據余所見希臘人雖為天才之民族，其發明自然科學應當有別一原因。蓋希臘國小山多，土地磽瘠，食物不豐……以勤勞為生活；歐洲文明之源，實係於此」。他又去請問米久博士，米久也說中國地大物博，無發明自然

科學之必要，所以卒不能產生自然科學。（下略）

在金子馬治教授米久博士以什麼「食物不豐，勤勞爲活，所以要發明自然科學，征服自然，」去說明科學的產生，覺得很合科學家說話的模樣，其實是不衷於事實，極粗淺的臆說。我也沒去研究科學史，然當初科學與起並不是什麼圖謀生活，切在日需的學問，而是幾何，天文，算術等抽象科學 (Abstract Science)，不是人所共見的麼？此不獨古希臘爲然，就是文藝復興，科學再起，也還是天文，算學，力學等等。這與「食物不豐，勤勞爲活」連綴得上麼？據文明史專家馬爾文 (Marvin) 說：「科學之前進是由數目形體抽象的概念進到具體的物象，如物理學等的」。王星拱君科學方法論上說：「希臘的古科學的中絕的原故，是因爲他們單在他們所叫作理性的 (Rational) 非功利的 (Disinterested) 學術上做工夫，於人類生活太

不相關。（案與金子君的說話恰好相反）至於我們現在所享受所研究的科學，是在文藝復興時代重行出世的。……那個時代的科學，完全以求正確的知識爲目的。自文藝復興算起一直過好幾百年，科學在應用方面都沒有若何的關係。所以有人說，科學之發生源於求知，而不源于應用。」

胡先生可能從這「歷史的事實」證明科學如胡先生所謂「環境逼迫，問題梗策」出來的麽？希臘人之發明科學，實由其愛美，愛秩序，以玩賞現世界的態度，研究自然，來經營這些幾何數理天文之類，差不多拿他作一種玩藝的。其後歐洲大陸又能繼續這種研究的，也正因爲到文藝復興時代這種希臘的人生態度復興的緣故。有了這種爲自然科學之母的科學，而後英島纔產生經驗科學，征服自然，增進物質幸福；也是這種人生態度的結果。讀者請看我書七二頁以訖八十頁都是講

明這個。其間並引蔣夢麟先生在新教育中發表的改變人生的態度一文，蔣百里先生在他的美洲文藝復興史中所作導言一篇，皆說明此理，昭然不疑。其實二蔣又皆本之于西洋人自己的話——如蔣夢麟本于翟夫丁(Höffding)的近世哲學史；蓋亦人人共曉之義也。胡先生不以此義來說明西洋文化，自是別有高見，無如這個高見偏偏與歷史事實不符！我不是西洋留學生，西文又不好，自知對於西洋學術文化是個外行；原想從西洋留學生倡導西方化的領袖人物如胡先生者領些教益，却不料竟是個『冒充內行』的！

我眞不知道胡先生究竟看了我的書沒有？你說他沒有看，他却又能東一段西一段徵引我的書文。你說他果然看了，他又何以對書中駁環境逼追論的竟似沒看見，對持人生態度根本論的竟似沒看見？人家駁環境逼追論，他不還駁；人家建立人生態度根本論他也不推倒；而

只願去說些什麼「不過是環境逼迫……」「只可以說是環境逼迫……」！唉！胡先生！這糊塗人作的書也許有「愚者千慮一得」之處，何妨虛心理會理會！實在沒有工夫看，丟下罷了！若既不想加以理會，又且沒工夫看，却偏要用點工夫拿他麻麻糊糊胡亂批評一陣，這為何來？豈欲欺蔽一世之人乎！

我本當將我的根本道理——「因」「緣」分別論，主客關係論——講明給讀者，使大家瞭解文化來由的眞象；但因為大家看原書也可以知道一些，並且下次關於玄學科學與人生觀的講演裏也要談到，所以此刻不說了。

吾儕當何為 十三年見廣西留京學會雜志

廣西留京學會同人，以其學報出版，向予索稿，倉卒無以應，且即一時感想所及，敬寫為吾學會同人贈。

吾儕皆所謂學界中人也，所謂知識階級也，在昔則所謂士者是也。予之生也晚，又忽於考古，不能習知往昔社會中所謂士者，其品概行修果視今之知識階級為何如？其所業務在彼時社會中之關係位置，又視今日之知識階級為何如？且士風亦時有變改，士所業務亦因文化變遷，而稍稍易其在社會中之關係位置，殆皆未可舉一以概餘。予更不欲以一二端之見徵，輒謂往昔社會之組織狀況有勝於今，或往昔社會之風俗人情必善於此。抑予並不能知在社會中果理宜有此一種所謂士或知識階級者，自成一範圍，自為一階級，而有其特殊之關係位置暨其品格，或否？予亦但就所知往昔社會之一些情形與所見今日社會

之一些病痛，而示以今日吾儕行趨之所當指。

以予所聞，往昔社會有所謂「四民」之說，而士居首；四民者，士，農，工，商也。此四者似卽由其所業務不同而分別；而社會上於此四業乃頗形著一種尊重或輕賤之態度於其間，其輕重適如其名第之順序：卽士最崇高，農稍次，工又次之，商最賤。士而出仕，則爲治人之官吏；其農工商則皆爲治於人者也。故士殆將以官爲業；雖讀書不仕者儘多，求仕不得與夫仕而退居者儘多，而官吏額數至爲有限，然有此趨勢——士殆以官爲業——固明白也。士旣以官爲業，似可以說爲一種貴族，然有兩點宜辨。世所稱貴族恒指一族姓子孫世代享有特殊權利名位者，而士之爲官則偶然耳；罷官則歸農，蓋極通常之情形也。世所稱貴族恒廣有資產，豪富異於平民，而士之一階級例以清貧淡泊見稱；比爲官則又以得財爲戒。故以農工商業致富，而還資產

於子孫者，爲名正言順之事，人無有非之者；而士因官致富則士林之所賤矣。更言其要，則所謂士者在往昔社會中，假即以做官治人爲其行業；然其位置，於享名爲常，於享權爲暫，去於享利則願違。

次當言士之品行。士之一流既爲社會所尊崇，故其自處不能不高；社會所以律之者嚴於常人——農工商人——甚遠，每有「讀書明理人不應如此云云」之意，故士之自律亦不得不嚴。語所謂「爲齊民矜式」實有此形勢也。雖「刁生劣監」儘不少其人，「士大夫」之品格德行，覈其內容，儘未必果高於鄉夫俗子，然士之一階級應當講求品行，因爾時社會所共認，而彼亦自認者；而在今日新社會中，則無復有此觀念矣。

凡右方所言，初不寓褒貶贊否之意，但在指出所謂士者，其在往昔社會中之大概情勢如此；意欲就此情勢推見士之在其社會上爲害爲

益，爲禍爲福？抑更非意在推究其爲益爲福之一面；吾意祇在取以與今之知識階級比較對觀，其爲禍害是否稍愈？於是當進而言，今之知識階級在社會上，其爲如何一種局勢。

從今日社會變化之新形勢觀之，則殆將不能更以士農工商四民之分類而爲之區界；或更確言之，士類漸失其故日之區界，而別演成一種新區界。蓋在今日農工商莫不有其甚深之高文典册，非徒手藝技能如往昔之比；故學爲農工商者亦即是士，而士之爲農工商之學者亦即是農工商。士之行業不徒在政治教育，乃並及於農工商；而業農工商者復不妨從事於政治教育。由是往日士之別於農工商者漸失其溝界。然故日之溝界雖失哉，而士農工商之新演成的溝界則又釐然也。今日之士農工商不難辨也。孰爲農？田間力耕者是也。孰爲工？廠中操械運錘者是也。孰爲商？店前臨櫃而布算者是也。是其操業甚專，生

活各殊，固不容渾也。孰則爲士？所謂士或知識階級者，其操業蓋難言也。或爲官吏，或爲議員，或辦紗廠，或辦銀行，或爲律師，或爲會計師，或爲教師，或爲工程師，或開鑛山，或伐森林，或闢大地而植棉，或沿江海而爲漁，乃至千百其途，莫能以枚數焉；抑其人方且爲官吏，倏爾而辦紗廠；方且爲議員，同時可以辦銀行；昨爲教師，今則開鑛，或植棉；乃至日易其途，莫能以一格概定焉。然知識階級非無定實也，知識階級者，蓋有機緣濡藉，得受高等教育，能挾高文典冊，以享高等生活者是已；此則最當記取者也。其操業雖千百其途而不同，然其爲玩弄智慧弋取大利則無不同也。是故方其辦紗廠非所謂工也，方其辦銀行非所謂商也，方其植棉非所謂農也。農也，工也，商也，皆勞力者也；知識階級云者則勞心者也。往昔社會所謂士者其界畫今多不適用，獨至於勞心之一義，殆爲古今之通義定詁焉。

此玩弄智慧或勞心之云者，殆唯得受高等教育挾有高文典冊者能之，而人之欲以玩弄智慧弋取大利爲業者，故必求受高等教育求挾高文典冊焉。然誰則得受高等教育得挾高文典冊者？其必出於有資產之家或有勢力之家，或與有資產有勢力之家爲緣者也。此卽必有機緣憑藉之說也。蓋今之教育，非徒讀書之謂也；讀書又非徒讀中國書已也；故昔之但須備幾本舊書者，今則科學實驗之所需也，手工圖畫音樂體操種種之所需也，其爲需費不知大於昔日若干倍焉；此豈無資產者之所能爲也。今之教育，至於中等教育已非尋常人家所能爲力，至於大學高等教育則尤爲一特殊又特殊階級所獨享受者已。非如此不能造成一個士或一個知識階級，亦唯此知識階級能弋取大利享高等生活，更使其子弟得受高等教育，繼其知識階級之業。如是而演之，勞心者恆世其勞心之業，勞力者恆世其勞力之業，而二者之溝界行且日鴻而

日深焉，豈獨粲然可辨而已哉！士之子恆爲士，農之子恆爲農，在昔不必然也，在今日殆將趨於必然矣。是故士在往昔非所謂貴族，如前所辨者；而知識階級在今日乃有類於貴族矣，以其幾於子孫世代享有特殊權利名位也。豈獨爲貴族，抑且爲富人。士在往昔不能言利，於享名爲常，享權爲暫，於享利最違遠，如前所辨者；而知識階級在今日則競言利，其有能創業致富者，不獨名正言順，且羣所稱美，以爲是眞能用其所學，知識階級之好者也。在昔士品最高，農亦復有高趣，而商最賤；故士恆與爲緣，而於商最違遠。在今日知識階級獨於商爲近，幾於不能以區別焉。若新聞記者也，律師也，會計師也，士歟，商歟？是不能分也，卽士卽商耳。且何必舉此爲言。就根本言之，商蓋以智取利者也，本於勞心之義爲近，於勞力之義則遠；（其日店前臨櫃佈算，自是狹義。）知識階級所謂玩弄智慧弋取大利者與此爲

同工耳，特又能大而化之耳。故若紗廠工也，營紗業者是商非工也；礦廠工也，營礦業者是商非工也；植棉農也，營棉業者是商非農也；漁牧農也，營漁業者是商非農也。然是皆受高等敎育能挾高文典冊所謂知識階級者之所取業焉；則商賊，士賊？夫誰得而分別之，即商即士耳。此新形勢昔所未有也。

吾非謂今之知識階級果皆富且貴也，吾更非謂今之富且貴者皆曾受高等敎育，能挾高文典冊也。吾獨謂由今日之形勢而不變，則知識也，資產也，權位也，行將相聯屬而不分，以爲一階級所享有焉；勢力也，愚闇也，貧且賤也，行將相聯屬而不分，以爲一階級所困處焉。是歐美近代文化之移植中國者，蓋甚失吾往昔社會較能調劑均衡之故步矣。往昔社會之組織結構未必合理也；然其間若士也，農也，工也，商也，各有位置，頗見勻稱；關係巧屬，無大偏欹，則視今日較

爲合理之一點也。

故日之美點雖失，故日之劣點則轉在今日而益彰。歐美之知識階級，不必皆求仕也，而我則以往昔士之在求仕也，於是大學專門畢業者，東西洋留學回國者罔不求仕焉。西洋之受高等教育挾高文典册者不必不運鏈操械也；（匪云與小工同一作工，但多有手自操作，比於工匠生活者）而我則以往昔士之恥於爲是也，於是學爲農工之學者亦鮮肯作此老實生活，而偷襲其爲士之舊習焉。凡今受高等教育得具學識者，其有能用其所學，創業致富，成其所謂玩弄智慧弋取大利，蓋眞其中之好者也，蓋百分居一也，千分居一也；其大多數悉趨於謀差混事之一途，以苟且偷生焉而已。此則又爲歐美近代文明之所未見也。蓋歐化之移植於中國也，其結果不獨在以其不均衡之弊予我已也，乃更在因我之舊局夙弊，而孳生一新弊於我焉。此卽上不能爲富且貴

之士商，下不能爲貧且賤之農工，進不能如歐西之所謂知識階級，退不能如昔日中國之所謂士，歷年由中等以上教育，暨東西留學所產生之人物之大多數，爲社會病者是已。

以言乎士之品概行修，則今人鮮或存此觀念也。知識階級之云，明其所尙者知識而已。青年學子之好學也，則稱獎之曰「知識慾甚强」；如前所辨，在昔士之當講求品行爲衆所共認彼所自認者，於今完全烏有也；乃所講求則知識也，是彼所自認衆所共認也。士風士習之好壞，時有不同，本難定也，然其根本觀念不之易也，今則根本觀念爲之易嚮矣。夫必謂社會中某一階級或某一部分當特別講求立品，而餘人則若不然者，此本甚無道理之觀念，易之誠是也。然所以易之者，當在去品高（謂士）品低（如工商）之謬見，而一例尊重，同樣講求；非徒去士之講求立品，而同不講求之謂也。即服前之事而言之，若

年來糾纏不休之京師國立各校風潮，其校長教職員之行事，其間各派學生之所爲，道塗所傳，且不習信；而其宣言也，啓事也，紛陳雜列於報章之上者，抑何儼然爲人師長者之不自愛不自重一至於此也，抑何受高等教育爲大學學生者之不自愛不自重一至於此也！國會議員也，省會議員也，此在昔皆所謂士大夫也；其在議場則市井無賴不齊焉，其在私室則市儈賤人不齒焉。歷來士風士習之壞，恐無論如何未若茲之忘形也！蓋久矣夫其無形之可忘已；此今之所以異於古也。在昔政教不分，法律與道德相聯，而一以屬諸士；士固以治人教人爲其職業，而儼然一社會之領袖，衆人之師長也。則其立身行事固有不容苟者；今則根本觀念已易，形勢都非，不期而陵夷就下矣。（下缺）

（上缺）多不復能營農工商業之勞作，至於中學畢業者則更不能爲此

矣。不獨普通學校如此也，即甲乙種之農工商業學校之畢業者亦多不適於農工商業——於中尤以農業爲最不適於實際。若專門學校，若大學，則其畢業者更舍求差謀事外，一無可爲焉。故自鄉間人家言之，家裡多一學生卽多一廢人——於中尤以中學畢業者爲然。似乎中學畢業者可以爲小學教師，然鄉間小學教師之薪資或不逮一長工；（受雇於人爲營長期農作者是）此以見社會於此受過具足教育者之不需要矣。一社會之教育乃專爲此社會添許多「無所用之」之人，此得謂爲教育耶？社會安得不感受苦痛耶？此無他，仍是所謂全不求切合社會實際情況，矇目而行也。救治之道亦別無巧妙，要在易其矇目而行之態度，而着眼於各地方社會之生活實際。於前一病痛，當力戒享用消費之乖離於平素狀況，於後一病痛，當務使學生於受教育之後，更適於社會需求，而得有其確當可靠之職業。此則一視全國教育家能否予以

十分之注意而精心以圖之耳。

二事既陳，更當一言吾儕身爲知識階級者，自身所應持之態度。此態度亦可別爲兩面——消極一面與積極一面——以言之。

吾儕當何爲？吾敢爲吾學會同人告，吾敢爲一切受高等教育之青年告，吾儕其慎毋墮落爲大蠹小蟲者流，重爲社會病累！吾儕其奮力求進於百業，以自效於社會，以改造今日之局面！

夫其既爲大蠹小蟲者此可無責焉；獨至於舉一切可以向上有爲之青年，而胥視其日日走入此途，此則不能已於言也。吾見今之學子少年，方畢業於學校也，或且未畢業也，其舉動擇業如官僚閥人焉；吾心竊傷之。夫大蠹小蟲亦何常之有，獨在其盜食竊利，所取於社會者非所宜有耳，故卽此所爲便是墮落了！衣履服御，飲啄娛樂，雖曰細末哉，然其間旣有貴族的與平民的之不同。諸君甘爲貴族而不辭，我

則不能爲貴族！梅蘭芳之劇我弗能觀也，眞光電影之場我未嘗入也，一座之費至於數金，是貴族的生活也！吾見其門汽車馬車之喧闐也，意我而亦出入其間，心實恥之！吾更願吾同人之恥之也！有爲貴族生活者即是墮落！同人其識之！一切有志向上之青年其識之！此吾儕嘗持之態度之消極的一面也。

（未完）

此文先成一半，即寄廣西留京學會同人付印。其後半則擬於次期續布。不謂後半寫得數紙郵寄去後，不知爲郵遞遺失，抑爲學會同人失去，竟無下落。故此中間缺一大段。且由此，不獨於中間所缺無心補作，即結尾處亦無興趣再完結他。遂有此斷簡殘篇的文章留於此。

中間一段，大意是說，玩弄智慧弋取大利者爲大蠹，謀差混事苟且偷生者爲小蝕。總之，今所謂知識階級，其爲社會病害遠過於

昔所謂士。繼則推論此問題與敎育制度最有關係；今後當力謀敎育機會之均等，及敎育之必合乎社會條件，切於社會需要。末後則言，吾儕身爲知識階級者，當一面消極的不要享受過豐，一面積極的替社會效力，力求自免於大蠹小蠹才好。此文之作，距今已五年；現在覆看，覺得當時思想未免太笨。這個問題豈是在敎育制度上，個人道德上，所可解決？而況敎育制度之根本改造，猶必有所待邪？這自是經濟問題上，政治問題上，要有整個辦法才行。我最近的主張具見於近著中國民族之前途一書；請參看，此不多及。十八年八月漱溟記。

辦學意見述略 十三年

我和我的朋友，今以曹州中學（山東省立第六中學）之約，爲其辦理高級中學部。因極願得社會上之了解與帮助，用以所懷辦學意見，經過事實，現在情形據實直敍如次，唯高明教之！

十三年六月八日梁漱溟

第一　曲阜大學之提議及其籌計進行

我們辦學意思之發動，原始於民國十年有『曲阜大學』之提議，而且我們此刻在曹辦學意嚮所歸仍在將來的曲阜大學，所以不妨先從曲阜大學一事述起。

關於曲阜大學一切提議籌計進行的情形，說起來話長；今只就下列各點略敍一二。

一　辦曲阜大學的旨趣是想取東方的——尤其是中國的學術暨文化之各方面作一番研討昭宣的工夫，使他與現代的學術思想能接頭，發生一些應有的影響和關係。

二　我們一則沒有宗教臭味，二則也不是存古學堂，而且並不願懸空的談什麼中國哲學，印度哲學。所以將來辦大學想最先成立生物學系和數理學系，爲是要對於現代學術作澈底研究，再及其他。

三　我們因爲把大學看得十分不容易辦，所以並不想現在開首就辦大學，而期諸三五年之後。先在這三五年內成立一個學會——此意我曾於十一年上海中華新報暨極東通訊社日本人的雜志上宣布過。我們現在就曹州辦學仍不外想要試行此意，請看下文便知。

四

關於實際籌備之進行，則民國十年由夏溥齋先生在山東鹽務上籌得五六萬元，民國十一年魯案善後交涉中，特於經營日本交還鐵山之魯大公司，規定以紅利百分之二十撥歸曲阜大學。此外有個人認捐之款未曾繳來者暫不叙列。校址則於十二年秋間經同人到曲阜踏勘，擇定於曲阜縣城東南二里許之一地點。北地乾燥，向少水田，唯此處有泉水湧出，竟多種稻，今所擇地址即在稻田之北，將來建築可引泉水入校也。劃定之地計為一百九十餘畝，聞其每畝甚大幾與北京三畝相埒。地價由孔府與曲阜縣知事邀同地主磋商需銀二萬餘元，聞已撥付。

五

曹州高中與曲阜大學的關係，就辦學人一面說，則現在辦曹校的同人即將來辦曲大的同志；就學生一面說則現在曹州高

中有似曲大的預科也。

第二　我們辦學之眞動機

我們辦學的眞動機，不是什麼想研究東方文化——這是我們將來辦大學的旨趣。我們的眞動機是在自己求友，又與青年爲友。茲先說明與青年爲友之一義。蓋從我們對於教育的觀念而言，所謂辦教育就應當是與青年爲友之意。所謂與青年爲友一句話含有兩層意思：一，是幫着他走路；二，此所云走路不單是指知識技能往前走，而實指一個人的全生活。然現在學校的教育則於此兩層俱說不到。現在的學校只是講習一點知識技能而已，並沒照顧到一個人的全生活，即在知識技能一面也說不到幫着走路。單說在知識技能一面幫着走路，就當是對每個學生有一種眞了解——了解他的資質和其在這一項學問上之長短——而隨其所需加以指點幫助；像現在這樣只是照鐘點講功課，如

何能說到此。而且教育只着眼知的一面，而還却其他生理心理各面，恐怕是根本不對的，何況要講求知識技能，也非照顧到生理心理各面不行。我的意思，教育應當是着眼一個人的全生活而領着他去走人生大路，於身體的活潑，心理的活潑兩點，實爲根本重要；至于知識的講習，原自重要，然固後于此。現在的學校雖也說什麼訓育，講什麼體育，但實在全不中用。因爲要在全生活上幫着走路，尤非對每個學生有一種真了解——了解他的體質，資稟，性格，脾氣，以前的習慣，家庭的環境，乃至他心中此刻的問題思想——而隨其所需，隨時隨地加以指點幫助才行。若現在辦學校的人，對於他的學生生理上心理上發生什麼病態，很可以全然不曉得，乃至學生中有自殺的大事變，他不過事後嚇一驚，還說什麼教育，還說什麼訓育體育！一句話，就是，他們始終不肯與青年爲友，所以說不到幫着他走路，所以說不到

教育。要辦教育，便須與學生成為極親近的朋友而後始能對他有一種了解，始能對他有一些指導。我們辦學的真動機，就是因為太沒有人給青年幫忙，聽着他無路走，而空講些乾燥知識以為教育，看着這種情形心裏實在太痛苦，所以自己出來試做。再具體的申說兩句，就是我們看青年學生中大概似不外兩種人：一種是墮落不要強的，在學校就鬼混，畢業就謀差賺錢揮霍；一種是自知要強的而常不免因人生問題社會環境而有許多感觸，陷于煩悶痛苦。像這兩種人，你只望到他們講功課，實在不中用——現在的學校就是這樣不中用的教育。現在青年在這種教育下，自己走頭無路，實在可憐，我們想與他為友，墮落的怎樣能引導他不墮落而奮勉，煩悶的怎樣能指點他而得安慰有與致，總而言之，都要他們各自開出一條路子來走，其如何求知識學問，練習作事，不待言而自然都可以行了。論到從墮落引轉而不墮落，

從煩悶引轉而不煩悶，這段起死回生的神功，誰敢輕容易說這句話，覈實來我們並未必能幫忙得幾何。不過鑒於別人全不管，我們極想從此點盡力則是真的。這便是我們辦學的真動機所在。

次當說我們自己求友之一義。我們辦學一面固是想與青年爲友，一面也是自己求友；一面固是幫青年走路，一面還想得些有心肝的好漢子大家彼此幫忙走路。學生社會固常不出墮落煩悶兩邊，便是我們個人何嘗能免於此？即不墮落不煩悶了，（殆難有此）難道知識學問其他能力亦已完足？人生始終是有所未盡而要往前走的；即始終是有賴師友指點幫助的。照我的意思，一學校的校長和教職員原應當是一班同氣類的，彼此互相取益的私交近友，而不應當祇是一種官樣職務的關係，湊在一起。所謂辦教育就是把我們這一朋友圈去擴大他的範圍——進來一個學生即是這一朋友團內又添得一個朋友。我們自己走

路，同時又引着新進的朋友走路；一學校即是一夥人彼此扶持走路的團體。故爾，我們辦學實是感於親師取友的必要，而想聚攏一班朋友同處共學，不獨造就學生，還要自己造就自己。

第三　現在辦曹州高中所致力之兩點

我們基於以上辦學的動機，原計畫爲曲阜大學辦一高級中學部，但現在則改在曹州，爲曹州中學辦高級中學部。曹州中學在全國的中學校中很有可注意之價值，此時不及敍；而我們之到曹州則以朋友的關係。我們在兩三年來即有一些同處共學的朋友，也可成一小朋友團，其中一部分是曹州人原由曹州中學出身，今又回到曹州中學做事的。他們學校得省政府的許可於本年暑後添辦高級中學，因我們有辦學的意思，所以來邀我們到那邊去辦。於是我們決定同到曹州大家通力合作。不過我們朋友人不多，而他們學校似頗大，——現有學生六百

餘人。再添高中便要七百有零；要去實行我們之所謂敎育——對每個學生有一種眞了解而隨處指點幫他走路——力量萬來不及。便是勉強來得及，恐亦太沒有餘力容自己向上求學，殊非我們一面要自己造就自己的敎育之本意。因此我們只肯擔承高級中學一部的事，只招兩班學生計八十人內外，以便試行我們的理想。

於是我們來說我們去辦曹州高中想着力作到的兩點。其實這兩點仍就是前敘辦學動機中說到的意思：一面自己走路，一面引着新進朋友走路。不過照我們的敎育觀，固已含有辦學人自己向上深造之一義，而現在則更想格外着力於此。這與前第一段所敘三五年內不辦大學先立學會亦爲相聯之一事。大學所以不能辦，財力不裕固係事實，根本上亦是因爲沒有人才。我當初爲曲阜大學籌想，必先要有辦大學的人才始能說辦大學，若湊合些個東西留學回國的先生便算數，殊嫌無

聯，而現成的人才一則沒有幾個，二則實難網羅，祇有從養成人才上着想纔行。因爲現成人才自是難得，而尙未成才確乎可以成才，祇待去成就他出來的，當不乏其人，第散在各處不爲人知耳。其中因機緣不順，不定牽就耽誤了多少人才，此時最要社會上能供給他一個好機會，容他得以自己造就一番。於是我想成立一學會，收羅這種人，各人就其已有之基礎認定一項學問作一種窄而深的研究，而我們替他解決他的生計問題，供給他研究學術一切所需，（如是則大學圖書館及實驗設備即可以積漸成立）而且大家同處共學，雖所究科目不同，正不妨有許多啟牖相資之點，其師友之益尤爲一種好機緣。如是三五年後再來辦大學，庶乎纔有點基礎。此計決之已久，徒以無錢未能舉辦。今在曹州，雖談不到此，而仍擬略存此意，極想多延致有志向上之士，一面任課，一面自修，故教員任課鐘點力求輕減，俾有寬餘精力從容

深造自得。且有全不擔任鐘點或其他職務而延致前來，冀收其學相實之效者。並**已另籌一款**——**每年三千元**——專**備同人購其所需圖書之用**。至於朋友講論之益，尤所致力以求，其具體辦法，此姑不述。

其他欲致力之一點，即如何破除形式得與學生親洽密邇，而後纔有隨時指點幫他走路之實。關於此點，我們必要自起居游息以訖工作讀書，常常都是大家同在一起的。

第四　入學須知

我們的入學試驗分兩次。第一試試驗國文，外國文暨常識；（分兩日舉行）第二試則就第一次取錄者一個人一個人接談，藉此可以知道他的體格，資質，性情，脾氣，習慣，態度，等等作最後之取舍。大約第一試不妨從寬多取些人，而第二試則須細為甄別，不拘定取多少名額。我們的意思實特別着重在第二試驗上。

報名手續如繳驗中學畢業證書，本身像片，報名費一元等事俱照通常辦理，此不多敘。

報名的本限定要中學畢業纔行，不過中學三四年級生亦可斟酌通融。報名地點在山東則有兩處：一為曹州本校，二為濟寧甲種工業學校；在北京則為漢花園東口外南華學舍。在山東方面則六月三十日試驗，在北京方面則七月二十日試驗。北京試驗地點尚未定妥，後當宣布。

我們今以左列三事告來學者和他的家長：

一件是學生既到我們這裏來，則他的生活之種種方面——自飲食起居以訖思想情志，自體魄以訖精神——我們都要照顧到，不使他有什麼痛苦——至少也不使他有什麼說不出的痛苦。或者更可以對家長們說一句：絕不致學生們有什麼生理上的病態或心理上的病態而我們

不知道。

一件是我們覺得社會上一部分人比其餘一般人享受過於優厚是不對的事；所以我們的衣食住如其他消費生活都要簡單樸質。尤其是校役用得少，一切零碎事都要學生自已做。如果是富厚人家的子弟到我們這裏來，須要改他的習慣，學着勤勞一點，儉樸一點。

一件是因我們覺得法律整齊劃一的辦法不如人情斟酌損益的辦法自然合理，所以我們不規定學生入學應繳學費膳宿等費的一定額數，聽學生家長自己量力樂輸。大概照現在的情勢看去，簡直貧者不能求學，卽中產以下的人家子弟也都有難得求學之勢；這實在太不對，無論如何要設法改革變通纔行。從前我們讀的書很簡單，投師和買書都容易辦得，富者貧者在求學的機會上實沒有什麼大懸殊。現在所要學的先就複雜，不單是在書本上，即書亦不單是中國書，師傅也不止一

個，……諸如此類，非有錢的人備辦不了。而近十幾年來，民生日窘，喫飯尚是問題，安有餘力使子弟這般求學？普通教育已經無福享受，高等教育更談不到——現在的高等教育簡直成了特殊又特殊一階級的事！根本上經濟改正的要求我們自然很承認，但以爲應先從發達社會上公共事業，開放得容一般人在消費享受方面多有同等機會爲入手一着；而這些事業中，尤以教育應當最先着手提倡。所以我們想打破從來學校一例徵收同等金額之學費膳宿費的成例，而改爲或納費或不納費，納費或多或少，一視學生家境如何而自己樂輸。　二則也因爲我們不願採用權利義務的方式，買賣交易的方式，而想一以人情行之。這也就是不願靠法律對待人而澈底的信任天下人！不過在預算上我們也有個標準總數，在不足數時則向各家長徵補之。這是爲要預算澀確起見不得不如此。却要聲明一句：雖然學生納費多寡不等，而我們

待遇上則沒有分別，都是一律的。

這樣辦去，究竟辦好辦不好不敢知，不過我們決意要試着作，想從這裏替教育界打出一條路來。

重華書院簡章 十三年

一、名稱　本院院址在山東菏澤縣，即舊曹州府城；曹州舊有重華書院，今因以爲名。

二、旨趣　本院旨趣在集合同志，各自認定較爲專門之一項學問，或一現實問題，分途研究，冀於固有文化有所發揮，立國前途有所規畫；同時並指導學生研究，期以造就專門人才。

三、研究項目　本院所欲進行研究者，暫區爲左列三門：

甲、哲學門；（心理論理附此）

乙、文學藝術門；

丙、社會科學門。

右列三門各應有子目分屬，不煩排敘。大要哲學門之研究，偏着中國哲學暨印度哲學方面；文學藝術門偏於中國文學及音樂書畫雕刻

等項。然並不限定，學者得自由選認哲學上或文學藝術上一家派或一問題以爲研究。凡所提出之研究題，經本院認可者，即爲一子目；故子目增減無定。社會科學門包有政治法律經濟社會問題教育歷史地理等項；而偏著在中國現實問題之研究，如中國政治制度問題教育制度問題等是。其問題鉅細繁簡各有方便，故子目亦無定。

四、徵求同志　同人願宏力薄，志大學疏，唯在海內英賢惠加裁教，庶其可以集事！倘得同處共學，勉茲遠業，則願披肝膽，長期交親；待遇一層，稱情而施，理無拘定。

五、招收學生　本院除徵求同志外，並招收左列兩種學生。

甲、資格有定　凡入學學生欲取得一項資格者，其入學亦必具一定資格；即大學專門高等師範畢業或修業滿一年以上或高級中學畢業。此項學生在本院修業三年以上，滿一定單位者，得給予本院

畢業證書。（課程單位另有規定）

乙、資格無定　凡入學學生非欲取得一項資格者，其入學亦不必具一定資格；此項學生無論其隨同前項學生修習一定課程單位與否，俱無畢業證書。

以上兩種學生俱須經過本院入學試驗乃得入學。甲種學生之入學試驗於每學年開始期行之；（每年八月三十日）乙種學生之入學試驗得因入學者之請求，隨時行之。

六、學則　學生學力天資各有不齊；（無論資格有定或資格無定）故修業不劃定年限。然短不得不及三年，長不得逾五年。大要前半期應致力於其必要之基本學問之修習，（其科目課程由本院因其研究題而斟酌指定之）俟修習滿一定單位後，乃入於特定題之研究。研究程序由其自定，而本院審訂之；並按其程序配定單位，又修滿此

項單位時，即爲修業已竟。其甲種學生得按前條規定給予畢業證書。

學生爲學，務主自求；有疑則質之師友，當爲指點剖析。總之，不取講授辦法。然日夕游息之間，隨興所之，自亦不少講論；又以左列二種講論爲定課。

甲、全院會講　於星期日舉行之，意取興發振導，或學科不同者得互有資益而已，不爲專門深入之言。

乙、各組會講　由修習同一學科者，或研究同一問題者，（或問題相接近者）各爲小組自課之。大要爲報告讀書所得，與討論意見分合之二項。其性質爲少數人之商討，與前項大會形式不同。各組有其導師一人（或一人以上）爲主席，會期疏密各組自訂之。社會科學門對於現實問題之研究，其會講與會人範圍從寬；凡欲

參加其問題之討論者經其主席認可，皆得入組與會。

七、出版　本院同人研究所得，經本院出版委員會之審定者得出專書。其社會科學門對於現實問題之討論幷得出某問題討論集。其不易銷售之刊物，得由本院為籌出版費。

八、經費　本院經費由院獨負籌措之責，大抵以下列三項充之：

甲、地方補助款；

乙、私人捐助款；

丙、徵入學生學費。

附則、本院院內組織及辦事章程另定之。

桂林梁先生遺書敘目 十四年 見桂林梁先生遺書

遺書之一　遺筆彙存一卷

右一卷，先公殉義所爲遺言也。戊午十月七日成仁淨業湖，遺言陳於彭氏別墅樓中者十七緘，凡以明此志且勗後之人焉。茲謹取十五緘影存筆墨原蹟，是曰遺筆彙存；次爲遺書之一。

遺書之二　感劬山房日記節鈔一卷

右一卷，先公少壯時所爲日記也。日記先後二十餘年，公自謂不足存，存於今者復無幾。今節其壬午癸未之作，大抵修己勵學之語，要以見公少時所以自勉者而已。是曰感劬山房日記節鈔；次爲遺書之二。

遺書之三　侍疾日記一卷

右一卷，先公侍疾先祖妣劉太恭人時所作也。公早失怙，一生節

徽冀附後

概，悉出母

者見焉。敬

。

遺書之四　辛

右一卷，卷

民初壬子先

，惻怛飢溺

遺書之五　伏

右一卷，先

篇而未及就

義凝志不紛

次爲遺書之

遺書之六　別竹辭花記一卷

右一卷，先公殉義前所爲誌永訣之作也。顧念生平，遺憾百端；留戀故園，詠言悱惻。嗚呼！公之志苦已！子孫豈敢忘哉？敬率斯篇，垂諸後世。是曰別竹辭花記；次爲遺書之六。

右遺書凡六種，先公之遺言手澤大抵在是矣；其有省而不錄者，則敬藏於家。公始志不欲以著作傳世，抑且自謂不足語於著作之林，煥綸等願敢以著作譽公哉？亦謂後之覽者，由此得以想見其人焉耳。民國十四年五月男煥綸煥鼎謹識。

思親記 十四年 見桂林梁先生遺書卷首

十四年春，漱溟既自曹州還京師，客清華園；始謝絕外務，出先公遺稿校理而纂次之。事既，又成年譜一卷，並付印，敬以布之當世；其去公之捐生遂志，蓋已七年矣。嗚乎！漱溟之不肖負罪，顧勝言哉！顧勝言哉！每於理稿次，輒手遺稿俯思而痛，作思親記。嗚乎！

漱溟之負罪吾親也，獨在今日哉？吾親愛人也。孝於其親，慈於其子，胞與乎天下，靡在不致其肫肫款款；則兒子之仰被顧復，其奚待於申說區數？吾親又周匝謹細人也。每事無在不運以神思，躬其瑣屑；吾兄弟姊妹四人，蓋一一長於公之手。溟生而瘠弱，又多罹災病；公之育之也，獨難矣！六歲蹶於石階，洞其額骨，絕焉。既甦，養息之，公爲多列玩具枕前，引與嬉笑；此景思之常在目。十歲生癤瘍，在額，在臂，在股，在足，隆起如棗大者七數。不得坐，不得立，並

不得臥；日夜啼。公煮白米粥哺之半年；此最思之常在目。嗚乎！公之育之也，爲獨難矣！公之於少子，又所深愛焉。溟年十四五以訖十八九間，留心時事，鄙志事功。讀新會梁氏所爲新民說德育鑑輯爲日記，以自勉勵。讀廣智書局印行三名臣書牘三星使書牘，獨喜胡文忠郭筠仙，每稱道其語。公喜曰：「是何其肖我少年時所爲也！」爲書以嘉之，錫字曰肖吾；是己酉春間事。時漱溟年十七，肄業順天中學，寄宿校中。愛之至矣。然語四子之侍親，則乖僻無狀者漱溟也。噫！痛已！方公幼失怙，受吾祖母劉太恭人教，禮法綦嚴。恆終日侍立，不敢發一語。有不莊，訶譴扑責無少貸。由是持躬立品，植其基礎，然天機才慧亦以是不無窒損。其後公有省於此，念之而自惜。旣壯有子，則一意寬放之；亦入於新教育家言，不加扑責。溟茲追憶從前，蓋覺不得遭扑抶者一事也。然因是兒輩無復知有悚惕敬禮。迨晚年，嘗一日飯罷燕談，兒輩或轉

在上座，而公在下；公乃太息曰：「我昔不以禮相督，不圖爾曹遂亡知如此！」嗚乎！兒子平日之無狀可知已！公尤好與兒輩共語；恣之言，一無禁。吾兄既早就外傅，及長又出國游；兩妹則女兒稚弱；健言者，唯漱溟。公因關懷國家，溟亦好論時事，於是所語者什九在大局政治，新舊風教之間。始在光宣間，父子並嗜讀新會梁氏書。溟日手新民叢報若國風報一本，肆爲議論；顧皆能得公旨。洎入民國，漸以生乖。公厭薄黨人，而溟故袒之。公痛嫉議員並疑其制度，而溟力護國會。語必致迕，諸類於是；不可枚舉。時局多事，倏忽日變，則亦日夕相爭；每致公不歡而罷。然意不解，則旋復理前語；理前語，則又相持。當午或爲之廢食，入夜或致晏寢。既寢矣；或又就榻前語不休。其間詞氣暴慢，至於喧聲達戶外者有之；悖逆無人子禮。嗚乎！痛已！兒子之罪不可贖已！而溟自元年以來，謬慕釋氏。語及人生

大道，必歸宗天竺；策數世間治理，則矜尚遠西。於祖國風教大原，先民德禮之化，顧不知留意；尤大傷公之心。讀公晚年筆墨，暨辭世遺言，恒覺有抑鬱孤懷，一世不得同心，無可訴語者；以漱溟日夕趨侍於公，竊嘗得公歡，而卒昧謬不率教，不能得公之心也。嗚乎！痛已！兒子之罪，罪彌天地已！逮後始復有窺於故土文化之微，而有志焉；又狂妄輕率言之，無有一當。則公之見背既三年矣，顧可贖哉？顧可贖哉？溟又以慕釋氏故，輒從其戒條，茹素不婚，以出世自勵。於時吾兄既成室十年而無子；公垂老，又懷決然遺世之隱志，終不得見嗣續之延；雖曾無一語示督責，而於邑含忍在衷者從可想。兒子之罪，不益以重耶！後三年納婦，廟見，率新婦拜公遺像而哭。嗚乎！是烏可贖哉！始在宣統間，溟年十七八，輒不願有室。時先妣久病，自知不起；挽兒手而泣。撫喻叮嚀，情詞甚切。兒重違母意，請如敎

，而有難色。公旁坐獨無語。明日以書示之曰：「汝母昨日之教，以衰語私情，墮吾兒遠志；失於柔纖委靡，大非吾意。汝旣不願有室，且從後議，不娶殆非宜，遲早所不必拘耳。」蓋公於子女一身前途，但有自度於其衷者，則發慮陳情無弗納。其或未可，則公固自有意向，隱然詔示，力持不移；俾之旋省平思，潛移默轉，而不欲強其相從，大都類是。釋氏之教，公所不喜也；溟年二十，日誦其言，公未嘗一言止之。其時溟才卒業中學耳，學業半途無成，覺不更爲升學計；公未嘗一言督之。然而公之所以爲教者至已！其卒不率教者，則兒子乖謬，不能承公志耳！吾國禮教之極弊，旣於子女詘抑過當，致拳曲無以自立其人格。家庭間或外觀儀雅，而內各茹痛於隱，隔閡不仁。比及晚歲，又被歐風簒亂舊俗，親子之分際至難已。公之爲教，獨使情餘於禮，意得自通，而教之有道。其間分際斟酌，蓋有足爲一世法

者。世其無以漱溟之負教不才，而沒公之德則焉，則兒子之罪，或少紓耶？戊午十月，公既不惜以一死寤世人。遺書諸稿，皆心血所在。纂輯之責，溟既引之於己。顧遲之七年而後輯印行世，是豈可以人事羈牽相諉謝耶？蓋不能以公之心爲心，於公之精誠未云有喻。喻矣，於公精誠之所詣未能徹達無間，則猶未喻也。故雖時時在念，終赴之不急。而謬博時名，外緣日以纏繞；所與接者既在彼而不在此，故雖念之輒懷疚，而旋念旋忘。七年之間，卒卒役役誠不知其所爲者何事；竟置此一大事於不顧！嗚乎！公在天其不瞑目矣！兒子之不肖，負罪極矣！即欲自誅自責，誠不識當作何語？每於理稿次，輒俯思而痛；雖百死其安贖也！雖然，往事不可追，敢不知勉於今。竊自循省，越年十四五知有思想以來，嘗數變其宗旨；顧二十年間，實未嘗敢一安自菲薄。然一向以淺衷矜氣行之，蓋無往而不負罪抱疚矣。去歲之

多，賴朋友之力，寤其昔非，始一一有悔心焉。公在天之靈其相之矣！旣謝外務讀公書，日夕迴環，所得有在二十年趨庭侍膝之外者。咸者自今其始爲奉吾親之教耶？嗚乎！天下溺矣！公之志苦矣！飢溺惻怛，精誠之所詣，終啓兒子矣！兒子雖劣，自今以往，其敢忘吾親之志？不孝漱溟記於勉仁齋。

衞中先生自述題序

十五年 見衞中先生的自述

十五年一月十五日，余偕從游諸子，王君平叔，黃君艮庸，張君俶知等會於衞先生所；踐先生約也。先生以去歲杪來京師，先嘗與愚鑿約，每星期五爲講論之會。茲日之會，實爲其端始。旣會，先生爲述其生平，窮原竟委，約爲三部。張君爲之筆錄，余加點竄，且量爲作注，是成此篇。今更爲數言，弁諸篇首，願以介紹先生於國人。

先生之來中國舊矣。自民二訖今，實十有三年。國人之知先生者，大抵以侯官嚴先生所爲譯中國教育議一文。當時蓋頗爲士林屬目。顧其後，雖嘗游歷南北，數講學宮，而十餘年間，音響轉寂，幾於無復有人留意。甚且橫被猜醜，謂其諛舊詆新，所以取媚頑俗。自來孤懷不見諒，深心而人不喻，大抵有如此！

余於先生始亦不相知。三年春，從庸言讀中國教育議，異其議論

，紬繹至再。徒見繁迴慨歎之辭滿紙，而立言申旨，條理不淸。繼更求得他稿讀之，翻覆研思，莫窺究竟。竊疑其空疏無物，則亦度外置之。十年夏，余爲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之講演，於時論多有引摭評隲，獨不及先生。蓋是之，非之，兩俱無從，不知所以爲辭也。

是冬游晉，得參觀先生所主辦之外國文言學校。則其間所有，舉不同俗，一事一物，靡不資人省味；頓爲驚歎。而竊見先生精神措注於百餘學生之身，無微不至，直有欲嘔出心肝之槪，尤不能不使人起恭起敬，傾心折服。學生百數十人，一一顏色澤然，神采煥然；凡外間一般學校學生，所有憔悴之色，沉悶之氣，於此絕不可見。然學生肥而先生瘠。先生之勞瘁，睹面可識，不止於瘠，直已病矣！先生之爲人不既可見乎。既復與先生接談竟夕，備聞至論。則先生之所言亦如先生之所爲，在在資人省味，覺必有一貫之道寓乎其間，而聆者乍

難得其綱領。辯之疑爲空疏者，今乃知先生胸懷大有物在。

自是，余得辱交於先生。先生每有講演，造述，必以見示；每以事來京，必相過從。五年之間，得所惠稿件積之盈尺，時取尋繹，漸有所會。然自揣所知，未逾什五；且以王君平叔啟予者爲多。王君嘗攻先生書甚勤，約其所得，當在十之七八。每同案循讀，相與析疑，輒共歎先生之學未易窺也！

余既未窺其全，理不宜輕出己見；若許其姑妄言之，則且陳三事：

先生之學萃於心理，然是異乎今人之所云；今之所謂心理學，先生所謂爲「身理學」者也。先生述作纍數十種，大抵冗中漫然口述而成；採求精萃，又在男女新分析心理學，人心新力學二編。本末賅備，自成一家，學者探討，所宜致力。此欲陳者一。

先生之學，以音樂引其緒，以教育滙其歸。用思抽慮，始終不離事實，故所成就，差幸不致蹈空。凡善讀先生書者，其勿忘語語皆有所指，而微之於事，以求索解，則必能取益；無以其不易捉摸，遽薄爲玄想空談。此欲陳者二。（音樂本爲藝術，方法自殊科學。教育亦是術非學，其事自來靡非楷準。剏在先生頴悟才高，蹊徑獨闢；窮幽極遠，吾信其然；步步踏實，蓋未敢知。語及爲學方法，先生殆難取諒於今日學術界；而先生窮理所得，或猶有待後此學術界爲之證明盤訂；此余臆之私言，不知其有當否也。）

先生之學良與東方爲近，故先生嘗自謂有契於此土孔氏之言，或者易傳禮記，不無符順，亦未可知；然先生之爲學，自猶是西方路數，與此土有別。私意蓋以爲先生之學，或爲鑰匙，將以開啟此土塵封久閉之門；或更且有以匡補闕失，爲吾藥石；其他則不知也。此欲陳

者三。

先生之學本爲創獲，語其由來，此篇頗有開陳。是讀先生書者，又宜先從事乎此。余於此篇，亦有欲白者三事；

先生十三年來，專志教育，初無意以學術自見。尤以最近居晉六年爲專作其教育之實驗工夫；然先生重要撰著乃大都成於此時。（先生之學說殆其辦教育之副產物耳。）故所有各稿，率爲冗中以華語口授於人而筆錄者，鮮以西文爲之。（先生又嘗云，西文無相當之術語可用，其必經創造之煩亦如中文。）然先生第强爲華語而已，略不諳文字。口之所出，是否賅洽於心之所存，未及一一訂之也；所舉字面，所爲語法，是否律合吾俗，嫻於大雅，又未及一一訂之也。迨積之既久，在先生則名定俗成，自爲一貫；在吾人不相習者，則大生扞格，索解無從。余既嘗留意諸籍，稍得分曉，故於此篇中，視力之所及

，量爲寬易，或爲作注。然其間未及更易者，尚復不少。一則以自成一家之學，當然有其特製之名詞術語，未許化爲常言，消失本眞。縱或所製未善，而另爲訂定，倉卒難辨，亦祇得仍之。又則一名一語，關係全盤組織；自以所窺尙淺，不欲冒昧。此余所欲自白者也。

先生遠來此土，卒卒十有餘年，所志未就，體力日摧，所爲不負者獨於此學見之益的耳，而又淹晦不明於世；適因外人之問，撫念平生，慨然與數窮才盡之感；乃返以循求半生志業之所從出，暨夫此日衷懷之所存，遂成此篇，以告當世。先生之志與業，既無外此學，故於此學闢創之原委，不少推闡。然先生之學，則以力釋心，且以釋一切者也。今欲自加闡釋，還復本此眼光以爲之。是以半生所歷，篇中雖備其概，然所致詳者不在其身經之事跡，而在其心力之演變。（欲考舊跡，按往事，此或不具。）凡讀是篇者，宜詳此意。此先生所欲

告於讀者，余爲代白者也。

從上所言，先生實以闢創之此學，還而闡釋此學之所由闢創。若是，則不獨欲一探先生之學者，宜先讀此篇；抑世之欲讀此篇者，又非先稍省於先生之學，不能瞭也。先生弟子杜君爲，用輯成先生論著目錄一紙，附此篇後，俾讀者取而參考焉。此又余爲杜君代白者也。

余既謬以好言東方文化爲世屬目，而先生夙昔持論，適若同調，不知者或將以此爲兩人契合之由；而實乃不然。余雖無似，固不欲漫引同調；而在先生立言自有本末，殆尤不容以標末之彷彿，輕易相許。況相交數年，余詎未嘗一出所見與先生相商榷，先生固無從知余底蘊；契合與否，又何論焉。余竊窺先生之有契於余者，獨在虛心理會其學，而差能驗於其旨耳。是蓋先生十餘年來，所未易得之於人者；而獨得之於余，故不覺其情之相得也。若余始之親先生者，蓋竊見先

生以大人一體之懷，行其心之所不容已，而凡情不諒，轉見疑猜，踽踽涼涼，莫爲友助；余誠不勝同情，奮然願爲執鞭！其尤不容恝然會置者，則唯先生之學。先生之學，余始亦不能窺也。然學問之道，貴乎心得，信爲創造，無不可實；而才無大小，苟能留心實際，輸力一途，其卒必有所就，又可斷言；矧在天才瑰異如先生者，用力又如此其久，其蘊羅之美富，不亦可知耶！試一展男女新分析心理學人心新力學兩編，自非無目，儻不驚歎。蓋不待徐察其所謂，循究其所詣，而價值已自可見；世有好學深思之士，宜無輕易放過之理。是余所以五年繫注於此，常欲一發其寶藏，而今日特以介紹於國人，願有心人共爲留意者也。二月，梁漱溟書於十刹海勉仁齋。

人心與人生初版自序

十五年見晨報副刊

在民國十年出版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自序中，我曾自白，我起初實在沒有想談學問，沒有想著書立說，而且到現在還是不想，並且也不能，談學問和著書立說。我祇是要有我自己的思想，要有我自己的見解——為我自己生活作主的思想和見解。這樣子，自然免不了要討論到許多問題，牽涉到許多學問。而其結果倘若自己似乎有見到的地方，總願意說給大家，如此便是不談學問而卒不免於談學問，不著書而卒不免於著書之由。現在要為這本書「人心與人生」作序依舊是這個意思。

這個意思要細說起來，是須得把我三十年來的歷史敘出，才可以明白當真是如此，所以我曾經說道要作一篇「三十自述」，却是四五年來始終不曾做出，並且不知幾時才得做他。目前祇能單就這本書去

說：爲什麽有「人心與人生」這本東西出來？——我爲什麽要談心理學？

我們應當知道，凡是一個倫理學派或一個倫理思想家，都有他的一種心理學爲其基礎；或說他的倫理學，都是從他對於人類心理的一種看法，而建樹起來。儒家是一個大的倫理學派；孔子所說的許多話都是些倫理學上的話，這是很明顯的。那麽，孔子必有他的人類心理觀；而所有他說的許多話都是或隱或顯地指着那個而說，或遠或近地根據着那個而說；這是一定的。如果我們不能尋得出孔子的這套心理學來，則我們去講孔子，即是無頭無腦的講空話。蓋古人往矣，無從起死者而與之語；我們所及見者唯流傳到今的簡册上一些字句而已。這些字句在當時原一一有其所指，但到我們手裏不過是些符號。此時苟不能返求其所指，而模模糊糊去說去講，則祇是掉弄名詞演繹符號

而已。理趣大端，終不可見，如何不是講空話？前人蓋鮮不蹈此失矣！然欲返求所指，恐怕沒一句不說到心理。以當時所說原無外乎說人的行為——兼括語默思感——如何如何；這個便是所謂心理。心理是事實，而倫理是價值判斷。自然返求的第一步，在其所說事實；第二步乃在其所下判斷。所以倘你不能尋出孔子的心理學來，即不必講什麼孔子的倫理學。進而言之，要問孔子所主張的道理站得住站不住，就須先看他心理學的見解站得住站不住。所以倘你不能先拿孔子的心理學，來與現在的心理學相較量，相勘對，亦不必說到發揮孔子道理。但這兩方的心理學見解明明是不相容的，稍有頭腦的人都可以覺得。現在流行的幾個心理學派，在他們彼此間雖然紛岐牴牾，各不相下；卻沒有一個不是和孔子的心理學見解適成反對。——假如今日心理學界有共同趨勢或其時代風氣可言，那麼，就是和孔子心理學的見解

適不相容的一種趨勢或風氣！所以倘你不能推翻今日的心理學，而建樹孔子的心理學，亦即不必來相較量，勸對！

明白這一層，則知我雖然初不曾有意要講心理學，而到現在沒有法子避心理學而不談。雖然西文程度太差，科學知識太差，因而於現代學術幾無所知，原無在現代學術界來說話的能力；而心難自昧，理不容屈，偏處此際，固不甘從默謝短也。「人心與人生」之所爲作，凡以此而已！

更有一層，是這本書所以要作的原故，即對自己以前講錯的話趕須加以糾正修改。從前那本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原是討論人生問題，而歸結到孔子之人生態度的，自然關於孔子思想的解說爲其間一大重要部分。而自今日看去，其間錯誤乃最多。根本錯誤約有兩點。其一便是沒把孔子的心理學認清，而濫以時下盛談本能一派的心理學爲依據

，去解釋孔學上的觀念和道理；因此就通盤皆錯。其二便是講孔學的方法不善，未曾根本改掉前人以射覆態度來講古書的毛病。除十一年於原書付三版時有一短序對第二點稍致聲明外，忽忽五年迄未得舉悔悟後的見解，改正後的講法，整盤地，成系統地，用文字發表過。直到今日才得勉成此書以自贖。——然亦祇第一點有所改正；其關於第二點，則將另成『孔學繹旨』一書。故爾，此書之作，不獨敢祛俗蔽，抑以自救前失；皆不容已也。

此書初稿本是孔學釋旨的一部分——原初祇是孔學繹旨一部書而已。孔學繹旨在民國十二年秋訖十三年夏(1923—1924)的一學年，曾為北大哲學系講過一遍；凡此大意，爾時約略已具。但當時只係臨講口授，惟粗備條目，未曾屬文。是秋赴曹州辦學，遂從擱置，（外間有以筆記印刷流傳者，概未得我許可，抑且未經我寓目，全不足據。）

及今勵筆，略時人言心理者率從俗學，一世耳目皆爲所蔽，念非片言可解。而舊講於此，亦復發揮未盡。因劃取其間涉論心理之部分擴充附益，自成一書，別取今名。所餘部分，還如舊製，亦將繼此寫定出製。是雖裂爲二製，而譬則本末一氣，前後所言互爲發明；讀者雙取，可資互證。

十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漱冥記

我自十三年夏間，辭去北京各校講席，轉眼工夫，不知不覺地，居然到得十六年來了。十三年秋間，一度赴曹州辦學無成，深有所悔，歸來之後，乃爲三年不出之計。於各方約聘，概辭不赴，無論什麼事也不担任。原意是要有點長進，再出來作事的。那裡曉得，一年一年過去，不見什麼長進。而中間迭遭不幸，長時與病人爲緣，精神困滯，轉多墜廢；直至於今，依舊是那個樣子。即往年講稿欲行寫定者

，亦復旋作旋輟，未就什一。而長年坐食，有債無糧，已到不好再向下延拖時候。

以此，近來頗想改變態度，借一相當之事，練習做去。適承北京學術講演會，北大哲學系同學會，前後來邀講演，因向提出一種特別辦法：即我所講者爲一有系統的講演，連續至二十講未必能完功；須時既如此其長，又値天寒路遠，車脚不貲，（我住在西郊萬壽山大有莊）擬畧徵聽講費，以資貼補。他們會商之後，對此亦已同意。但處此時際，大家誰不爲難？學生界中，淸苦尤覺可念。如何辦法，尙在擬議之中。（不知社會上對於此事認爲可行否？）

講題一層，則已確定爲「人心與人生」——此卽頃所謂欲行寫定的舊稿。去年夏初動筆，先成此序。至如正文，尙未就什一，很想藉此次講演促成之。今假晨報副刋先發表序文，所爲使人畧畧知道講題的

來由而已。十六年一月八日湫冥附識

介紹衛中先生的學說 十六年 見燕京社會學界雜誌

今晚拿衛先生的學說粗粗介紹給大家一點。在我個人看，衛先生學說是很重要，很有眞價值。却是衛先生慇慇地向人講說，而社會總少有人注意去理會研究他，第一原故：大概是因爲這種學說，出於衛先生自己的開創發明，其方法與意義，很近曖昧，很覺抽象，而又未能得到適當的文詞表達他。一種新學問，本不能不有一種新名詞術語；這種名詞術語之製作，極不容易。又一個人總是用他家鄉話說得最好，今衛先生用他原初不相習之中國文字，自然也是極不易。因此衛先生之著作，不是給人家看作笑話，就是看不懂。大凡一種發明，不是被人家驚奇矜重，便是被人家冷淡輕視。於是衛先生遂以種種障礙，落在第二種遭遇了。第二原故：大概是因爲現在的學術界離得衛先生還遠——此意倉卒很難說明；而衛先生又離着現在之學術界遠——

衛先生於現在學術界的情形與風氣，是不大理會的。像這種種障碍與種種欠缺，是很難解除或補足的，我很有一種志願，以我將來的生涯與精力，劃出一部分專替衛先生作說明的工夫，不過目前尚無暇及此，除前曾為衛先生的自述作一序文外，此次為頭一回試去替衛先生作介紹。

據我所知，衛先生原是德國人，在歐戰起時聲明改入美國籍。他的德文姓名不知道，從來所用的英文名字是 Alfred westharp 中文名字是衛西琴，又稱衛中。據衛先生的自述他天資是一個文學家，曾在德國幾個大學裏幾種不同的學系裏肄業，最後以音樂考得博士大概先生早年是多用力於音樂的，而後來之學問也是從音樂裏找出頭緒來的。當他研究音樂時對於音樂有一種改革及其獨自的創造。這種改革與創造頗不得他們德國人的了解，而法國的音樂家德比塞很贊成之。於是衛

先生從此離開他的故土，而到法國。他對法國人及法國文化都很喜歡。又由法國引進了對東方之注意——德比塞在音樂上能與衛先生同調也是爲他曾得力於東方音樂之故。在法國研究東方之不足，又到英國去研究。這時候又借着蒙台梭利教育學說證明了他從音樂來的心理見解，增進了他對於東方的興味。於是他由英國而來東方；先到印度，後到日本與中國。計自民國二年到現在在中國已有十幾年工夫。這十幾年工夫皆用在他的教育理想的企圖上。最近六七年在山西太原辦學，雖云未見成功，而先生的學問却由此經驗而臻成熟。現在北京住了一年多，除向社會發抒他的學說意見外，未有作旁的事。我從不肯隨便亂恭維人，但我可以鄭重的說，衛先生是他自己書裏常說的「大人物」。所謂大人物，粗言之便是特別富有力量，要從自己有活動的人——在羅素所謂富有創造衝動。他的脾氣舉動是有些爲社會一般平常人

不了解的地方，所以不單他的學說未得社會的看重，而且他的為人翻被社會起了一些誤會——例如有人說他是騙子，又有人說他是瘋子。衛先生常說大人物每每是生前為衆人所擯棄，及其死後又從而推崇之，立銅像建碑建廟的。或者衛先生也會要這個樣子嗎？至於我同衛先生的關係，相識固已多年，最近才見親密。從民國十五年春初到現在同住在萬壽山已有一年，但未有合作一種什麼事。

衛先生的學說的根本在他的一種新的心理學。他不拘談到什麼問題都適用他的心理學來做解釋；或者換一句話說：他尋出了人類心理的一些定律，他用這些定律來解釋各方面各種問題。他這種心理學的來歷是當他研究音樂的時候，由他特殊的着眼點，使他對人類心理有一種體會而來的。因他着眼點與其他一般心理學家不同，所以他的所謂心理與平常所說的心理學彷彿成了兩個學，彼此覺無多大干係。衛

先生的學說實在是自爲一套，自成一家的。凡是聽他講演看他著作的人均不可不注意此點。如果拿他同旁的一般科學或各家的學說扯混在一起，一定找不着他的頭緒，或者誤會了他意思。他常自稱他的心理學教育學爲一種『科學』，並且是一種『自然科學』。這大概是因爲他覺得他所得的心理定律是和其他科學所得的定律是同一準確，而心理物質又同爲自然界所有等級不同的力量而無大殊。然而他做學問的方法，在我們看去，却並不是一般自然科學的方法（前所說衛先生對現在的學術界不理會就是指此等處說）。不過他的方法雖非科學的，而仍出於實際經驗——作音樂與辦教育——所以還不致蹈空；其所以能有不可抹殺的價值也就在此了。他的學說基本處或開頭入手處有時看去彷彿淺近平常，爲人人意中所有（其實並不淺近而且是很深的道理）；漸漸的說到深複處又每每出人意表，極新鮮又極精確。但我們

今晚在兩小時內祇能在粗淺處略爲解釋。

我們分三部分去說，第一段他的談心理，第二段他的談教育，第三段他的談文化。

（1）我們先說衞先生之談心理。他看人類心理祇是一種力量——其實他看宇宙間一切都是力量：一個人是一種力量，一個動物也是一種力量，乃至一塊物質也是一種力量。他把人心喚做「人力量」。這個力量其於身體；身體是俗常所謂精神與物質之間的媒介。所謂這個力量的，便是指着人類接受外界物質的刺激而達之於內；又自內裏精神發出活動以施於外的能力而言。這接受激刺的，亦即靠近於身體而預備對外的，是這個力量的下端；他叫作「身體力量」又叫作「感覺力」。這自內發出活動的，亦即稍遠於身體而並非單預備對外用的，是這個力量的上端，他叫作「精神力」亦叫作「心」。這上下兩端

之間，即感覺力到精神之間，是很有距離的，或說是很有許多層次級度的。照自然之理，這兩端是應當往復相通的，彷彿電流有陰極陽極——感覺力爲陰極，因其主於受；精神力爲陽極，因其主於施。換言之，一則近於被動，一則偏乎自動也。這是衛先生學說中的兩個根本觀念，必需要先認清，以後講的話才能明白。然而要認清殊不容易（前所說衛先生方法與意義曖昧抽象即指此等處）。大概他說感覺力並非單是眼耳皮膚之幾種感覺，而包有普通心理學所謂反射的本能的動作，乃至更複雜的活動都在內。總而言之，他看作一副混全的身體力量，與精神力本不能劃清界線（如電之有陰極陽極不能劃開）。他所謂精神力更難說了，彷彿平常所謂智慧，當爲其主要成分；而實則智慧不足以當之。或者不得已說作人類高等的心情罷？但又不恰，因爲單是情感也不足以副力量或能力之義。

試把衛先生自己書裏的話，引在下面略爲解釋。在衛先生的書內，常說「人心是自然力最高之一層」；又說「人心是一種高等動物一層一層經驗物質完畢以後，剩餘的力量」；又說「是一種比任何動物還完全一層一層經驗物質完畢以後，富餘的力量」；又說「人心的力量在大的世界內是無用的」；又說「男子的心是世界上最獨立的，最完全自由活動最不靠外的一種力量」。此處所謂人心或男子的心都是指著精神力而說。所謂「一層一層經驗物質完畢以後」云云，其中自含有許多話，許多道理，而衛先生未有說；我雖然可以替他說，但此刻亦來不及，我祇請大家注意他那個「剩餘的」「富餘的」「無用的」種種字樣。所謂剩餘的富餘的，所謂無用的，就是未有一定用法，就是超過了預備對外的身體性。再換一句話說：人類的心是從身體解放出來的，在一切生物要營求生活那個需要上看，簡直是多餘的，而且

多。餘。的。很。多。的。一。種。力。量。；人。類。之。所。以。爲。人。類。完。全。在。此。。古今許多大哲莫不於此點有其親切的認識。古人我暫又不去說他，今人中則如羅素在他的社會改造原理之第七章中，都說得極淸楚明白。而柏格森在他的許多書裏尤其要發揮此意。我無工夫去博徵繁引，不過說在此處，要大家自知留意能了。

又上面所引衞先生的話，其云，「世界上最獨立的最完全自由活動的一種力量」就是我在前面所說「超過於預備對外的身體性」「從身體裏解放出來」那一個意思；而特別提出男子的心來說者，因衞先生對男女的分別看得最淸。男女的分別在那裏？就是女子的心比男子的心淺，男子的心比較女子的往裏去很深。或說女子的心比男子的心靠外，（凡此生硬的言詞都是衞先生熟用的言詞而我們姑且沿用的）亦卽是靠近身體；而男子的心比較女子的心離身體遠的多多，亦卽是從

身體解放出來多多。這話亦不難明白。請看女子是多麼受制於身體，就可以知道了。女子的身體構造是在預備生育小孩的。他一生的力量常常消費在此，他的精神也就難得超脫。他到一定的年齡就有天癸又叫月經來了。卽在最康健的女子亦要佔三天工夫；康健稍差就要五天，更差就要七八天，而且天癸未來以前，與旣來以後又各有三天工夫的不舒服或疲乏。如是則在一個月裏竟多是把力量費在身體方面了。到有兩性關係以後而懷孕，那更是完全困住了那個人。生育以後，又要給小孩乳吃，其關係依舊不能減輕。男子這些事一點沒有，其自由多多了。所以女子的生活比較男子常常處於被動中。我們平常都說女子之心窄，心小，不用生氣的事，他也容易生氣；不用着急的事，他也容易着急。他比男子容易哭；他比男子容易笑。都是這個原故。因此衛先生常說男子天性是靜的，女子天性是動的。然而又說男子的活

動大，女子的活動小；就是因爲女子從感覺力到精神力的距離小，而男子從感覺力到精神力的距離大。說他靜，是指他離身體遠，不易受波動而言；說他活動大，是指他距離遠，有大活動之可能而言。對照着看，那女子一面其所以爲動而活動小，亦即明白。平常說女子是陰，男子是陽，這話並未有錯；不過必須要了解衞先生所指他們力量之不同，而後始得認識陰陽的意義。又衞先生常說東方的男子有女性，西洋的女子有男性，都不合乎本來面目；皆因文化不對所致。其說甚長，此不能述。

所謂衞先生的心理定律是什麼呢？他有一個根本道理，叫做「有力量必有表示」；「有什麼力量有什麼表示」。所謂表示，就是指其力量之活動出來而言。力量有高下大小種種不同，活動也有種種不同。活動是有程度分別的，不活動爲零度，往上去有許多階級，活動愈

大愈高爲活動之極致。衛先先說到活動有許多常用的字樣，例如：高等的，下等的，順的，亂的，粗的，細的，硬的，軟的。從這個順的細的軟的而到極粗硬的，爲活動程度降底。從亂的粗的硬的而到順細軟，爲活動程度進高。人類力量程度是高等的，不應當有下等活動；但是每每因這文化之不對，而給人的活動程度降低。在衛先生意思，以爲心理學應當是研究人力量的一種科學，尋出力量活動程度之幾種種定律，而使人有他應有的『人程度』之活動。至於普通所講的心理學，老派的固然不合衛先生意思，新派的也不合衛先生的意思。他常常譏笑現在人喜歡講的新派心理學爲『身理學』。

（2）第二段我們來說衛先生的談教育。衛先生心理學之所以有重大價值，完全在其心理學之應用，就是他的教育學。他在教育中最要緊的意思，或其根本道理，就是感覺應當上通於心，心應當下通於感

覺，往復相通不要隔離；所以他自名其在山西所辦的學校叫做大通學校。如果感覺不上通於心，則爲粗亂的感覺，就是他的活動粗野暴亂之謂。按尋常的說話，就是說其活動太是本能的，而少有理性。這種人算是無心的人。如果心不下通於感覺，則爲空虛的心，就是說他遊心於空名詞，假道理，常在糊塗迷信中；因爲他心既不下通于感覺，即其道理之所從來，就非出於經驗，而不能不是糊塗迷信了。這樣的人算做假心的人。精神感覺相通，心不離感覺，感覺不離心，始可以有高等活動而合乎人類本有的程度。感覺不離心，則其活動可以進於順的細的軟的，即粗野暴亂的反面，而舉止態度溫文爾雅了。心不離感覺，則其活動不離實際，而清楚明白確切，自能發現眞道理而有眞學問——照衛先生之意思說，這一層在中國最要緊的。他在他的書裡常說，中國此刻辦教育最要緊是求「一個常常與感覺有關係的心」，常

常不昏的心，常常往實用方面走的心」。其所以然之意，下面講文化一段還有說明。這實用二字也是應當注意的，衛先生常自名其教育爲「實用教育」。他說他要養出一班實用人才。大概衛先生看出了，天是讓人走一條創造的路的。人應當時時有所創造，才合乎人的程度。所謂創造範圍不要看的太狹窄：科學家的發明，哲學家的思想，文學家的作品，固然是創造；其實我們一言，一動，一顰，一笑，乃至一思，一感，也未嘗不可以算是創造。創造不創造不以其事情之大小而有分別，乃從其是否有人心的活動而定。在心通感覺，感覺通心的人，其一言一動無非創造。在心不通感覺，感覺不通心的人，則其思想出於沿襲，而作品出於摹做，便無創造可言。衛先生所謂實用人才就指這種能創造的人才。所以他的實用教育非注意實際效用之謂，而是注意人有本領，尤其注意本領之根本，即力量。譬如職業教育的實用

，在衛先生批評他是：此時實用彼時不實用，此處實用彼處不實用。因為當他學會一種手藝，其學會乃是覺官的會，於衛先生教育裏面的學會比較，「不知隔有幾萬年人類進化之距離」；蓋一出于感官之摹仿，一出於心力之創造。衛先生說：「創造是從內部取原動力的，而不是從外面起活動的」。又說：「誰的內部力量無時無地不活動，誰在任何時地的事物上自然都能實用」。這就是說創造是從一個人的創造衝動而來，不是被動的。一個頂富于創造衝動的人，對於不拘什麼事情不拘什麼東西都感興味，而想去研究想去作；其結果自然對於什麼事情都會做，都會做得好。總而言之，衛先生的教育思想要做到讓人有力量而會活動。有力量的人自己愛賣氣力而對於世界一無所取；沒有力量的人常常想要東西而不愛作事。衛先生是要前一種的人，不要後一種的人；其意蓋頗與羅素開導人的創造衝動減低人的佔有衝動

之論相合。不過釋素祇粗粗有這一點見解而已；而衛先生則對這問題具有精密深澈之學問，並且有一種辦法——即其教育。

照衛先生對教育的眼光，而有其在教育上的辦法。他這種辦法我們從他人的新力學一書裏可以窺見一斑。人心新力學就是在山西所辦的大通學校章程。他的章程是學校辦了三年以後才做的。內中所述就是第一期辦法經過的說明和第二期辦法開始的預備。第一期辦法是以培養學生的身體力量爲根本目的，完全不注重讀書求學問，而注重在學生的實際生活。學生一身的事他無處不注意到——吃飯睡覺洗澡大小便通通注意到。因他如此注意，所以他這二年工夫未曾放過年假暑假並且未有星期日的休息，惟恐學生到外面去有妨害他的教育進行。他把教員學生分成許多小組，算作家庭。每一家庭，以一教員爲其家長。除他以全副精神照顧學生的生活外，其他的家長亦都以全副精神

照顧學生的生活。在學校內給學生以許多活動的機會：有做工的工廠，做鞋襪做點心等等；並且有時修理學校的房屋；有作買賣的公賣室，從文具到米鹽一切校內衆人需用之物都備。其管理進行都由學生自己去做，教員祇是站在邊看着而已。不但如此，就連學校辦公處之任何公事也都由學生經管。據衛先生說，祇有這種信服學生會做事而聽他去作，是開拓學生力量的方法。雖然拿很大事讓學生去做，刺激他的力量出來，但又不可給他的刺激太多或太快或太硬，要斟酌於每個學生力量與其刺激之間無使之過與不及！過與不及都是妨碍力量的發展。如此慢慢引出其力量而增長之，是教員唯一的責任。至於一般學校之辦法，自衛先生看去皆無一處不是戕賊學生的力量，可以說通通要不得。（關於衛先生的教育意見此處所述不及什一）

（3）第三段我們再說衛先生之論文化。衛先生看東西兩方的文化

是很不同的；在東方印度與中國也是很不同的。西洋文化是什麼樣子的？中國文化是什麼樣子呢？據衛先生說，西洋文化是從身體起，中國文化是從精神起。西洋人的身體極活動，而中國人的身體極不好活動。西洋人的身體強，其身體力量極充裕，而中國人則身體殊不強，身體力量亦不很大。這大概與地理氣候及工商業社會，農業社會之不同都有關係。例如西洋海岸線長，與水爲緣，自然愛活動，愛變通。而中國則陸多水少，與大地爲緣，自然不很活動，不很變通。積久之後，愛活動之人愈愛活動，成了他的天性；又有海水刺激他，幫助他，於是活動得更利害；而商業工業亦就起於此。工商業的活動貴迅速——因是要發財的，出產東西運送東西愈快愈好。因此養成一種事事求快的脾氣，印象攝取尚有應接不暇的苦，焉有從容消化之力。並且要省時間，怕費事，亦不許從容消化。所以接受外界印象刺激，多

未及上達於內裏精神。外部力量愈不通內，內之精神力愈無由表示——精神於是被擋住了。又西洋中世紀千餘年之宗教約束人的濫費身體（尤其約束身體之生殖力），蘊蓄了很大身體力量，而在文藝復興之近世紀一氣發洩出來，也是西洋人身體活動利害的一原因。身體活動太利害就沒容心活動的餘空，漸漸落於感覺不通心的症候，或說常常沒有心。西洋文化就是這種感覺充盛而缺乏心的樣子。所以說西洋文化起於感覺（或身體）。至於中國人與大地為緣，本不好活動，卽活動也很慢；再加以黃河長江兩大流域之沃田成功數千年不變之農業社會，更容易使人養成慢活動的脾氣。因為在農業裏作事，和工商業是大不同的，他是要靠着天氣節候自然之序，而不能着急求快的。並且在平川曠野之間日與自然物為緣，也頂容易讓人意態寬閒。這種慢活動，和緩仔細的活動，攝取印象既得從容，亦有送達內部而消化之餘

裕。因此感覺可以常上通於內心。外面活動愈常通內，內部力量愈容易表示出來。所以在中國文化裡心的活動程度很高，而轉見外面活動之不足了。這是中國從前的文化樣子。這種文化日久之後，頂容易不注意身體，使身體衰敗。又中國未經西洋中世宗教的約束積蓄身體力量，反由早婚習慣而大大損害了身體力量；及身體衰敗之後，而精神亦不能不衰敗了。所以現在的中國人和西洋人比較，西洋人雖無高等精神，尚有好身體；而中國人則身體力量精神兩俱貧乏，文化之創造至此完全滅絕。六七十年中國天天忙於摹仿襲取西洋的文物，從思想學問，政治教育，社會風習，下至起居飲食，澡盤便器，無一不偷。就是自己完全空虛之證候。此時要重生中國的文化，恐怕要先變回到如同未有文化一般的地步，借着西洋的物質文明慢慢補養起他的身體，再漸漸恢復他的力量才成。這樣的文化程度眞是等於零，還要在野

對人低等文化以下的了！倘中國文化之重生是要如此從頭做起的，則前途遙遙不知將在何年何月，並且能有望與否亦不可知。在中國人自己總不應當如此一聽於天然的轉變，而應當起急想個辦法。在衛先生說，這個辦法就是教育，就是衛先生長養力量的教育。蓋中國今日一切事沒有辦法，都是從唯一的原因來的——中國人力量衰敗。祇有認定養起中國人的活力之一途而急起圖之，庶乎一切事才有希望。譬如誰都知道中國此刻頂缺乏的是學術方面的科學，與物質方面的工業生產。然而讓衰敗了的中國人，去學西洋的科學，去做辦西洋的工業，又如何能有什麼科學與工業在中國出現？沒有人家那樣的身體，如何能有人家那樣的事業？就要一步一趨地摹仿襲取，也一定摹仿不來，追踪不上。就是要摹仿人家，單祇靠摹仿力做不到摹仿的，必需你有大過了摹仿的力量，即創造力，而後摹仿方可成功。衰敗了的中國人

唯一缺乏的是創造的活力，你讓他如何產出科學與工業來呢？科學與工業都是從好的身體力量來的。因此衛先生說：「中國此刻最要緊的是一種培養身體力量的教育」；又說「要養成一種與感覺有關的心」。所謂與感覺有關的心，有似乎平常所說科學頭腦；所謂為身體力，就是充富一種愛向着物質世界做活動的力量。請問大家，今日我們的問題是不是在此，還有比衛先生的意思再對的麼？

衛先生當初之來中國，原是從不高興西洋文化，而特別愛重中國文化，抱着一臉熱望渴念來的。及其到了中國，看見中國人正在忙着摹做西洋，他真氣得了不得；他常說，他初到上海看見中國人用的西洋風琴和住的洋樓房，是他頂大的仇人，他真是恨極了，所以在那時發的議論多是歎息痛恨中國人之輕棄固有文明，盲目地摹仿粗野的西洋。及其住上兩年，才明白中國人真是衰敗極了，要他不摹仿是不行

的。而問題所在是要從身體力量做起，一時談不到高遠處。所以後來議論與前很不同，而其實他對中國的觀念前後未嘗變換。如上面所述就是他近年來所提倡的意思。

三、一件有興味的事情——這次在南京所參觀的曉莊學校，這學校是很合於我們的意思的。

第一段　我來辦本校的經過和我今後的態度

我到廣東來，自己抱着一點意思，是想試着去作我的鄉治的主張。所謂鄉治者，是我認為我們民族前途的唯一出路；因為構成中國社會的是一些農村。大家每以為先要國家好，才得農村好，這實在是種顛倒見解。其實是要農村興盛，全個社會才能興盛；農村得到安定，全個社會才能真安定。設或農村沒有新生命，中國也就不能有新生命。我們只能從農村的新生命裏來求中國的新生命；卻不能希望從中國的新生命裏，去求農村的新生命。我的所謂鄉治，就是替農村求新生命的方法。

我自從去年到廣東來，時刻在那裏想辦這件事；不過還未有合適

抱歉—苦痛—一件有興味的事

十七年在廣東省立第一中學講演

幾天前我纔從上海回來，到過學校凡三次。第一次來時曾經到校內各處看了一下；自己覺得很好笑，因爲簡直像一個外來的參觀者，不像個校長。我向來的性情，無論做那件事，總要盡全力去做，決不願意像這樣好似是幹掛名的差事。從前在山東曹州辦學的時候，就是完全投身事內，終日和大家在一處共學共作共起居。所以我在上學期就職那天，對大家說過要在這學期開學時搬到學校裏來住；却因爲有種種的關係，現在還不曾使我作到。今日想將以前接辦本校的經過，及我以後對學校的關係；我對本校的現狀，心中感到的痛苦；還有這次在南京一件有興味的參觀；俱願向大家述說。所說的話約分三段：

一、接辦本校的經過及今後態度；

二、自己心中的痛苦——爲學校種種缺憾而感着的痛苦；

的機會。今年四五月間，我在建設委員會曾有一請辦「鄉治講習所」的提案。因爲已經得了李主席的同意，所以在政治分會沒有通過以前，我就從事預備；來接辦一中，亦即與此有關係。不過我担任一中的校長，共有下面三個原因：

1. 試辦鄉治講習所第一期，不能有很大的規模，招收學生不過百人內外，地點我極不願在廣州城裏面，而一中地方很寬，頗可借用一部分。我本想辭掉一切我所不願幹的職務——如建設委員會的事，來辦鄉治講習所。因此想着亦可兼顧一中，所請教員亦可兩方通用，很多方便。

2. 因爲我的友人衛西琴先生答應到廣東來辦高中師範班，亦以在一中來辦理較爲適宜。若是我任一中校長，就可以使衛先生做事便利許多。

3.乃是事實上的湊合。因為黃廳長就職，已發表委了現在的黃教務主任來長本校。黃先生不想担任，就來和我商量；我說：「你做我幫助你」，而他却要我做他來幫助我，於是就推到我身上來了。

我接任校長之後，形勢却又變了。因鄉治講習所的提案，經政治分會送到中央，要先得中央核准，才能開辦。我就想趁此機會，到河北和山西一帶去作一番考察。因為我有要離開廣東的打算，在招考新生的時候，我都沒有到場。不久就到上海去見李主席，他說鄉治的事，中央已經通過，要我回來立刻進行。我意却願待考察後再說，並擬由滬北上；李主席則要我先回粵然後北上，因此不得不回來走一趟。我此刻的態度，是要待李主席回來，要求准我到北方看看。關於本校的事，也待李主席回來後，才能決定。在目前短期間內，我的意思還是請黃教務長多負些責任。我如不能走而仍任校事，我對於學校要有

積極的辦法；如我得准許到北方去，那麼這學校要如何辦，卻要再請當局解決了——這是第一段話。

第二段 我心中的苦悶——由本校種種缺憾所感覺得來的

其次要講的是自己心中的苦悶。這苦悶是從本校的種種缺憾而感着的。但這所謂缺憾，不僅是本校的，而是從學校制度的本身所有。學校制度自從歐美流入中國社會以來，始終未見到何等的成功，卻貽把社會許多的病痛。這事因為他：

一面是不合於教育的道理；

一面又是不合於人生的道理。

學校制度不合於教育道理之處甚多。總括來說，教育原是長養人發達人的智力體力各種能力的；但照現在的結果，卻適得其反。就體育一科說罷，對於人們的身力，不見其長養，卻見其賊害，其中簡直

許多是有礙我們健康的了。至於說到知識方面的教育，可說爲現行學校制度最着重的所在；然而我們尤見其窒塞人們的智慧罷了。痛切言之，現在學校教育，是使聰明的人變成愚鈍，使有能力的人變爲無能力的廢物，所以不能不說他不合於教育的道理。我們學校，此刻差不多都因襲一般的慣例來辦，尙未及有所改造；因此如上所說的缺憾病痛，我們亦應有盡有，這使我心裡感着滿腹的痛苦。

其次是不合於人生道理的。現在的學校制度，也同樣是犯很大的病痛。我們的社會（不但我們的乃至全世界）還沒有做到「合理」的地步，要使他種種變爲合理的，本來很難；但是在教育的範圍內，却不應當承認這種不合理的存在。即是說，雖然這些「不合理」或在事實上尙未能改除於一般社會，而在教育裏面則應先不予以承認而竭力減少他在教育裏面的存在。因爲教育之一事，在社會中唯他是最應當

含具理想的；是最應當趨向着理想走的。說到此處，應知教育有一個根本原則，亦可云兩個必要條件：

教育之一事應當一面在事實上不離開現社會；而一面在精神上要領導現社會。

此謂教育，在許多事實上，愈接近愈符順現社會愈好；而精神上則宜有超離現社會者。缺前一條件，其教育必且爲社會病；缺後一條件，其教育必無所進益於社會；皆不足以言教育。可是我們現在的學校教育，恰好與此原則相背反。就是在事實上，他離開了現社會，不合實際而與實際乖悟；在精神上，他又隨現社會走，全無理想，以領導社會。譬如學生在學校裏或學生社會裏養成的一種城市生活習慣，而且在城市裏亦是完全不平民化的生活，使得鄉間兒童到縣城裏入了高等小學以後，便對他舊日鄉村簡樸生活已過不來，舊日飯亦不能喫

了，舊日衣亦不能穿了，茶亦沒得喝，烟亦沒得喫，種種看不來，種種耐不得。而鄉村農家應具的知識能力，又一毫無有，代以學校裏半生不熟絕不相干的英文理化等學科知識；鄉間的勞作一切不能作，代以體操打球運動與手足不勤的游惰習慣；在小學已如此，再進一步而入中學，再進一步而入大學，則其習慣之濡染益一級高一級，其所學之無裨實際，不合於社會需要，亦彌以愈遠。在女子教育一面，其弊尤爲昭露，幾乎可以說他（指學校）是替另外一個社會辦教育養人才，而不是替此社會辦教育養人才。這大概是因爲我們的社會與外國社會在種種方面都差離得很遠很遠，人家所具備的條件，我們統通沒有；而獨此學校制度則生吞活剝從人家那面搬移過來，安得不鬧禍呢？在事實上他既如此，幾於要脫離現社會，而在精神上他又低頭隨着現社會走，全無半點理想。譬如現社會中人們的生活享用不平等，誠然不

能遂強之使平；然而學校裏面却應當設法使他沒有不平等的階級存在，這並不是不可能的事。乃既在學校的學生生活，都不能向平民化去做，而儼然養成一種貴族生活。我有一北方朋友，他常說笑話：小學生就是小貴族，大學生就是大貴族，女學生就是女貴族。且不言其他，即如本校用雜役至五十餘人之多，學生在宿舍教室都用人伺候，這明明以另一階級自待，不肯居於平民之列。現社會間不合理之事而辦教育者予以承認，此影響於學生心理者實大。如此還要說「革命化的教育」，將誰欺乎？

又譬如現社會中人因有貧富之不同，所以在一切消費享受的機會上便不平等；這其間的不平等，我覺得問題都還小，唯有一椿問題的確重大，就是在受教育的機會上不平等：一則不得受教育是人生的悲慘遠過於其他的商過；一則不得受教育更斷了他以後增進經濟地位的

機會；所以這種的不平等是太慘酷了。然而現在的學校完全隨着現社會而商業化了，學生不繳費，就不得入學讀書，如同商業交易一般，絕無人情可講。本來現社會的「商業化的人生」就不合理，而用之於教育尤其不當。又以現在社會中生計之艱窘與求學費用之特高，讓我們時常遇到這悲慘遭遇的青年，時時感着內心的苦痛。我以爲教育家而不能於其自己事業的範圍內想法努力免除或減少此類事情，他很可以不必辦教育。

還有一層，現在的學校也太法律制裁化了；像法官一樣，一切要「照章辦理」。譬如一個學生犯了規則，必要懲罰他，重者還要開除他的學籍。須知國家用法律制裁人民，是一種不得已；他一面用法律來制裁人，一面還望教育來補法律之不足，救法律的偏失。如果教育裏面不講教育而還講法律，那很可不用教育了。我以爲合理的人生除

掉旁人他不願來接近我外，我們是不應當無情的拒絕人的。我總不願有關革學生的事，但我們現在都不能免呀！

所有社會上不合理與缺憾，在教育裡面都不求其免除或減少，實不足言教育領導社會之使命。我們學校也依舊隨波逐流，不能免除這種私缺憾；我對于這些事，使我的內心很覺得苦悶——這是第二段話。

第三段一件有興味的事——參觀南京曉莊學校的所見

現在我要來報告在南京有興味的一回參觀，很合我們意思的曉莊學校。曉莊學校有三點很合於我們意思的——

一、有合於教育道理；

二、有合於人生道理；

三、注重農村問題。

這學校名曉莊鄉村師範學校；主要的目的，在養成鄉村小學教員。曉莊學校，是他的簡單的名稱。學校的內容則包括——

小學師範院一所　幼稚師範院一所　中心小學八所

中心幼稚園四所　民衆學校三所　中心茶園二所

鄉村醫院一所　聯村救火會一所　中心木匠店一所

石印工廠一所

這學校教育的目標，有句很好的話說：「本校教育的目標，是在培養鄉村兒童和民衆所敬愛的導師。」換句話說，就是我們盼望本校的學生一面能夠教導兒童，辦一所良好的鄉村學校；一面又能夠輔導民衆，將他自己所辦的學校成為改造鄉村社會的中心」。為要達到這樣的教育目標，於是他把下列四事為培養人才之準的——

一　要養成農人的身手；

二　要養成科學家的頭腦；

三　要養成藝術家的興味；

四　要養成社會改造家的精神和熱心。

這些說法都很合於我們的意思，我們現在再進一步來考查這個學校的事實如何。我第一次到去參觀，因為到去的人太多，防碍我個人參觀的計劃，所以只過兩小時就回來了。第二天早晨我再去，細細參觀一天，當晚在學校裏住宿，第二天才回來；事實的調查，這次算比較的滿意。首先令我們注意的，就是他的「教學作合一」的信條。他們相信教育方法，應當是怎樣生活就怎樣教育；而生活裡面，不外許多事情，所以教育方法，即是：「事情怎樣做就怎樣學，怎樣學就怎樣教」。在我覺得這是很合於教育道理的。譬如種田是一種生活，我們就應該在田裏做，就在田裡學，也就在田裏教。做飯吃飯是一種生活，

我們便應該在廚房飯廳裏做，就在那裏學，就在那裏教。教育要本於生活，教育必須教學作合一。

所以曉莊學校的功課，即是他們的生活，即是他們學校的全部教學做。這全部的教學做又分為四部分：

一、中心學校活動教學做；

二、分任校務教學做；

三、征服自然環境教學做；

四、改造社會環境教學做。

第一部分，中心學校活動教學做。所謂「中心學校」，自然就是他的八所中心小學與四所中心幼稚園了。這「中心」的標題，也是有點用意的：他們以為是為小學教育而辦師範教育，師範教育的研究亦當針對着小學教育而研究，小學為主，而師範為客；同樣為幼稚教育

而辦幼稚園的師範，不是爲有幼稚師範而有幼稚園；所以特別標出「中心」字樣，稱小學爲「中心小學」，稱幼稚園爲「中心幼稚園」，不願用「附屬小學」字樣。此外中心茶園，中心木匠店，也是同樣的用意。要教學生做中心學校的導師，那麼中心學校如何作法，就是教科的最要部分了，所以名爲中心學校活動教學做。在他去做的時候，我們就可以看出他的意義，如中心小學校有國語，公民，算術，自然，園藝，藝術，體育，游戲等科，便分爲國語教學做，公民教學做，算術教學做……當師範生到中心小學去實作教小學生的國語時候（做），即在研究國語如何教法（學），他的先生（指導員）就從旁指教他。爲學校活動的便利起見，分學校爲前方後方，把師範生分一部份到去做中心學校的教師，留一部份在師範院工作。譬如到左近鄉村去辦一所中心學校，派出去做的就在前方活動，覓校址，招學生，安排布

置，作起教師來；留在後方的却要替他計劃一切，前方有什麼問題，後方要幫助他解決。並且每日派出一位先生（指導員）到去視察幫助他，指導他，他亦常常回到後方來。前方後方是常常變通的。關於前方學校的課程，如國語，公民，藝術，及其他學科的教材，也是後方供給。後方給前方的提示，後方的時常到前方去看，所以後方也能得到教學的實益。這中心學校活動教學做，要居全部時值百分之五十。

第二部分是分任校務教學做。曉莊學校的校務，是全由學生分擔的。現在有學生七八十人，每人都有他的職業，校內無所謂教員職員，而稱爲指導員。指導員對於學生的功課，站在指導的地位，即學校的事務也站在指導的地位。所有學校的教務，文牘，繕寫，會計，庶務，校具保管，烹飪，洒掃，整理，招待，圖書管理等，都由學生去學去做；在他們做時，指導員便在那裏指導他們。這是分任校務教學

做，要居全部時值百份之十五。

第三部分是征服天然環境致學做。人類要對付自然環境的事情有許多，如造橋，築路，造森林，防水患，種種征服環境的努力，是人類工作的大部分，也就是生活的大部分；而在鄉村人家最重要的却還是農業。曉莊學校有田地二百畝，其中有部分是山地，不易耕種，目前實在能種稻種菜的只百畝多些。每個學生都有他半畝的耕地，這半畝耕地，算學生向學校租佃，每年要繳納二元的田租，學生要種稻種菜或其他的蔬菓，都可以聽從他自己。有這方面的指導員擔任指導，除主要的指導員日日在田裡指導外，還有兩個委員會來做他們的幫助：

一　顧問會——請農村裏的老農做顧問；

二　設計會——請南京中央大學金陵大學農業專家來做一切設計。

田裡的勞作是天天要有的，並且夏季更忙，所以他們學校是沒有暑假放的。這征服天然環境教學做，要居全部時值百分之二十。

第四部分是改造社會環境教學做。因為曉莊學校養成的人才是要在鄉村為兒童和民衆的導師，所以預備為兒童教育之外，還要為改造社會事業努力。現在曉莊學校已為左近村莊做許多改革村莊之事。已成的有聯村救火會，聯村修路會，聯村消費合作社；在預備的有鄉村自治，鄉村婦人改革運動等事體。學校裡有女生；他招收女生尤注意招收本校男生的未婚妻。招生簡章上有一條說：「現任鄉村教員之夫人或未婚妻，對於學業資格可以通融」。這明明是希望一對夫婦同為農村導師，共同改造社會。這是改造社會環境教學做，要居全部時值百分之十五。

曉莊學校沒有校役，什麼事都由學生指導員親自去做。只有兩個

工人，一個專司入城送信買物，（學校離城約三十里）一個却是爲種學生種餘之田地的，其待遇地位與指導員學生俱平等的，所以可以說他沒有校役。如做飯每日三人輪流，打鐘也輪流，防匪守衛的事情也是輪流去做。我在那裡住一夜過兩天的生活，他每日的生活的秩序是

早晨天未明起床，舉行晨會。全校的都到，首先唱校歌，（鋤頭舞刀歌）其次有各種辦事的報告，各種討論。

晨會後便是早操。早操有兩種，一種是武術，一種是軍事訓練，早操的時間却不很長。

早操後食粥。我也加入。米很不好，粥却很濃。喫粥只有鹹菜，喫飯則每桌有三大碗菜；菜也很粗。沒有座位，大家都站着圍桌而食；學生，指導員，校長以及校長的母親，都在會食。大約九時十時

至十一時讀書辦公，午後大家到田間去，或到前方去，晚間寫日記，這是大概的情形。每週有公共生活秩序表，是大家都要遵守的。除公共的生活秩序表外，每人還要各有他個人的當日工作表，由他自己訂——幾時看何書，幾時辦什麼事，幾時農作，幾時寫日記。這樣的日常課表，從學生到校長都各有他一頁放在自己的檯上。學校生活部有一個考核股；這股的辦事人他便來考察校長學生有沒有按自己所訂的當日課表去做。學校對學生工作的督察與促進，全賴這股的活動，全在他們自訂的課表之有無實行；這也是很好的辦法。

學校的辦事共分五部：生活部，行政部，小學指導部，幼稚園部，社會改造部。生活部分支配，考核，材料，衛生，四股，和我們的教務處相當；行政部分會計，文牘，庶務，保管，整潔，建築，六股

，和我們的總務處相當；小學指導部分總務，文書，編審，交通，四股；幼稚園部與小學指導部分股相同；社會改造部分總務，教育，衛生，自衛，經濟，風俗，婦女，調查，交通，農務，工藝，救濟，十二股；這五部算是曉莊學校的組織。各部的辦事人，都是他的學生。

學校秩序的維持也用自治的辦法。假定全校爲一個村莊，把學校住人的地方區分爲若干村，這若干村又聯爲一莊。每村有村長；全校爲一莊，有莊長。全校的師生工人便是全莊的公民；共同立法，共同守法。開全莊公民大會，制定莊約，只末成年的兒童無發言權表決權——如校長的兒女及小學校幼稚園的學生，都是未成年的兒童。制定莊約之後，另外有一個紀律部去執行。紀律部有監察委員五人，司檢舉與審判；肅紀三人司執行；部長一人總其事。他的罰則有三層：最先，是對犯約的施行勸告；其次較重的，入自省室（是一個黑屋），

要他幾點鐘的自省；最重的才給他出校的處分。關於開除一人，是認為很重大的事，要經過紀律部的審判，還要得莊長的同意，不服時還可以上訴於全莊會議。

他們學校裡師生共甘苦的倡導也勉强做到了；因為創辦的人有毅力耐勞苦。學校的創辦在民國十六年三月；校長告訴說，開辦時無屋可住，在山下立起三五個帳幕，幾個人對着帳幕升起旗子來，就舉行開學的典禮。後來漸多，纔分投到附近農家去住；現在因為校舍不夠，還有住在農家的。他的用意在使學生能和農人一般吃苦，並且深知農民的問題，所以他們的生活都很平民化，穿短衣服，常時光着脚如同農夫一般的。校長常說他們要有三種打破：

一、打破課程與生活的分離隔閡；

二、打破教師與學生的分離隔閡；

三、打破學校與社會的分離隔閡。

前二種的打破已說明。這第三種差不多亦做到了；學校與社會的關係很親切，農民也和他們很親密，從他們的學生可以住在農家一端看來，就可以曉得了。學校與農村之間有很好的媒介；這就是他們辦的醫院。醫生是北京協和醫學校的學生，擅長外科。農村的人民需要雖然簡單，然而如果他們病了，醫藥的需要還是很迫切；如果醫好了一個人，他一家人都感激的，所以醫院很得鄉村男女老幼的好感。醫生要出來提倡什麼事，也是很容易的。其次的媒介要算中心茶園了；晚間他們到去講故事說書，這也是農民有興味的事體。這樣努力的結果，學校與社會的隔閡可以打破了。

照此辦法看去，我們可以斷定這樣的學校，一定會有結果的。培養出來的學生，止少有兩種好處：

一有能力。分別言之，有三種能力：A.勞作的能力。——我們却沒有勞作，不能勞作。B.智慧方面的能力。他們所學都是眞學問；自己學，自己做，而得的眞學問。——我們注入的教授得到的學問，怕不是眞學問；有了的智慧，也是假智慧。C.作團體社會生活的能力。這就是指他們的自治與學生分任校務。——我們呢，師生分作兩級，治者與被治者，這是不能發展作社會生活的能力的。

二有合理的生活。因爲他們的生活很平民化，這都是他們不同於我們的地方。我們啊！無能力又不平民化，不能做事又要享貴族生活。——社會的病痛是學校制度給與社會的病痛！

我參觀了曉莊學校，引起很多的興趣；不知我們同事同學大家有沒有高興和心願來改造我們的學校？在李主席回來之後，如果我不得離開本校，我也打算和大家商量這件事。現在這期間內，且請大家多

想一想。

今後一中改造之方向 十七年在廣州省立第一中學講演

自從十一月六日和大家談話之後，今天又是十二月二十四了；不知不覺的過了五十多天。在這樣長久的時間當中，我對于學校的事務，既不曾積極的進行，也不曾交還把教育廳另委人接辦；却完全在一個等待之中，毫無一點辦法。擔誤諸君狠多的時光，我覺得狠對不住。不過我並非願意如此，也不是沒有注意到這一點，實在是因爲事實上有不能在一時就能決定一個辦法的困難，這是要請同事和同學們原諒的。

在上次的談話，曾經講過要待李主席回來之後，纔能解決究竟是我繼續來辦一中，或者我要到北方去，請教育廳另委人來辦的這個問題。到得現在，纔決定還是由我來負責辦一中的辦法了。大概從此刻到明年的年底，除非是有特別的原因和情形——如政府要另委他人來

辦的話，在我本人，一定能負這一年的責任。雖說在這個期間以內，也許要到北方去一次；但是現在還不去，並且也不打算去得很久。所以在我這方面，是決定至少可以做到明年年底爲止的。

在我決定了擔任一中的事務以後，就去求教育財政兩廳的同意來幫助我們作。在教廳方面，我請求容許我們有作新試驗的自由，卽許我們拿與其他學校不同的辦法來改造一中。這已經得了教育廳同意；並且還希望我們這個新試驗成功，使其他的學校將來好效法。至于財政廳方面，就是請求發給暑假裡所呈請的各項臨時費，並且從一月份起，照十七年度的新預算發每月的經費，這也得了財政廳的允許了。照這樣看，我們做事的機會和方便，可以算是都已齊全；此後就祇儘我們自己的努力去改造，以求不辜負這種好的機會了。

在上次的談話裏，說過兩件事：第一，是對于現在自己的辦法，

覺得不滿意，以致心裡不安；第二，是對于別人的完善辦法，很覺得羡慕，而願意來效法；所以我不留在一中則已，留此即要謀一中的改造，這是一定不易的。我想在這兩三天內，搬到學校裏來住，把我想要怎樣改造一中的意見，來和大家商量，並且徵求大家的意見，共同商量去做。

我們要改造我們的學校，是已經決定了。不過要學南京曉莊學校的方法，則亦不能；並且也有些不能去學的地方：像學生每天要到田裡去做農這件事，在我們就不能做，因爲他們是鄉村教育，而我們的就不是；又如他們有所謂中心小學中心幼稚園等等，他們的師範學生就由這中心小學中心幼稚園去求學問，這在我們也難于做到，因爲他們完全是師範教育，我們雖說有一師範班，但就全體而言，究竟不是師範學校。跟這一類相關的事，還有很多，大概都是我們難于做到的

。再有一層，他們的學校不大，師範學生只有七八十人，指導員也不過十幾個人，而我們的學校，就要大得多了，學生也要多六七倍，當然有很多的辦法，在他們是和宜，而我們卻不能適用。不過他們的用意和我們的很相近，我們可以採取他們的意思，至于辦法，就要由我們自己出了。

現在我想提出自己的根本主張，希望大家的瞭解。我根本的主張，是要學生拿出他們的心思耳目手足的力量，來實做他們自己的生活。不一定是他們個人的，就是團體的，也要由他們自己去管理，去親身經歷。總要他們用他們自己的心思才力，去求他們自己所需要的知識學問。我們很不滿意于現代手足不勤心思不用的教育。差不多現在學校裏一切的事情，都是要學生不要操心，而由別人替他們預備好——吃的飯菜，有廚子替他預備；日常的雜務，有聽差替他預備；一切

的校務，都有職員替他照料；所有的功課，都由教員預備好了來講給他聽；校內的秩序，也都由學校管理人來維持。總而言之，現在的學生，只站在一個被動和受用的地位；好像把學生時代，看做是人生一個短期的預備時代，是專門讀書的時代，不是做任何事情的時代。以爲像這樣有別人替他把什麼事都預備妥貼，他就可以專心讀書；但是所得的結果却完全不然，不僅是他的書不能讀好，學問不能求得，並且還把他變成一個不能做事的廢物。教育的本意，是要把人們養成有本領有能力；如果要使一個人有本領有能力，就非發展他的耳目心思手足不可。要能夠用這些耳目心思手足來做事，纔算得是有能力有本領；要是一個人始終不用他的耳目心思手足，他就始終不能夠有能力。反之，如果他能夠常常用他的耳目心思手足，一旦遇到一個問題，他就立刻可以把他解決，不致茫然，也不得慌張，總能夠尋出一個應

付的法子；對於無論什麼事情，他自己纔能夠做得來。現在我所想要改革的幾點，大都是由這個根本主張來的。今晚我就把這幾點，請把大家聽聽；不過這只是我個人的意見，還不是已經確定的辦法。

第一：要廢除或者極力減少校內的雜役。對于這件事，最好是能夠完全廢除；如果在事實上或者不能做到——比如一定要個號房來傳達和不能不用兩個送信的工人的例。我們就要力求減少，我們的目的，並不是在消極方面的要廢除或減少雜役，卻是要在積極方面使學生來做他們自己的事情；這就是剛纔所講手足要勤的意思。當然不僅是要學生做自己的零碎事；就是在我們教職員，也要自己做自己的事，來做學生的領導。聽說現在宿舍及教室裏的雜差，並沒有好多的事做；那末，在廢除之後，對於我們的同學，或者不至於有什麼不方便的地方。但是我們都希望學生對於照料自己一切的事情，以及整理宿舍

和教室，總要生出一種興趣來纔好；因此或者還能夠得到一個比用雜役做的時候要清潔要良好的結果。大凡我們不拘對什麼東西，能夠生出趣味，而願意動手去加以整理，這實在是個最要緊的問題，含得有極大的教育意義在裡面。還有一層，在廢除或者減少雜役之後，先生和學生都是自己做事；上次所說的我們自視要比聽差高一級的那種階級觀念，也可以因之除掉——這是第一點。

第二：要廢除或者減少校內的職員，而把許多公共的事情，交給學生去照料。如庶務方面教務方面以及其他的公共事情，我以為在相當範圍之內，都可由學生去做。在第一點所說的，是手足的勞動；在第二點，就要用心思，彷彿是要高點要細緻點的事情。

第三：廢除現在吃零飯和包飯的廚房制度，並且要改良這種廚房辦法。我的意思，是想把廚房加多；應該每一班有一班的廚房，而把

火食這個問題，讓各班學生自己去解決。或者是他們自己來做飯，或者他們僱人來做，都隨他們自己的意思。這種辦法，或者可以做到經濟點，至少總要比現在乾淨點，也一定要合自己的口味點。我很喜歡自己做飯做菜，我總覺得自己做的飯，比別人做的要香些，自己燒的菜，也要比別人燒的好吃些，我不曉得諸位有不有這種意思和經驗。

第四：廢除現在的貿易部西餐部以及洗衣部。這件事，我也想要學生自己來經營。或者組織一個消費協社，來代替貿易部；取消洗衣部之後，衣服就由各人來洗，如果還是要把別人洗的話，無論如何，我們總要由自己去監督和管理。我想照這樣辦，不但能夠得合自己的意思點，並且同時還能夠練習做事，要得許多的經驗呢。

第五：廢除現在把學生看做被治者而教職員是治者的辦法；總要想法使學生不只是站在被人家管理的地位，而改善這個分爲治者與被

治者兩種階級的教育。一個學校，應該和一個國家不同。在國家裡大家一律平等於法律之下；而在學校裡面，師長則應負有領導學生的責任。所以先生管學生本有相當理由，如曉莊師生共同立法共同守法未必全對。但學生純處於被治者地位實在防碍學生很大，不合教育道理；必須先生領導之義學生自治之義兼有。所以我希望在先生的領導中使學生自己能夠造成一種秩序並且能夠維持他們自己所造成的這種秩序，比如圖書館裡看書的規則：不要污壞書籍，不應高聲談笑而防碍別人的讀書，儘可以由同學自己來商量，定一個規約，經過先生的同意，就可以宣佈實行。如果有那個破壞這個公立的規約，就由大家來勸誡或者懲罰；這可以說是受羣的制裁，社會的制裁，而不是受上面一個人或者少數人的制裁了。在道德論上說起來，就彷彿是自律的意思，而不是他律。這不過是舉一個例；其他全校種種方面，都可以照

這樣由大家同立規約，共同來守這個規約。就是對于學業的勉勵，用功的督促，都能適用。可以效法曉莊學校，每週定個共公生活秩序表，各人自己再訂個每日工作表；也可以由教職員和學生組織一個考核股，每天來考察，看各人是不是按着自己所訂的當日工作表去做事。這個辦法，我以爲極好，我們學校裏可以照樣實行。

第六：廢除或減少——至少也要改良——現在講授課本的教授法。現在功課的科目分得很多，上課的鐘點也多——一時上堂，一時下堂；一時又上堂，一時又下堂。而每堂總是一面講一面聽，我覺得教師和同學，都要感覺得太苦。尤其是對於學生方面，太使他們居於被動的地位了。我們應該想個方法，使上堂的鐘點減少，而把自修的功夫加多加重。我以爲有好多的功課，若是由學生自己去看書，一定要比上堂由先生講課本，比較要方便，也要多得些益處。尤其是高中的

功課，大都只要在教師指導之下，由學生自己去找參考書，比較要好些。就是英文和數學大家認為要難點的課程，我記得從前讀書的時候，我和幾個同學自己做的，常常要比先生在教室裏講的快很多。像英文還只講到五十頁，而我們自己就已經讀到八十頁了；又像代數，先生還不曾講到二次方程式，而我們自己的算草，就已經演到二次方程式了。在英文和數學，都可以是這樣自己來做，至於其他功課，自然更要容易做了。像高中的社會問題世界進化史等等，如果自己肯用心讀書，就不上課，都能夠自己瞭解；不然，你就天天上課，所曉得的，只有先生在講堂上所講的，並且不能親切自得。在學校方面，對於聘請教員，當然也要特別注意；關于那幾種相聯的課程，至少也請一個學識很豐富的導師。像教育學心理學和教育心理等等，在課程裡，是分做幾項的，但是研究起來，都是互相關連；所以學校裏一定要聘

個對于那幾項有關係的課程方面有很豐富的學識的教員，來指導學生自己做研究的工夫。學校裡寧肯多出點薪金，如果限于經費，就不妨少請幾個。

以上六點意見，只可以說是對于現在的辦法加以改革；從第七點以下，纔表示積極方面的意向。

第七：想以一班做個小範圍，由各小範圍做他們自己的事。剛纔講過一班要有一個廚房，由那一班的學生自己去解決他們的火食問題。至于其他的教務庶務以及衛生方面的事，都可以由各小範圍自己商量去做。像這樣分開小範圍，就把許多的事情，在相當程度之下，都要容易做點；若不然，合全校的庶務教務在一處統理，事情太多，要學生來做，一則時間來不及，二則恐怕也難于勝任吧。這彷彿和政治上的聯邦制一樣——各自成個小範圍，做他們自己的事；中央只站在

監督的地位，做些統籌及照料的事情。是這樣注重小範圍，使學生過慣了團體生活，將來到社會裏做事，就要減少很多的困難——這是第七點。

第八：注重班主任制。我想把許多的事，都託付把班主任。在每一個小範圍裡面的秩序，以及庶務教務清潔各方面的事，都由學生自己去做；但是要班主任去領導他們，纔行。所以我想以後不要班主任擔任功課，然後纔可以專心去領導學生做生活上的事情。

第九：注重寫日記。每個學生每天都要寫日記，這日記就交把班主任；如此，班主任就可以知道學生日常所做的一切。並且從日記裏，還可以曉得學生學業上的程度。再有學生對于各種功課，有疑難的地方，也就可以去問他們的班主任；除非那個班主任對于某種功課不曉得，就沒有辦法去幫助他們。

第十：注重保護自己的身體。我覺得生理衞生，是極重要；我們應該明白身體的構造，也應該曉得照顧我們的飲食清潔和運動的方法。所以我想請我們的校醫住在學校裏，並且擔任生理衞生功課，來教給我們關于衞生上的知識。

我所想到要改造一中的辦法，大概是有上面的十點。但是還有一件，也不可不注意到的；有很多的學生，功課好，操行好，但是家境貧寒，沒有繳納學費的能力，我覺得我們應該想個辦法來救濟這個缺憾。我想分做兩方面來講：第一，如果那個學生的成績，到了某種優良程度，而他不能繳費時，學校裏應該免除他的繳納；不過要先由學校方面，定個章程，要合于我們所規定的學生，纔能享受這種權利。第二，有些學生雖說很用功，却因爲天資不高，能力有限，或者因疾病，缺課太多，使他的成績不能到我們所定的程度，而的確他是個好

學生，如果他不能繳費，我們就要大家幫他的忙，替他代繳學費。這個意見，是改革的十點以外的一點。

總括起來說一句，我們的根本主張，是要使學生用他們自己的心思耳目手足，來做他們自己生活上的事情。以上的十點，幾乎都是根據這個主張而來。不過適纔所講的一些辦法，不見得都能夠實行，也不見得就算完善；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起來研究這個問題，商量個妥善的具體辦法，但是總要不離開我們所定的方向纔行。

現在想分做兩步來進行這個改造：第一步，從明日起到寒假止，算是預備期，在這個時期內，我們只做預備的功夫；等我們有了充分的預備，到下學期開始，我們就要做第二步的實行功夫。在第一個時期內，我們只研究或討論要怎樣來改造；關于這一點，很希望得到我們同人和同學的意見，因爲無論對于那一樁事，總要集思，纔能廣益

，不過要請大家莫離開了我們的方向去研究。同學們有什麼意見，就請交把班主任，由班主任彙齊之後交把我；再由我們負責的人來討論，如果可以行得，我們無不採納。現在到放假，還有一個多月，大約在放假一一前，總能夠決定我們要改造一中的各項辦法；決定之後，就宣布出來，到明年開學就依照實行。如果同學中有不以我們這種辦法為然的，那就祇好請他自己明年轉學，我們決不能以多數遷就少數，這點要請同學們注意。

至於目前的辦法，是預備成立一個教務委員會，做一個對現狀負責整頓及對將來改造負責研究的機關，而把現在的教務處和總務處，同時廢除；從前屬於這兩處的職員，以後都放在委員會之下。在不曾改造以前，就是眼前的一個多月，關於現在一切教務的整頓，和將來要如何改造的預備，都由這委員會來負責任。委員會的人數，暫時想

設四個；除了我自己以外，還要請三位同人來幫我忙。我想請徐名鴻張傲知和黃艮庸三位先生擔任；以後無論對于那一方面的事情，都由這三位委員共同負相等的責任。如果各位有什麽事要詢問或者有商量，也就可以找三位裏面的無論那一位。並且把辦公處搬到二門兩邊從前衛中先生住過的房屋，諸位有事接洽，也要方便點。我自己也想要搬到學校裏來住，以便能够多和大家見面。今天所想講的話，大致就是如此。但是我極希望對於改造我們學校的問題，大家注意點，熱心點，常把這件事放在腦子裡盤旋，並且多用點心思，去想要如何的改造，大家多談論這件事，使改造的空氣，充滿於我們學校裡，那末，將來的結果，或者比較要圓滿些咧。

如何成功今天的我 十七年在廣州中山大學講演

在座各位：今天承中山大學哲學會請我來演講；中山大學是西南最高的研究學問的地方，我在此地演講，很是榮幸，大家的歡迎却不敢當。

今天預備講的題目很尋常，講出來深恐有負大家的一番盛意。本來題目就不好定，因爲這題目要用的字面很難確當。我想說的話是說明我從前如何求學，但求學這兩個字也不十分恰，不如說是來說明如何成功今天的我的好——大概我想說的話就是這些。

爲甚麼我要講這樣的一個題目呢？我講這個題目有兩點意義：

第一點，初次和大家見面，很想把自己介紹于諸位。如果諸位從來不曾聽過有我梁某這個人，我就用不着介紹，我們從新認識就好了。但是諸位已經聽見人家講過我；所聽的話，大都是些傳說，不足信

的，所以大家對于我的觀念，多半是出于誤會。我因爲不想大家有由誤會生出來對于我的一種我所不願意受的觀念，所以我想要說明我自己，解釋這些誤會，使大家能夠知道我的內容眞相。

第二點，今天是哲學系的同學請我來講演；並且還邊哲學系曾經要我來擔任功課之意甚殷，這個意思很不敢當，也很感謝；我今天想趁這個機會把我心裏認爲最要緊的話，對大家來講一講，算是對哲學系的同學一點貢獻。

一、我想先就第一點再伸說幾句：我所說大家對於我的誤會，是不知道爲甚麼把我看做一個國學家，一個佛學家，一個哲學家；不知道爲甚麼會有這許多的徽號，這許多想像和這許多的猜測！這許多的高等名堂，我殊不敢受。我老實對大家講一句：我**根本不是學問家**！**並且簡直不是講學問的人**，我**亦沒有法子講學問**！大家不要說我是甚

麼學問家！我是甚麼都沒有的人，實在無從講學問。不論是講那種學問，總要有一種求學問的工具：要西文通曉暢達才能求現代的學問；而研究現在的學問，又非有科學根柢不行。我只能勉強讀些西文書；科學的根柢更沒有。到現在我幾只是一個中學畢業生！說到國學，嚴格地說來，我中國字還沒認好。除了只費十幾天的工夫很匆率地翻閱一遍段注說文之外，對於文字學並無研究，所以在國學方面，求學的工具和根柢也沒有。中國的古書我通通沒有念過；大家以為我對於中國古書都很熟，其實我一句也沒有念，所以一句也不能背誦。如果我想引用一句古書，必定要翻書才行。從七八歲起即習ABC，但到現在也沒學好；至於中國的古書到了十幾歲時才找出來像看雜誌般的看過一回。所以，我實在不會講學問，不管是新的或舊的，而且連講學問的工具也沒有；那末，不單是不會講學問，簡直是沒法子講學問。

但是，爲甚麼緣故，不知不覺地竟讓大家誤會了以我爲一個學問家呢？此卽今天我想向大家解釋的。我想必要解釋這誤會，因爲學問家是假的，而誤會已經眞有了！所以今天向大家自白，讓大家能明白我是怎樣的人，眞是再好不過。這是申說第一點意義的。

二、（這是對哲學系的同學講的）在我看，一個大學裏開一個哲學系，招學生學哲學，三年五年畢業，天下最糟，無過於是！哲學系實在是誤人子弟！記得民國六年或七年（記不清是六年還是七年，總之十年以前的話）我在北京大學教書時，哲學系第一屆（或第二）畢業生因爲快要畢業，所以請了校長文科學長教員等開一個茶會，那時，文科學長陳獨秀曾說：「我很替諸位畢業的同學發愁。因爲國文系的同學畢業，我可以替他們寫介紹信，說某君國文很好請你用他；或如英文系的同學畢業時，我也可以寫介紹信說某君英文很好請你可以

用他；但哲學系畢業的却怎麼樣辦呢？所以我很替大家發愁！「大學的學生原是在乎深造於學問的，本來不在乎社會的應用的。他的話一半是笑話，自不很對；但有一點，就是學哲學一定沒有結果，這一點是眞的！學了幾年之後還是莫明其妙是眞的！所以我也不能不替哲學系的同學發愁！

哲學是個極奇怪的東西：一方。面。是。盡。人。應。該。學。之。學。，而在。他。一。方。面。却。又。不。是。盡。人。可。學。之。學。；雖說人人都應當學一點，然而又不是人人所能夠學得的。換句話講，就是。沒。有。哲。學。天。才。的。人。，便不。配。學。哲。學。；如果他要勉強去學，就學一輩子，也得不到一點結果。所以哲學這項學問，可以說是只少數人所能享的一種權利；是和藝術一樣全要靠天才纔能成功，却與科學完全殊途。因爲學科學的人，只要肯用功，多學點時候，總可學個大致不差；比如工程學，算是不易的功課，然而

除非是個傻子或者有神經病的人，就沒有辦法；不然，學上八年十年，總可以做個工程師。哲學就不像這樣，不僅要有天才，並且還要下功夫，纔有成功的希望；沒有天才，縱然肯下功夫，是不能做到，即算有天才不肯下功夫，也是不能成功。

如果大家問哲學何以如此特別，爲什麼既是盡人應學之學，同時又不是盡人可學之學的道理；這就因爲哲學所研究的問題，最近在眼前，却又是遠在極處——最究竟。北冰洋離我們遠，他比北冰洋更遠。如宇宙人生的問題，說他深遠，却明明是近在眼前。這些問題又最普遍，可以說是尋常到處遇得着；但是却又極特殊，因其最究竟。因其眼前普遍，所以人人都要問這問題，亦不可不問；但爲其深遠究竟，人人無法能問，實亦問不出結果。甚至一般人簡直無法去學哲學。大概宇宙人生本是巧妙之極，而一般人却是蠢笨之極；各在極端，當

然兩不相遇。既然根本沒有法子見面，又何能了解呢？你不巧妙，無論你怎樣想法子，一輩子也休想得到他那個巧妙；所以我說哲學，不是盡人可學的學問。有人以爲宇宙人生是神秘不可解，其實非也。有天才便可解；沒有天才便不可解。你有巧妙的頭腦，自然與宇宙的巧妙相契無言，莫逆於心；亦不以爲什麼神秘超絕。如果你沒有巧妙的頭腦，你就用不着去想要懂他，因爲你夠不上去解決他的問題。不像旁的學問，可以一天天求進步，只要有積累的功夫，對于那方面的知識，總可以增加；比如生理衞生物理化學天文地質各種科學，今天懂得一個問題，明天就可以去求解決一個新問題；而昨日的問題，今日就用不着再要去解決了。（不過愈解決問題，就也愈發見問題。）其他各種學問，大概都是只要去求解決後來的問題，不必再去研究從前已經解決了的問題；在哲學就不然，自始至終，總是在那些老問題上

盤旋。周秦希臘幾千年前所研究的問題，到現在還要來研究。如果說某種科學裏面也是要解決老問題的，那一定就是種很接近哲學的問題；不然，就決不會有這種現象。以此，有人說各種科學都有進步，獨哲學自古訖今不見進步。實則哲學上問題亦非總未得解決。不過科學上問題的解決可以擺出外面與人以共見；哲學問題的解決則存於主觀，不能與人以共見。古之人早都解決，而後之人仍不能不從頭追問起；古之人未嘗自閟其所得，而後之人不能資之以共喻；遂若總未解決耳。進步亦是有的，但不存於正面，而在負面，即指示「此路不通」是也。問題之正面解答，雖訖無定論；而其不可作如是觀，不可以是求之，則逐漸昭示於人。故哲學界裏，無成而有成，前人功夫卒不白費。

這樣一來，使哲學系的同學就為難了：哲學既是學不得的學問，

而諸位却已經上了這個當，進了哲學系，退不出來，又將怎樣辦呢？所以我就想來替大家想個方法補救。法子對不對，我不敢斷定，我只是想貢獻諸位這一點意思；諸位照我這個辦法去學哲學，雖或亦不容易成功，但也許成功。這個方法，就是我從前求學走的那條路，我講出來，讓大家去看是不是一條路，可不可以走得。

不過我在最初並沒有想要學哲學，連哲學這個名詞，還不曉得；更何從知道有治哲學的好方法？我但於不知不覺間走進這條路去的。我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自序中說：「我完全沒有想學哲學，但常常好用心思；等到後來向人家說起，他們方告訴我這便是哲學……」實是眞話。我不但從來未曾有一天動念想研究哲學，而且我根本未曾有一天動念想求學問。剛才已經很老實地說我不是個學問家，並且我沒有法子講學問。現在更說明我從開頭起始終沒有想講學問。我從十四

歲以後，心裏抱有一種意見，（此意見自不十分對）甚麼意見呢？就是鄙薄學問，很看不起有學問的人；因我當時很熱心想作事救國。那時是前清光緒年間，外國人要瓜分中國，我們要有亡國滅種的危險一類的話聽得很多；所以一心要救國，而以學問為不急之務。不但視學問為不急，並且認定學問與事功截然兩途。講學問便妨碍了作事，越有學問的人越沒用。這意見非常的堅決。實在當時之所謂學問亦確是有此情形；甚麼八股詞章，漢學，宋學…………對於國計民生的確有何用呢？又由我父親給我的影響亦甚大。先父最看得讀書人無用，雖他自己亦曾讀書中舉。他常常說，一個人如果讀書中了舉人，便快要成無用的人；更若中進士點翰林大概什九是廢物無能了。他是個太過尚實認真的人，差不多是個狹隘的實用主義者；每以有用無用，有益無益，衡量一切。我受了此種影響，光緒末年在北京的中學念書的時候

，對於教師教我的唐宋八家的古文頂不願意聽；講莊子齊物論，逍遙游……那末更頭痛。不但覺得無用無聊之討厭，更痛恨他賣弄聰明，故示玄妙，完全是騙人誤人的東西！當時尙未聞「文學」，「藝術」，「哲學」，……類的名堂；然而於這一類東西則大概都非常不喜歡。於哲學尤其嫌惡，却不料後來自己竟被人指目為哲學家！一直到十九二十歲還是這樣。

由此以後，這種錯誤觀念才漸漸以糾正而消沒了。但又覺不得空閒講學問；一直到今天，猶且如此。所謂不得空閒講學問，是甚麼意思呢？因為我心裏的問題太多，解決不了。凡聰明人於宇宙事物大抵均好生疑問，好致推究，但我的問題之多尙非此之謂。我的問題背後多半有較強厚的感情相督迫，亦可說我的問題多偏乎實際；（此我所以不是哲學家乃至不是學問家的根本原因）而問題是相引無窮的，心

理不免緊張而無暇豫。有時亦未嘗不想在優游恬靜中，從容地研究一點學問，却完全不能做到了。雖說今日我亦頗知尊重學問家，可惜我自己做不來。

從前薄學問而不為，後來又不暇治學問，而到今天竟然成功一個被人誤會為學問家的我。此中並無何奇巧，我只是在無意中走上一條路；走上了，就走不下來，只得一直走去；如是就走到這個易滋誤會（誤會是個學問家）的地方。其實亦只易滋誤會罷了；認真說，這便是做學問的方法麼？我不敢答。然而真學問的成功必有資於此，殆不妄乎。現在我就要來說明我這條路，做一點對於哲學系同學的貢獻。

我無意中走上的路是怎麼樣一條路呢？就是我不知為何特別好用心思。我不知道為甚麼便愛留心問題，——問題不知如何走上我心來，請他出去，他亦不出去。大約從我十四歲就好用心思到現在二十多

年這期間內，總有問題佔據在我的心裏。雖問題有轉變而前後非一，但半生中一時期都有一個問題沒法擺脫，由此問題移入彼問題，由前一時期進到後一時期。從起初到今天，常常在研究解決問題，而解決不完，心思之用亦欲能不能，只好由它如此。這就是我廿餘年來所走的一條路。

如果大家要問為甚麼好用心思？為甚麼會有問題？這是我很容易感覺到事理之矛盾，很容易感覺到沒有道理或有兩個以上的道理。當我覺出有兩個道理的時候，我即失了主見，便不知要那樣才好。眼前若有了兩個道理或多的道理，心中便沒了道理，很是不安，却又丟不開，如是就佔住了腦海。我自己回想當初為甚麼好用心思，大概就是由於我易有這樣感覺吧。如果大家想做哲學家，似乎便應該有這種感覺才得有希望。更放寬範圍說，或者許多學問都需要這個為起點呢。

以下分八層來說明我走的這條路：

（一）因爲肯用心思所以有主見。

對一個問題肯用心思，便對這問題自然有了主見，亦即是在自家有判別。記得有名的哲學家詹姆士(James)彷彿曾說過一句這樣的話：『哲學上的外行，總不是極端派』。這是說胸無主見的人無論對於什麼議論都點頭；人家這樣說他承認不錯，人家那樣說他亦相信有理。因他腦裏原是許多雜亂矛盾未經整理的東西。兩邊的話衝突不相容亦麻糊不覺，凡其人於哲學是外行的，一定如此。哲學家一定是極端的！甚麼是哲學的道理？就是偏見！有所見便想把這所見貫通於一切，而使成普遍的道理。固執於其所見而極端地排斥旁人的意見，不承認有二或二以上的道理。美其名曰主見亦可，斥之曰偏見亦可。實在豈但哲學家如此！何謂學問？有主見就是學問！遇一個問題到眼前來而茫然的便是沒有學問！學問不學

間，却不在讀書之多少。哲學系的同學，生在今日，可以說是不幸。因爲前頭的東洋西洋上古近代的哲學家太多了；那些讀不完的書，研尋不了的道理，很沉重地積壓在我們頭背上，不敢有絲毫的大胆量，不敢稍有主見。但如果這樣，終究是沒有辦法的。大家還要有主見才行。那末就勸大家不要爲前頭的哲學家嚇住，不要怕主見之不對而致不要主見。我們的主見也許是很淺薄，淺薄亦好，要知雖淺薄也還是我的。許多哲學家的哲學也很淺，就因爲淺便行了。James的哲學很淺，淺所以就行了！胡適之先生的更淺，亦很行。因爲這是他自己的，縱然不高深，却是心得，而親切有味。所以說出來便能夠動人；能動人就行了！他就能成他一派。大家不行，就是因爲大家不能淺薄。

（二）有主見乃感覺出旁人意見與我兩樣。要自己有了主見，才得有自己；有自己，才得有旁人——才發覺得前後左右都有種種

與我意見不同的人存。這個時候，你才感覺到種種衝突，種種矛盾，種種沒有道理，又種種都是道理。於是就非謀一個解決不可。**於是就不得不有第二步的用心思**。

學問是什麼？學問就是**學着認識問題**。沒有學問的人並非肚裏沒有道理，腦裏沒有理論，而是**心裏沒有問題**。要知必先看見問題，其次乃是求解答；問題且無，解決問題更何能說到。然而非能解決問題，不算有學問。我爲現在哲學系同學諸君所最發愁的，便是將古今中外的哲學都學了；**道理有了一大堆**，**問題却沒有一個**。簡直成了莫可奈何的絕物。要求救治之方，只有自己先有主見，感覺出旁人意見與我兩樣，而觸處皆是問題；儼然於道理之難言，旣不甘隨便跟着人家說，尤不敢輕以自信；求學問的生機才有了。

（三）此後**看書聽話乃能得益**。　大約自此以後乃可算會讀書

了。前人的主張，今人的言論，皆不致輕易放過，稍有與自己不同處，便知注意。而凡於其自己所見愈親切者，於旁人意見所在愈隔膜。不同，非求解決歸一不可；隔膜，非求了解他不可。於是古人今人所曾用過的心思，我乃能發見而得到，以融取而收歸於自己。所以最初的一點主見便是以後大學問的萌芽。從這點萌芽才可以吸收滋養料；而亦隨在都有滋養料可得。有此萌芽向上才可以生枝發葉，向下才可以入土生根，待得上邊枝葉扶疏，下邊根深蒂固，學問便成了。總之，必如此才會用心，會用心才會讀書；不然，讀書也沒中用處。現在可以告訴大家一個看人會讀書不會讀書的方法：會讀書的人說話時，他要說他自己的話，不堆砌名詞，亦無事旁徵博引。反之，一篇文裏引書越多的一定越不會讀書。試翻開科學與人生觀一看，張君勱先生的兩篇，發揮自家主張而偏引了許多西洋哲學家的話來帮襯，以致多

過了自家正文。不客氣的話，這便不會讀書。何必引人家的話呢？是不是用你自己的話還說得清楚通透一點呢？

（四）學然後知不足。

古人說學然後知不足，眞是不錯。祇怕你不用心，用心之後就自知虛心了。自己當初一點見解之浮淺不足以解決問題，到此時才知道了。問題之不可輕談，前人所見之高過我，天地間事理爲我未及知者之儘多，乃打下了一向的粗心浮氣。所以學問之進，不獨見解有進境，遂有修正，遂有鍛鍊；而心思頭腦亦鍛鍊得精密了，心氣態度亦鍛鍊得謙虛了。而每度頭腦態度之鍛鍊又皆還而於其見解之長進有至大關係。換言之，心虛思密實是求學的必要條件。學哲學最不好的毛病是說自家都懂。問你，柏拉圖懂嗎？懂。佛家懂嗎？懂。儒家懂嗎？懂。老子，陽明也懂；康德，羅素，柏格森……全懂得。說起來都像自家熟人一般。一按其實，則他還是他

未經鍛鍊的思想見地；雖讀書，未曾受益。凡前人心思曲折，經驗積累，所以遺我後人者乃一無所承領，而貧薄必初。遇着問題，打起仗來，於前人輕致反對者固屬隔膜可笑，而自謂宗主前人者亦初無所窺。此我們於那年科學與人生觀的論戰，所以有大家太不愛讀書，太不會讀書之歎也。而病源都在不虛心，自以為沒什麼不懂得的。殊不知，你若當真懂得柏拉圖，你就等於柏拉圖。若自柏拉圖，佛孔以訖羅素柏格森數理生物之學都懂而兼通了；那麼，一定更要高過一切古今中外的大哲了！所以我勸同學諸君，對於前人之學總要存一我不懂之意。人問柏拉圖，你懂嗎？不懂。柏格森懂嗎？不懂。陽明懂嗎？不懂。這樣就好了。從自己覺得不懂，就可以除去一切浮見，完全虛心先求了解他；這樣，書一定被你讀到了。

我們翻開科學與人生觀之論戰一看，又可以覺到一種毛病；甚麼

毛病呢？科學派說反科學派所持見解不過如何如何；其實並不如此。因為他自己頭腦單簡，却說人家頭腦單簡；人家並不如此粗淺，如此不通，而他看成人是這樣。他以為你們總不出乎此。於是他就從這裏來下批評攻擊。可以說是有意無意的栽贓。我從來的脾氣與此相反。從來遇着不同的意見思想，我總疑心他比我高。疑心他必有為我所未及的聞見在；不然，他何以不和我作同樣判斷呢？疑心他必有精思深悟過乎我；不然，何我所見如此而他乃如彼？我原是聞見最不廣，知識最不夠的人。聰明穎悟，自己看是在中人以上；然以視前人則遠不逮，并世中高過我者亦儘多。與其說我是心虛，不如說我膽虛較為近實。然由此不敢輕量人，而人乃莫不賚我益。因此我有兩句話希望大家常常存記在心。第一，「擔心他的出乎我之外」第二，「擔心我的出乎他之下」。有這擔心，一定可以學得上進。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這

本書就為了上面我那兩句話而產生的。我二十歲的時候，先走入佛家的思想，後來又走到儒家的思想。因為自己非常擔心的原故，不但人家對佛家儒家的批評不能當做不看見；並且自己留心去尋看有多少對我的批評。總不敢自以為高明，而生恐怕是人家的道理對。因此要想方法了解西洋的道理，探求到根本，而謀一個解決。造自己得到解決，便想把自己如何解決的拿出來給大家看，此即寫那本書之由也。

（五）由淺入深便能以簡御繁。　歸納起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四點，就是常常要有主見，常常看出問題，常常虛心求解決。這樣一步一步的牽涉越多，範圍越廣，辨察愈密，追究愈深。這時候零碎的知識，段片的見解都沒有了；在心裏全是一貫的系統整個的組織。如此，就可以算成功了。到了這時候，才能以簡御繁，才可以學問多而不覺得多。凡有系統的思想，在心裡都很簡單，彷彿只有一兩句話。

凡是大哲學家皆沒有許多話說，總不過一兩句。很複雜很沉重的宇宙，在他手心裏是異常輕鬆的——所謂舉重若輕。學問家如說肩背上負着多沉重的學問，那是不對的；如說當初覺得有甚麼，現在才曉得原來沒有甚麼，那就對了。其實，直彷彿沒話可講。對於道理越看得明透越覺得無甚話可說；還是一點不說的好。心理明白，口裡講不出來。反過來說，學問淺的人說話愈多，思想不淸楚的人名詞越多。把一個沒有學問的人看見眞要被他嚇壞！其實道理明透了，名詞便可用，可不用，或隨意拾用。

（六）是眞學問便有受用。有受用沒受用仍就在能不能解決問題。這時對於一切異說雜見都沒有搖惑，而身心通泰，怡然有以自得。如果外面或裏面還有擺着解決不了的問題，那學問必是沒到家。所以沒有問題，因爲他學問已經通了。因其有得於己，故學問可完全

隨自己運用。假學問的人，學問在他的手裡完全不會用。比方學武術的十八般武藝都學會了，表演起來五花八門很像個樣。等到打仗對敵，叫他輪刀上陣，卻拿出來的不是那個，而是一些幼稚的拙笨的，甚至本能的反射運動。或應付不了，跑回來搬請老師。這種情形在學術界裏，多可看見。可惜一套武藝都白學了。

（七）**旁人得失長短一望而知**。　這時候學問過程裏面的甘苦都嘗過了；再看旁人的見解主張，其中得失長短都能夠看出來。這個淺薄，那個到家，這個是什麼分數，那個是什麼程度，都知道得很清楚；因爲自己從前皆曾翻過身來，一切的深淺精粗的層次都經過。

（八）**自己說出話來精巧透闢**。　每一句話都非常的晶亮透闢，因爲這時心裡沒有一點不透的了。此思精理熟之象也。

現在把上面的話結束起來。如果大家按照我的方法去做工夫，雖

天分較低的人，也不致於全無結果。蓋學至於高明之域，誠不能不賴有高明之資。然但得心思剴切事理，而循此以求，不急不懈，持之以恆者，則祛俗解蔽，未嘗不可積漸以進。而所謂高明正無奧義可言，亦不過俗祛蔽解之眞到家者耳。此理，前人早開掘出以遺我，第苦後人不能領取。誠循此路，必能取益；能取益古人則亦庶幾矣。

至於我個人，於學問實說不上。上述八層，前四層誠然是我用功的路徑；後四層，往最好裏說，亦不過庶幾望見之耳。——只是望見，非能實有諸己。少時妄想作事立功而菲薄學問；二三十歲稍有深思，亦殊草率；近年問題益轉入實際的具體的國家社會問題上來，心思之用又別有在，若不如是不得心安者。後此不知如何，終恐草草負此生耳。

末了，我要向諸位鄭重聲明的：我始終不是學問中人，也不是事

動中人；我想了許久，我是甚麼人？我大概是問題中人！

北游所見紀略

十八年見村治月刊第四期

兩個多月以前，我從廣州出來，北上游歷考查各地的鄉村改進運動。沿滬寧，平浦而到河北，山西。雖則經過了這麽幾個地帶，而其實所看見的亦不過兩三個地方，爲期亦不過一個月。每每朋友見面，便要問起究竟看見了些什麽？對於所見有何感想或批評？說到在各處之所見，我是說不得詳細的。如果要問，則有隨同我北來考查的幾個朋友——馮炳奎，周用，馬績健，倫國平，楊逐良——可以他們隨見隨記的舉出奉告。我是半點沒記。說到對於所見者有何意見批評，則在我誠然有一些，不過亦還不能隨便發表，並且亦無盡情說出的需要。所以在這裏，我只能就所見粗略的說兩句，就我們意見中緊要處簡括地提一提。

總說起來，我們所看只算有三處：一處是江蘇崑山安亭鄉徐公僑

；一處是河北定縣翟城村；一處是山西的太原，清源，汾陽，介休，趙城各縣。在山西所看的是山西所行的村政，所以雖有幾個縣分却不妨統說作山西一處。在定縣翟城村所看的：一是翟城村二三十年來的自治；一是平民教育促進總會近幾年來所作的華北試驗工作。因此定縣翟城村雖則一處地方，而翻可作為兩事看亦好。在崑山徐公橋所看的是中華職業教育社在那裏所辦鄉村改進事業。我們現在先從崑山說起，再及河北，山西。

一、崑山之所見

我們從廣州到上海後之某日卽承黃任之江問漁兩先生領導赴崑山安亭鄉之徐公橋地方去看。在滬寧路之安亭站下車，步行到安亭，再由安亭步行到徐公橋，總有六七里路。路修得尚不壞，彷彿記得黃先生告訴我們，從安亭到徐公橋之一段，是職業教育社與本地方人合力

修築的，各出一半的錢。順路走到徐公橋時，就先看見了一座新房，就是這徐公橋鄉村事業改進會的辦公處所。其內容是一間較大之會場，西邊再進去是兩間辦公房，客廳等。而這村的小學校亦就在這後面一排新房內。大概他們很注意在幫助農民作農村改進的進行中，要與這村的學校合作；在將來農村自己能走上改進路子時，要以這村的學校作改進運動的中心。——從鄉村教育來行鄉村改進的功夫。這或者是學校校址與村中辦公處所相聯，學校教員先生參預辦理村中公務，而為改進會一職員的道理了。這座新房彷彿記得亦是職業教育社出千餘元的建築費，而本地方所出不過佔三分之一。在這裏辦事的人有兩位（或一位？）是職業教育社聘請來的，其薪金由社支給。會中的全組織分部甚多，有總務，宣傳，教育，農藝，衛生，建設，娛樂等好多部。每部尚有分股，職員頗不少。不過大部分職員是本村人，亦無

須天天以多少時間常在辦事。其常在辦事而發動指使的似祇一位楊先生，——職業教育社所聘請的。在村西有小農藝試驗地——彷彿只得一二畝光景——歸楊先生主持。他們所要作的事很多，彷彿聽說有二十幾項，總其大要，大概是要農村有組織，農民有自治能力，農村經濟改進，農業改進，文化增進，一般生活之改善等等。農業改進上似作了一點種子改良除病害等之試驗與宣傳。農民經濟似曾辦過一次農民貸款，並將進行信用合作。文化增進則有種種的社會教育，如平民學校，通俗圖書館之類。其他於衛生娛樂等方面亦有些進行，我記不清楚。

當我們從徐公橋回安亭車站預備搭車回上海的時候，黃江兩先生就討問我的批評意見。我就先要請教他們，爲什麼職業教育社忽爾來作鄉村改進運動？因爲據我們所聞，他們職業教育當初差不多都是些

藝徒教育或店員教育之類哩。黃江兩先生回答我，彷彿是這樣說：我們提倡職業教育之初，誠然多着眼在都市工商業；但後來我們曉得在中國這樣國家而談職業教育應當以農業為主要。却是我們同時又看到從來的農業教育是完全失敗的。——新式農業在中國始終只是一種學校的講習，數十年之久不能影響到舊有農業上去。農業學校學生畢業出來更是不中用。他們不肯下到鄉村去耕地，亦沒有人敢來請教他。所以我們不想再蹈此覆轍，非改換一個方向不可。我們不去培養什麼新農業人才，而我們去養成新農民。新農民的養成自然不是將農民抽出到農村外可以去訓練養成的。——祇有到農村裏面去訓練養成他。我們要以新農業推行普及到農村，而農村經濟農村自治亦都是相連不可分的。於是我們的職業教育中之農業教育就變成到農村裏去作一種整個農村改進運動了。這些話敘述的對不對，殊不敢定，因我記憶力

是不大佳的。言責歸我敘述者去負好了。

我在聽過他們兩位的解釋之後，我略略說出點我的感想與批評。

我說我看到提倡職業教育的同人回轉眼光視線到農業上，到農村上，而一向的職業教育運動轉變成功一種鄉村改進運動，或農民運動，是令我非常愉快高興的。因我自己近年來從一種覺悟，亦迴其兩眼視線於這一方面來，大家彼此的注意着眼所在相接近到一處了。但諸位先生的作法我不無懷疑。我不懷疑諸先生所作的無結果，我懷疑將來結果怕不是。諸位先生這般用精神用氣力來作，（據說黃江諸公每週必來此視察商酌一切）效果安得無有？例如露天識字，平民夜校之作法自必增進一些農民的知識；農業改良農村經濟之改進等自必都有些成績效果，亦是不待言的。但以全國之大，數十萬農村之多，（職業教育社出版之農村教育叢輯，有每縣三四十村，全國七八萬農村的算法，

殊爲笑話，大約加三倍算，差不多了。）以這般人才錢財一概倒貼進去的作法，其人其錢將求之於那裏？若說作完一處，再作一處，並希望別人聞風興起，却怕中國民族的命運等不得那許久呢！這都且在其次；最緊要的是照此作法不是解決問題，而是避開問題了。因爲我們要作農村改進運動時，所最感困難的問題：一就是村中無人，一就是村中無錢。要有點知識能力的人回到鄉村工作，村中亦無錢養活他。即能養他了，亦無錢去辦種種的事。照此徐公橋的作法，人是外面聘請來的；他的生活費是外面貼給的；辦公所是外面貼錢修建的；道路是外面貼錢修築的；教育等事亦是外面貼錢舉辦的；困難雖沒有了，問題却並未解決——避開問題了。尤其應當明白知道的，我們作農村改進運動並不是什麼辦新村模範村的那一路理想派。我們不是從遠處的理想而發動，而是從眼前的問題而發動的。眼前的問題是農村的一

貧」與「陋」，更加以近二十年急劇的凋敝。換句話說，我們的目的原是在解決一個「錢」問題，一個「人」問題。不但在我們進行中所感到工具上的困難在此，並且我們最初的問題亦初不外此。不敢逼視我們的問題，堅忍勇猛地在此死中求活，而想躲閃逃避，或偷工省力，縱有結果，其結果不是了。最顯著的弊病就是一旦諸位先生不在此地辦，而移到另外一處去了；此地人士大概不能繼續向前進行。雖然我很知道諸先生是不屑辦新村模範村的，（黃先生很談說首都慕款辦勞工新村的笑話）雖然我很知道諸先生亦曾照顧到：關於人才必以取才本地為原則；關於錢財必以本地富力將來自能負擔為原則。而且極想在此協助他的期間，增進他的富力。然而照此徐公橋的作法，其落入歧途是顯明的了。而其所以非落入歧途不可者，就因為諸位是教育家的原故。站在教育家的立場，秉着教育家的態度，當辦學堂一樣的辦

，那有不如此的呢？說到增進富力，以我看亦怕是細末的很。——總之產業絕不是這樣所可望開發的。產業不能開發，則其他問題都得不到解決。——貧的問題不解決，則陋的問題不得解決。換言之，產業發達，文化始能增進；若單從教育上文化上作功夫，都不免枉用心力。

我嘗時很不客氣的說出這許多話，黃江兩先生似乎亦不以為非，並且對我批評之點亦未嘗沒有感到。「然而不如此又將如何」？「還有什麼高妙的法子麼」？當然，單就辦教育說，與其辦一間學校，是不如辦這個事，我頗承認的。大概我與諸公不同之點：諸位是在現狀下盡點心，作些應作的事；而我則要以「中國」這個大問題，在這裏討個究竟解決。自然，我的用心有未易舉似諸公的了。

二、定縣及翟城村之所見

我們由濟寧將循津浦路，先到北平。預備在北平訪着米迪剛米階平兩先生——翟城村自治事業的創辦人——請他們領導去看他們的鄉村事業。兩米先生是舊熟人，他們的翟城村亦是早聽說過的，而近年來平民教育促進會選取定縣為華北試驗區，特別從翟城入手，則以我近年不在北方未曾留心聽到。到北平後，得知此事，自然更加高興，願意去參觀請教。某日先承馮梯霞陳得山兩先生招待，到石駙馬大街他們會裏面，參觀他們的工作，並承說明一切。我才曉得國內教育界的新趨勢，不但南京曉莊師範倡導鄉村教育，倡導着鄉村改進運動；而一向作職業教育運動的，轉變成整個的鄉村改進運動；而一向作平民教育運動的教育家亦轉其視線於鄉村，於農民，而來作整個的鄉村改進運動了。據我們從前所聞，平民教育只是一種平民識字運動，何以轉變成鄉村改進運動呢？彷彿聽陳馮諸先生的說明，大概是這樣

：平民教育運動在原初誠然只是單純一種成人識字運動，尤且是多在都會地方提倡。但我們後來覺察單純作識字運動是不行的，而且中國不識字的平民大多數在鄉村而非都市。我們每在一個地方鼓吹識字運動時，很容易招致許多人的同情，作出大規模熱烈的遊行表示。來願求識字的一時可有許多人。但不久人數漸漸減少；大概開首一千人，末後能卒業的不過二百人。雖然我們每天不過要他們只挪出一點鐘的功夫，極力想不妨礙他們的作事或生業；徐績的期間不過四個月，極力想避免他們或有的困難與減少他們的不耐煩。然而在興趣與需要上，似乎總不能使他們有卒業的忍耐與努力，即此能卒業的二百人，亦很難由此得什麼效用。每每因不常應用，而把所識的字忘掉了。本來文字符號是勞心的人所需用的，而勞力者較不需要。然在都會中的勞力者其接觸文字的機會較多，需用之時亦還有；若鄉下種地的人其接

觸文字的機會，需用文字的時候可云太少太少。而在中國不談平民教育則已，談平民教育便當先的是鄉間大多數的農民。於是單純識字運動在平民教育裏面的不夠與不行更明白了。大約中國社會的缺欠是整個的文化低陋；每個人的缺欠是整個的程度能力不足。單純識字運動既不足為補救；而且遺却其他方面，為片面的識字運動亦實在無法可行。因此一面掉轉方向到鄉間農民身上，一面擴充平民教育的內容，統括了文藝教育生計教育公民教育三項為一整平民教育。農民的生計教育，即是農業的改進；農民的公民教育，即是農村組織起來，預備農村自治。於是平民教育運動到鄉村去，就成了整個的鄉村改進運動了。

以上所敘述者，不知合不合陳傿諸先生原來所說的話。如果有些出入，那就算我替下的解釋好了。

在石駙馬大街聚會的第二天，我們就同馮先生到定縣去。因爲平民教育會選定縣爲試驗區，所以他們的工作人員大半在定縣。馮先生是農學家，是主管他們會中生計教育方面（農業改良）的人，好像又兼主管此試驗區。所以馮先生以駐定縣爲當，而來北平爲暫的。他們的辦事所在，以前就設在翟城村，最近方移到定縣城內。米迪剛先生本要陪我們來的，因有馮先生作嚮導，而他兄弟米階平先生又現在翟城，可以招待我們，所以沒來。我們在平漢路的定縣車站下車，即換乘騾車到定縣城，宿平教會所內。我的記性是太不佳，要我敘述平教會內部組織及在定縣所進行各工作，怕不免有錯誤。好在他們的表冊暨出版物索閱不難，而現在到定縣參觀的人亦甚多，亦無須我來仔細正確的紀述了。照我記憶所及，彷彿在從前的考棚，現在的會址內，其東院一部分是作社會調查工作的；其西院一部分是辦文藝教育方面

計畫推行諸事的；其南院即外院則有農具改良的工場。主持社會調查工作的是李景漢先生；主持文藝教育之計畫研究的是賴純伯（？）先生——這先生是我們朋友的朋友，而且曾有數面之雅，但姓名竟記不眞，眞是該打。主持農具改良的某先生，彷彿是北平師範大學教授，未在定縣；在那裏工作者是其學生某君。這三部分工作據我們所看見的，暨李先生賴先生某君所指敎說明的，都很使我們滿意。農具改良方面，如改良之播種具，改良之耙，改良之汲水具等等，都比舊具巧妙，增多效用與效率，而每具製造所費亦不大。在我們想這種新農具是很容易推行的。賴先生所主持的事極見出富於研究的精神。李先生的社會調查則尙實，認眞，耐煩；其一段精神，尤其令人衷心讚服。

我們第二天就同馮先生到翟城村。在那裏會着米階平先生，暨本村村長副，小學校長敎員，平敎會辦事各先生。在翟城之所見應當分

開說：一面是翟城固有的自治事業；一面是平教會在那裏的工作。既到翟城，先說翟城所固有的。翟城事業自迪剛階平之尊翁老先生提倡，以及迪剛階平兩位的主持創辦已有二三十年歷史。其已往所辦之事具見翟城村一書，此不多詳。以我們現在所見，翟城所負模範村之名是可以相許的。他村中三百幾十戶人家，據平教會很精細的調查，幾乎家家都有農家的副業，如紡紗織布種種。因此「家給人足」的一句老話，頗有此景象。雖然米階平先生對我們說，他村中織的布同高陽布是一樣，但遠不如高陽的發達。因爲于鐵路上未付想出辦法，所以獨讓高陽發大財。然而似此由勤勞差得溫飽，亦就滿意之極，難得之至了。他村中似乎是兩千上下的人口；不單學齡兒童都在入學，並且成人（婦女在內）亦沒有幾個不識字的了。——這一點更是難得之至。在村中心有一間村公所，常住在內的有一位書記。——每月薪金八

元，(吃飯在內)是考取的本村人。村中編制，以前分街，街有街長。現在按照河北省政府所頒下的辦法，分鄰分閭，比較以前加密。村長本年原選的是迪剛先生，而由另一米先生(年紀頗長且任村長副多年)代理；村副有兩位——一位似姓秦。於村長副之外，更有一村政委員會。此則非省政府頒行章制所有。村政委員會彷彿是五個人，除村長副等四人外，米階平先生以本村自治創辦人資格加入，並被推為主席。在村委員會章程上，彷彿是說，仿照國民政府訓政之意以村政委員會訓導本村之自治。村中所辦之事其主要者為兩所學校：一男校，一女校。村中一年公款出入彷彿是一千六百餘元；——其支出之大部分即兩校經費。此千六百元之收入，有四百元為省中自民國四年(？)以來所確定之辦模範村的津貼，其餘則為村中公產之息入。故村中舉辦公益自治事項，並不向村民有所徵斂。所謂公產彷彿是廟產及迎神

賽會等錢之改充。有一因利錢局爲存放公款及其經理之所。信用合作事尙未辦，但此錢局亦可貸款，其利息照本地常率（彷彿只一分多）。購買合作則歷年有購賣棉種一事，由因利錢局墊款購來，當下分給各家，收回原價。現在正將進行種樹造林，——彷彿是利用村中一塊公地。翟城十數年來倡辦鑿井是最有名的，彷彿村內外有一百多口井。平均兩三家有一口。全定縣都大鑿其井，其數記不淸。所以極易旱荒的大陸地方，可以不怕旱，農產量爲之大增。

平敎總會與翟城村之間彼此有許多互相協助之處。在平民敎育之推行上，社會調查之辦理上，平敎總會自然得力於翟城風氣之開通，自治之組織不少；而現在之翟城亦得平敎會帮忙不少。翟城自治之公職人員似是有一兩位兼擔平敎會之職務，在平敎會支薪。——例如男高小校長米格如先生便是其一。又如平敎會在翟城村內辦得一特別訓

練學校（其名稱記不得），是對於年富力強有高小畢業程度，而居鄉務農之本村村民，給以一種訓練，備作村中自治之後起人才。此其用意實非常之好的，我相信這於翟城村前途有很大幫助。平教會在翟城的工作，一部是平民教育的推行，一部是辦理社會調查，而在翟城西數里路更有一農業及牧畜改良試驗之農場。在定縣城內我已參觀過幾間平民學校，在翟城又參觀兩處，復於離翟城時繞道東亭鄉參觀一處。殊自慚愧，我們沒留心研究，所以批評不上來。似乎覺得還好。社會調查確乎仔細認真而且得法。——祇是覺得好罷了，其實亦是外行。農場所試驗而推行的工作有棉花選種及防除穀類病害等。牧場養的有羊，有猪，有雞。養羊所費無多，而羊奶可以養人；於老年人及小孩有滋養之益。彷彿說一羊一天可得一斤多奶。養猪預備傳種；——此種飼料不加而體肉發長甚快。養雞是生蛋多而且大，據說其利頗厚

。我們還去看過一個「表證農家」。所謂表證農家，卽是平教會以其試驗所得一種可靠的新法，（例如新棉種或除病害藥粉或養某種羊某種雞之類）教給一家農民，囑其照法去作，而與之相約，當其試行之後，如果有利歸此農家，賠錢則會中償給。如此則許多農家自能看到有利，而仿行。表證二字似是表演證明之意。這種表證辦法，大概要算很好的宣傳推廣方法了。平民學校之爲平教會設置者均亦稱表證平校（？）；蓋亦希望各本地人士照此仿辦而不欲由會中一手包攬也。聽說定縣各鄉區自動仿辦之平校爲數甚多；遠多過會中所設。

要問我對翟城村有何批評，則我亦可約略說兩點。我於翟城現行的自治組織覺得不大合適。然我於其不合之點及如何才對，均不能在此時去說；——請俟異日。又其村中公務開支不向村民徵取一錢，而一出於公產，自一面說去頗好，一面說去又不好。照我從來理想的擬

議。，鄉村自治一切公務經費原以不取徵斂攤派方法爲最妙。但是公產總有限；又村人於公產易看得與己不相干；而因經費不出自己身上，對於公務亦易漠視不管；故不好也。（自治經費由何而出爲好亦非此時所能談）又村中年受省裏的津貼四百元，及米格如先生等借着平教會的薪給乃得回鄉擔任公職，均非常法。我此話非指摘翟城村，我不過借此指點大家看，鄉村自治經費問題，及公職人員生活費何自出的問題，都尚在未想出路子來。談鄉村自治的人不要像談得好玩，要看到這其中處處是難題。翟城所辦自治事項，除兩間學校外殆無所有，公款開支此一項爲大宗，亦是不合適的。此點與山西村政情形相似，待後再討論罷。

平民教育之轉向農民上身，並擴充其內容意義，當然是一大進步；我們不能不讚頌的。想盡力於教育，這種教育是辦得的；——比較

辦一間什麼中學大學有意義的多。想盡力於社會事業，這種社會事業是應得辦的；——亦比其他什麼事業有意義的多。却是「中國」這個問題不是從教育上，從一種社會事業，可得解決，則須認清而不忽忘。這一層似乎熱心乎教諸先生亦未嘗不明白。我想說的還在進一層：農村問題亦不是如此可得解決的。期望着農村問題在這裏得解決，實為過分之想。而且以辦教育的法子作鄉村改進運動，必落於人才錢財一概倒貼之路（如適才批評職業教育社的）是無疑的。教育這事是天生賠錢貨也。落入此路，其最大之弊即成了「替天行道」，而不易激發增長其自家固有能力；又且躲避問題終於無所解決；這話不知太過否？我很知道主辦平敎會的諸先生頗明白此義，而十分謹慎着脚步，不願流於此。的確亦比職業教育社好些；然而我此話不能不說。

獨先生所主持的農業改良研究自是有意義的事，所不待言。却是

中國農業的改進不是這樣所能解決，亦是不待言的。賴先生所作教育上的研究功夫似終是平民教育家的本行本業，而爲旁人所不能替代的。例如方才說過，中國農業的改進不能成功於平民教育家之手，則我們總希望着中國農業由他途以進；而果然走上了改進的大路時，按社會分工之意，農業改良研究或平民教育家無再多分心之必要，而不妨專力於自己眞必要的工作；——如賴先生所作。我再進一步表示我的意思能：平民教育在中國是需要的；但其眞露出需要的時機還未到。我總希望他最好是隨着需要而來；不希望他在需要時機前便先迎了上來。迎上來的總不全合適，却是有一天他總會歸了本轍。平民教育運動固有一度的變化，而其前途仍當有變化。每度變化大都是進步的，此則我願預爲頌祝者。

平教會所辦的社會調查部，我想是最有價值的工作。中國農村間

題雖不是在一樁社會事業裏面解決了的，而以社會調查歸到一樁社會事業裏面去辦則較好不過，殆非官府所能企及；——尤其是農村比都市不同。所以我認為平教會所替社會作的事，要以請李景漢先生到外縣鄉間去辦社會調查為最大功德。

三、山西之所見

我們一行游歷考查的人在定縣看完之後，即搭車到石家莊轉正太路入晉。在晉十分承山西省政府的招待，而民政廳長邱瀹川先生尤為殷勤可感；半個多月中幾乎天天見面，並於忙中抽暇陪我們到汾陽清原太原去看。村政處長陳芷莊先生暨該處各股長對我們都有問必答說明一切，而冀育堂先生，嚴敬齋先生，許衣言先生，皆素稔山西政情而熱心鄉村自治者，各以所知見告。閻百川先生，為十八年山西政治的主持者，村治尤為其一手經營創造，此時他適以病在五台縣，河邊

村家鄉養息；電邀我到那裏會談。由省城到河邊村汽車四小時可達，頭一日我以早七時離省，次日晚七時回省。在河邊兩半日功夫，所談什之七八皆鄉村問題及村政，我於談話中認識出山西十年來的村政有他不少心血在內。

山西村政處，曾將歷年關係村政的法令文告彙印成山西村政彙編一種，最近更有續編出版，事實總有多與法令不符的；然而在此書中並非但看見許多條文，其實施情況亦可窺見一斑。凡未到山西而欲知其村政大概者不妨看看此書。（可以備價向該處索取）所惜辦理村政的原委經過此書未詳，即其法令文告之編印，亦不依年月先後之序。前在介休縣署曾承周介清先生，爲我們詳細講過，因他是十年來佐理閻公倡行村政的一個得力的縣知事，歷任各重要縣分，於村政之創始，推行，變遷，更張，自始至終身預其事的。當他講時馮周諸君曾有

筆記，但我已不能記得清。我今只以我聞見所及，而又記憶所及者分兩層說於下，末以我個人的意見附於後，計分五小題：

甲、山西村政所據的理論；

乙、山西辦理村政的經過；

丙、山西現行村制；

丁、山西村政的實際狀況；

戊、我對於山西村政的意見。

（甲），山西村政所據的理論。我們敘述山西的村政，要先敘明他們的理論。他們的理論，大概可分三點來說。據山西村政彙編上，常常說：「一省之內依人之集合地之區劃，天然形成一政治單位者村而已」。又說：「村是不成文之自然組織」，是「歷史上相沿之自治機關」。村以下的範圍失之狹；村以上的範圍失之寬。因此「爲政不遠

諸村，則政爲粉飾；自治不本於村，則治無根蒂」。於是山西提倡一種政治上的「村本主義」。他們有一個名詞，叫「村本政治」。這是他們的理論之第一點。

彷彿古人說過，到亂世來則大官多；而治世，則小官多；因爲眞正辦事的要小官才行。顧亭林先生亦曾批評後世制度說：「守令之上，積尊累重；而下乃無與分其職者」。所以當眞要替人民作事，必須有許多親民的小官。然而「用官不如用民，用民不如民自用」。——這是閻公的兩句最警切的話。爲什麼用官不如用民呢？設官分職，必有俸給，官多了俸給難籌；而且官與民總是隔閡的，容易生弊；要監察這許多小官亦很難。由此三點說去，或者官愈多，而民愈病。與其用官，實不如用民；——用民，亦云「用衆」。閻公有一句話：叫「用衆治衆」。從用民再過渡到民自用，那就是人民自治了。於是山西

又常見有「用民政治」，這個名詞。在山西村政彙編上，又有一段話說：「君主時代治平之責，專屬於君；民主時代，治平之責，分負於民；但欲使人民加入政治則甚難，如將政治放在民間則甚易」。大概「欲使人民加入政治」，是指要人民來預聞國事而說；「政治放在民間」，是指以鄉村地方之事，付諸人民自理而說。村政就是從用民，和政治放在民間，兩意思而來；這是他們的理論之第二點。

以上兩點，是山西自倡辦村政以來，常常說的理論；至於第三點，則為近兩年國民革命運動發生以後才說的。大意是說，國民黨所倡導之國民革命，非階級鬥爭，而為全民革命。村政是最好的民衆運動，因為是全民的；與工會，農民協會，等運動不同。照農民協會的辦法，實是有意分化社會的；實是要鄉間此一部分人，和彼一部分人作對的；換句話說，實為階級鬥爭，而非全民革命。有人說「全民革命」

四字不通，因爲革命必有對象的，若說全民則對誰革命呢？閻公說：不然，全民並非中國人的全體之謂，只表明非某某階級的革命耳。故農民運動，當廢去農民協會的辦法，而代以村政：要喚起民衆，應當如是喚起；要民衆組織起來，應當如是組織；要訓練民衆，亦應當如是訓練；這是他們理論之第三點。

(乙)，山西辦理村政之經過。照上面的理論看去，可以知道，山西辦理村政，有他的步驟：第一步是用民，第二步是民自用；又第一步是政治放在民間，第二步是人民參加政治。在山西村政彙編上，則劃分民國十一年以前，爲官治提倡村制之時代；民十一以後爲村民自辦村政之時代。

山西辦村政到現在已是十年了——他是從民國七年開始的。在此十年中，我看可分爲三期：民七，至民十爲第一期；民十一年春，至

民十六年夏，爲第二期；十六年秋以後，爲第三期。七年施行村的編制，村之下有閭，有鄰。五家爲鄰，二十五家爲閭；有村長，閭長，鄰長。其村長似是官廳所委，以辦理官廳命令委託之事爲多。所謂官廳委託之事，除編查戶口等事外，其主要的事，爲當時山西所謂六政。六政的內容記不甚確；大概有三樣消極的是禁煙，禁纏足，禁蓄辮；有三種積極的是植樹，開渠，養羊。當時在省裡設有六政考核處，其後便以他改爲村政處。第一期大致不過如此。到第二期，即十一年春天起才是閻百川先生聚精會神提倡村政的時代。他說要使「村制組織完全，儼成有機活體；凡村中所能自了之事，即獲有自了之權，庶幾好人團結，處常足以自治，遇變足以自防。」因此便舉辦五件事：一，整理村範；二，開村民會議；三，訂村禁約；四，立息訟會；五，設保衛團。這五件事，稍解釋如下。

第一整理村範——是要各將本村整理到一好模範地步。何爲好模範呢？就是要村中無不良分子，無失學兒童而已。所謂不良分子，計有九項——一，販賣烟丹者，二，吸食烟丹者，三，窩娼者，四，賭博者，五，竊盜者，六，兇毆者，七，遊手好閒者，八，家庭有慘忍情形者，九，幼輩忤逆長上者。這九項人官力都難考察得到；查到亦甚難辦，至多不過在他犯事之後懲罰而已。莫若由村中自辦，旣可知道清楚，又能化之於事前，實在最好不過。整理手續分三層。先宜傳，就是宣傳這幾項，如何有害，如何不對，警告各村村民，自行戒除。次則舉辦調查；再次則實行處分。處分之法，是要他具結取保，悔過自新。吸烟丹者，並給藥令戒。關於禁烟問題，山西所用的苦功與是不小；其詳須得另講。失學兒童，亦分別幾種辦法使之入學。

第二開村民會議。以前沒有村民會議，許多事情都由村長辦理，

現在則要經過會議，村長亦由會議推選。又下面的村禁約，亦是要經過村民會議的。

第三訂村禁約。村禁約是要繼續維持村範的。在以前官府常常出告諭，告人民不得吸烟，不得兇毆等等。有人對閻公說：你這種條教頒發到村，即村長副亦祇爲具文；張貼通衢，縉紳且患於卒讀，何論一般村民。倒不如舊日鄉約社規，村中婦孺都可說的上來，其功效遠勝於官治。閻公當下醒悟，乃改爲由各村村民自行設定禁約，共同遵守。本來要靠官去管束人民是不行的；最好是人民自有組織，以村中公意約束其少數不良分子。

第四立息訟會。息訟會之設，係爲「便民厚俗，以救爭訟之因。」這亦是鄉間舊有的辦法，因爲事事到官太麻煩了。而且一村之中，最要緊的是大家和睦；與仇結怨，實爲一村的大不幸。息訟會的辦法，

是由村中公舉公斷員五人或七人，遇事請他們公斷和解；凡是不願公斷，或不服公斷，一切均可自由。

第五設保衛團。保衛團，以人民自衛為宗旨。凡各村男丁年在十八歲以上，三十五歲以下，均於農暇入團練習，並清除土匪盜賊。

以上五事大概以民十一，十二，十三年間進行最力；十四五年以來，則受軍事影響不免停頓。

村政的第三期，是指民十六年八月改訂村制以後，彷彿可算一新時期。凡現行村制，以及一切辦法，均為那時所改訂者。其詳如(丙)段所說。在此時期中，並提出有新的事項；以閻公的兩句話，「村村無訟，家家有餘」為目標。進行辦法，關於「村村無訟」者則有：獎勵村仁化辦法，維持村公道辦法，整頓息訟會辦法，普及法律知識等。關於「家家有餘」者則有：獎勵農家副業，獎勵家庭工業，提倡村水

利，提倡村林業，提倡合作社，提倡村民節儉儲蓄，取締遊民，獎勵走上坡人家，扶導走下坡人家等辦法。但實際上這許多辦法，多不易實行；或未實行，或行之亦是空而無用。

(丙)，山西現行村制。——山西現行村制，一切則例，均爲十六年八月改訂公佈的。語其大要，凡滿百戶以上的村莊，都爲一編村。不滿百戶，便由二村以上聯合成一編村。每編村，是村長副各一人；若村中戶數多者，或由數小村，連成一編村者，可以增添村副；但至多不得過四人。村內五家爲鄰，五鄰爲閭，各有鄰閭長。村長副由村民會議，加倍選出，報縣擇委；任期一年。鄰閭長於每年新村長選定後，亦由各該鄰閭，從新推選一次。由村長副及閭長，合組村公所，爲村中辦事機關，照章係以合議制處理事務。此外則有村監察委員會，及息訟會兩機關。村監察委員會，以監察員五人或七人組織之；息

訟會，以公斷員五人或七人組織之；都由村民會議選出，都是任期一年。監察委員會，是監督村公所的；彷彿一個是執行委員會，一個是監察委員會；以清查村欵收支，爲其主要任務。息訟會會長，從前是村長兼任，現在不准兼，——由公斷員中自行公推。村中自村長副以下各項公職的被選資格，都無甚積極條件。又保衛團的團長，是村長兼；村禁約的執行，是歸村公所；有違禁約的，公議處罰。村民會議不拘何時可開，凡村內居民，年滿廿歲以上的，得出席；每年至少開會一次，由村長召集之。

村以上爲區，區以上便是縣。每一縣至少分三區，多則六區。區有區長，由省中派委，非本地人。南京政府，對於此點，曾有駁斥，以爲不合自治之意；後來乃改稱區行政長，表明是行政官吏之意。大概村中的事，都是由縣區督促辦理的；區長實爲村政中重要角色。縣

以上便到省，省中有村政處。村政處像是省政府的一部分；又像是省政府的特種秘書處；因為不能獨立對外。他與民政廳相輔而行，而不受民政廳節度指揮。

（丁），山西村政的實際狀況。——山西村政實際狀況如何，這話很難說。不但我在山西日子很短，所到地方很少，不容易知道；就是再多住些時，多看幾處，亦未必能真知道。我們現在只能以所聞所見的一點來說說，而推想一個大概。

常言說道『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山西村政的實際，亦不能逃此公例。大概就人民自治一面來說，自治的真精神似乎很少。就官府所推行的幾項行政來說，似乎難如所期望，而不免有流弊。

所謂沒有實在自治精神者：例如村民會議的不實在，出席的人數少，以及有人操縱等情，都是很多；因而各公職人員的選舉，以及應

行公同討議事項，多半是表面形式而已。所以村禁約有旁人代訂事情；村監察委員有村長指派，或村公所人員兼充的事情；而村長的人選不好，和村長村民間的爭執糾紛尤甚多。省政府致有慎選村長副的「告示」，分發到各村張貼。又有嚴令縣長區長，督催村長副照章繳出公賬，並令村監察委員，清查核算的令文。而村長不得連三任的新限制，亦都是爲此。就是監察委員會的設置，以及村長不准兼理息訟會，亦都是後來爲防制村長而增改的。聽說去年太原縣東堡村，有村民刺殺村長的事，結果有一人判無期徒刑，一人判死刑；村民不服，上告到省，尙未完案。據說這村民刺殺村長的事，以前平陸縣壽陽縣亦曾發生過；這似乎不是偶然了！又我們在晉祠聞該處縣知事寶君談，省中不許村長連三任，很不易實行。就在不久以前，有一個村莊，因村長已連三任，例應改選。縣區官長對村民再三說，你們不要再選原人

了。但結果選出的依然是那人。縣裏不承認，諭令重選；這次選出的，是原村長的兒子；並以村中一個著名無賴作陪賓。縣長又不承認，則村民不肯再選，無論如何敲鑼，無人出席。縣長無法，只得一面運動原村長，出來轉圜，勸令大家出席。並一面威嚇大家說，如再不能選出，就要由縣派人代理。——這派村外人代理的事，向為村中所怕的。然後這第三次選舉，才算成功了。又我們在平遙到介休的路上，有一次下車散步休息，和田間一個人閑談，知他是一個閭長，而甚以當閭長為苦。就問他既不願作，何必還作？他搖頭露出為難的樣子，並以手作式如果不作，便要被區長用繩牽到區裏去。

說到官府所要辦的幾項行政，借着村制本來於推行上十分便利；但結果就那件事而說，往往是失敗無成；就人民說亦受好處，亦受害。聽說從前省令督飭植樹，有反倒拔樹的事情。因為樹秧預備的不夠

，而省令不敢不遵，只好拔樹來植樹，於是活樹倒死了！又洪洞趙城各縣，種棉很發達，可算省中推行獎勵的結果。但是人民一面獲利，一面亦有問題。他們原來的農業，是一種自給自足的經濟。而現在棉花則是販出遠地的商品；手裏得到錢而沒有糧食。糧食屯着不易消耗，而錢在手裏容易花；每每到後來，種穀的還有飯吃，而獲利的已竟無錢。又因交通不便，習慣不合，而糧食的流通供給亦不足，所以歸結下來，種棉有好處，沒有好處，亦頗難言。然而這都算頂好的了。他如禁烟等政，或者朦混隱瞞，或者藉端敲詐，弊端甚多；即禁纏足，積穀，興學各政，受利受害亦差不多。總之官權太重，鄉民軟弱，雖是善政，而有意無意之間，人民非要吃虧不可。

然則村政就沒有效果好處了嗎？當然不能如此說。據我看山村政生的好處，亦有幾種：第一是治安好。山西盜匪素少，現在實爲全國

最安靜太平的地方。此其原因甚多，而得力於村政的亦不小。因爲有村的編制，稽查甚易；在防衛行政上，上下有系統，前後左右有連絡，匪患無從發生。第二是識字人多。有村政以後，村中所辦的事，第一件便是辦學堂。差不多每村有一個小學，因此山西農民識字的成數，在全國中比較爲最多。大約中國人不識字的成數，要佔百分之八十至九十之間；而山西不識字的人，只有百分之六十五。第三是禁烟有幾分成功。現在各省差不多無烟禁可言，但山西尚在禁烟；却是現在，亦不努力了。然而照以前辦到的地步很算不容易了！而這點成功，全得力於村政；若無村政，卽此一點成功亦不會有。

第四是禁纏足有七八分成功。這實在是山西當局一件最大功德事。——我們從廣東到山西，看見山西好多事，與廣東恰好相反。其中有一件有趣味的事，是廣東女子特別多，山西女子特別少。在廣東不

拘是城市裏，或田野間，隨處遇到，都是女人很多。一個男子，常常都是一妻一妾；並不論貧富階級。雖然沒有統計調查，女口之多，亦可概見。在山西則我到河邊村時閻公曾對我談，他們村中，差不多有二百個男丁，不能有妻室。他村中似有七八百戶人家，四千上下的人口；照比例看去，這成數很可驚了！又在汾陽縣時，該縣知事蔡君對我說，他那一縣，戶口調查的結果，男丁多過女口，約一萬之數。汾陽在西，河邊在北，並不接近，而情形相同；則非偶然一例了。我追問何故女口如此之少？閻公說婦女因產亡者頗多。所以山西男子，亦往往配兩個女人，但非同時並存，而為一前一後，就是為此。蔡縣長亦如此說。並且引汾陽城內，美國教會醫院為證，說婦女因難產在院中施手術的甚多；他曾看見該院一間屋內，排着六個小孩，其中四個是剖腹取出的。又省裏村政處，特設「產育研究會」專研究如何幫助

婦人容易生產，也就可見這問題的嚴重了！山西婦女的生產特別成問題，實爲纏足，身體不能活動所致。請看廣東不論城市田野，一切勞力之事，皆由婦女去作，其生育毫不成問題，常常於工作時間就生了孩子。所以山西婦女，要免於難產之厄，亦必勞動才行，而纏足則根本妨礙了勞動；所以禁纏足，就是救了山西婦女。

第五是軍事時期，辦理徵發之方便。山西近幾年參加幾次戰爭，一切徵發人夫車馬糧草，籌餉募債，得力於村政者非常之大。一個命令立時可辦，這幾乎是山西政府中人交口讚嘆的。論起來這種方便，是只利於軍事長官，不利於人民。然而我們要退一步想：仗，反正是要打的；徵發，反正是要徵發的；有系統次序，有計劃辦法的徵發，固然在政府有得心應手之樂，在人民的痛苦亦輕的多。負擔容易平均，人夫車馬出去的亦容易回來，不主迷失。並且在許多地方看去，亦

比較經濟得多多，所以這一件，仍當算作村政的好處。

(戊)我對於山西村政的意見。若問我對於山西村政有什麼感想或意見？則我可以說這感想和在崑山在翟城在定縣所感是差不多的；一言以蔽之，都是看事太容易。我從廣東出來考察，原希望，我心中所抱幾個難題，可以得到解決。但到處看過之後，統統無人解答；不但無人解答，並且無人在這上邊用心；再進一步說，直是無人留意。今將我所謂難題者，略說一說，亦就算是一種批評了。

第一個是村長問題。要開創鄉村自治的新局，當然作村長的人，是很要緊了；什麼人總相當呢？我想了許久，左也不好，右也不好。若是個年輕人，則恐怕鄉望未孚，信用未立。尤其是中國鄉村社會，有所謂「鄉黨尚齒」此種尊老敬長的風氣，極其普遍；又極深入人心。我們既立意，要引導衆人，合作自治，不宜違反衆羣心理。而且青

年人作事多不穩當，氣浮心急，亦不無可慮；所以青年人不行。但年老人亦不行；年老人總不免暮氣，又舊習深，新知少，要他作新局面的開創人才，大概不行。我又想以村中有錢有勢的人作村長怕不好；因爲有錢有勢的人在村中已竟有勢力了，再作了村長豈不勢力更大？個人勢力大，則衆人退處於無權，於培養合作自治習慣之意，殊不相符。但無錢無勢的人如何呢？亦不行；恐怕他辦事辦不動！所以眞是爲難極了！又開創之事，必須有爲者去作才行，換言之，非有爲者卽不行。但有爲之人，往往勇於自任，勇於自任，則又不相宜了。所以非有爲的不行，而勇於自任的又不行。新事須得新人，但偏於新的人，又難洽鄉情；舊人或能洽鄉情了，但又怕頑固，不知大勢；因此在我心中，村長實難其人。

我們還要想一想，像今天這世界，還有什麼人在村裏呢？有錢的

人，多半不在村裏了。這些年內亂的結果到處兵災匪患，鄉間人無法安居；稍微有錢的人，都避到城市都邑，或者租界。前些年只是有大錢的人，才往上海租界住；近來不算有錢的人，也要往上海了。上海租界地面之擴張，房屋建築之增多，年年有加無已，與中國內亂已成正比例。再則有能力的人，亦不在鄉間了。因爲鄉村內養不住他，他亦不甘心湮沒在沙漠一般的鄉村，早出來了。最後可以說好人亦不住鄉村裏了。鄉村裏何以連好人都沒有了？似乎不近理。須知好人有兩種：一種是積極的好人；一種是消極的好人。大概安分守己，勤儉度日，所謂消極的好人，在鄉村當然是有的；但我們需要者，在積極的好人，那恐怕已不在鄉間了。可以說現在已覓沒有什麼人留住在鄉村。如前所說村長人選已甚難，設若有人還可挑選，今連人尚無之；所謂難其人的難字，亦無從難起了。故我對村長問題，是絕對發愁者。

如果我們一定要行村制，村長亦不患無人作；村長一職，大概不外落兩種人手中。一種是土豪劣紳。大概不拘什麼地方，都會有估便宜的人；有才有膽，玩弄手法，以取得較優厚的生活。在鄉村中，本無多大便宜可占，然而亦總得有人占他；這就是土豪劣紳。他們常是借着「公事」以達其目的。上可交結官廳，下可欺壓百姓，從中取利；即亦有不少的利可取。要選村長，他們是一定願意當選的。而且當選的必定是他們。我們雖然沒有調查過土豪劣紳有多少；此種情形，亦或未必到處皆然。然而當此無法律無秩序時代，生存競爭激烈之秋，此種人物應運而生，實屬勢所必然。可以推想村長一職，落於此等人手者居多。結果，村制完了！自治完了！只是這某個人自治罷了！又一種或者是青年學生。假設政府對於鄉村自治，農民運動，大爲提倡，極力宣傳；青年學生，必有爲其所動者，而「回到民間去」。努力運

動一下，則村長一職，或者便落他身。據我看來，青年學生熱心的是有，明白事理的却少。而且他的熱心裏邊，總挾着高興；高興必糟。鄉村中人，總是安於故常，遇事冷淡。他抱着一腔熱心，有好多希望回去，鄉裏人的態度，如在他頭上，加一盆冷水，一定弄得興敗而返。且以青年人之不達事理，以及如前所說之氣浮心急；作起事來，不但遭鄉人之厭惡，且青年本身，亦必覺鄉人之難以救藥矣。單從鄉人厭之不推服之一點言，已可作到某先生之個人自治了。

在我看村長問題，極難得適當的人，而極容易得不適當的人；我認為簡直無辦法。而山西則將此問題，已輕輕的不思索的解決了。在此種情形之下，我認為一個村長也找不出，而山西則於一時間，找出村長二萬多！結果如何能好？事後乃想法防制，晚矣！後來再想法訓練，晚矣！（種種防制前曾說及。訓練近始實行；將新選村長，招來

縣中，講館天三民主義，現行法令。不知此種補救方法究有何用？

第二個是村民問題。此問題尤爲困難，難點顯而易見。中國產業不發達，因而文化低陋，人多不識字，愚蠢無知識。而所謂自治章程，全恃個人；若不識字，則投票時，寫票尚且不能；定章程時，章程且看不懂，遑言其他？村民不但無知識能力，更且無合作自治之習慣。有人說，中國人是一盤散沙；又有人說，中國鄉村，還在自然狀況中；有形，而未成體。但如何才不爲一盤散沙？如何始能成體？此不獨要新制度，更要有新習慣才行。到新習慣養成時，而後新制度，才是事實而非條文。依我看村民不但無此自治習慣，要養成此新習慣都甚難；因爲他另一方面之習慣太深之故。大凡不識字的人，即不運用文字符號的人，則其意識的取舍少，而靠迷信與習慣時爲多；此一層也。又凡農業社會，保守性重，習慣極強，這是大家都知道的；此二

層也。又中國民族文化已老，傳統習慣尤不易改變；此三層也。有此三層，故在中國鄉村中，迷信與習慣，支配人之勢力極强。一旦欲其棄舊習慣，而易新習慣，實在難乎其難！

一面知其確有必要，（確有養成新習慣之必要）一面又深知其難，則不得不想個好方法。我若無方法，我斷不敢下手去作。然而山西却是這樣就下手去作了。山西村政，不能有自治精神，全由於此。

第三個是制度問題。中國自講維新以來，一切制度，統統摹做西洋。除了孫中山先生，將三權硬改作五權之外，我們簡直沒聽見，有人提出半點新意思來。所以地方自治制度，自前清訂的城鎮鄉自治章程，及民國以來中央內務部，外省省議會，所訂許多自治法令，總不過歐美日本摘抄一回。但我則很懷疑西洋制度，能適用於我國；此問題甚大，我的意見不能隨便發表。此處先勉强說一兩句：西洋制度，

其安排佈置，常將幾方面之力量，配置均衡，含彼此牽制之意；如三權分立其例也。卽於互相牽制中彼此推展運行；並能範圍之而不使過。山西村政之設村監察委員會，與村公所對立，似亦有此意；但我却認爲不行。我在河邊村，與閻公談，曾提到此點。他不待我說出，卽云：我亦不認此辦法爲好，當時增設此機關，實有特別原故，且亦只算試辦。所以中央內政部，訂制鄉村自治法令，多半採自山西，而獨沒有監察委員會；因我勸內政部說先莫採用，待山西試驗試驗再看罷。

設監察委員會不好，難道不設監察委員會就好嗎？事情當然不能像這樣簡單。我不能於此時提出我的主張，我只希望大家曉得這亦是一個難道，山西對於此點，亦欠思索就動手辦了。

第四個是錢的問題。無錢不能辦事，這是最大的問題。中國鄉村

原來就貧且陋，近數十年，又加上外人的經濟侵略，國內之內政不修，內亂不止，都是鄉村受害最大；於是遂有急劇的凋敝！歐洲當資本主義發達時，最首著之現象，爲農村衰落；我們現在，亦是受資本主義的影響，而問題比人家複雜的多，凋落而無救的可怕情形，亦人家所無有的。要談鄉村改進問題，當改進處自非常之多，但歸結下來，唯一的問題是貧。換言之，唯一是如何發達生產問題；所以於此處無辦法，即不必談鄉村問題。然而大家却都是無辦法，而要談的；要談就是要錢罷了。山西對此問題，並無辦法——那所謂，關於「家家有餘」的種種辦法，全是空的！所以他的村政，亦是向村民要錢的村政。要錢之結果有二：一是村民厭嫌頭痛。國家向他們要錢，省裏向他們要錢，縣裏向他們要錢，已覺夠受了；現在村又向他們要錢，村民那得不頭痛了？一副厭嫌頭痛的心理，如何能熱心向前合作自治呢？

二是貧而益貧。本來沒錢，設若有錢，讓其自用，或者還用於生產上；如多買上點肥料等，就可以有些出息。如將此錢要去，辦理村政，只怕耗於消費上而已。所以不但無救於他的貧，反使之貧而益貧。

第五個是事的問題。現在鄉村中照我看，不但無錢辦事，並且無事可辦。辦什麼呢？說起來似乎應辦之事甚多，但沒一樣切合村民需要的，必欲強勉去辦，結果只有四字——勞民傷財。

我到山西看時，村中的事第一件，便是建學校。村中一年的支出，無非以此爲大宗。差不多村中皆有學校，對於到學齡之男女兒童，督促入學甚嚴，實在無意義。以中國簡陋的小作農業，農民實無文字符號之需要。所以中國人不識字的，要到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成數，原是自然之勢。幼時定要他讀書，長大却去種笨地，終年看不見，用不着，種上七八年地，從前所辛辛苦苦讀來的書，早都忘了。鄉下女

子讀書，更用不着；你設想他將來有餘閑，能親近紙筆墨硯嗎？有餘錢置備紙筆墨硯嗎？亦强其讀書四年，徒苦四年工，有何意義？山西大小村莊共四萬餘，學校約亦有三四萬。據我調查所得，村中公款，每年支出，少者三百元上下，多者一兩千元，總是學校經費佔其大半。平均一年一校總得二百元，統算全省所需，將近千萬之數。此千萬中據我們看，怕有八百萬是白費。其所以白費，一面是像才說的用不着，一面是那種學校教育，辦得不高明；然而要辦好教育要錢更多。

總而言之，我認為在此情形下無事可辦；要辦必須切於需要，合乎條件才行。然而山西所辦之事固不足以語此。是亦未曾經過思索研究之過也。

第六是個籌款方法問題。有錢無錢固然是問題，有錢如何籌取亦是問題。山西係採分攤之法，即按照村中各家地畝多寡，動產有無，

比例分擔。在翟城村便完全不要村民拿出錢來，而以村中公產之入息辦事。大概分攤之法最不好，翟城村靠公產不用分攤，似乎較好；亦還不好。因爲各人看公產不是自己的，多不加注意；而辦事不從他身上出錢，對於那件事辦得怎樣，亦覺得不必管了。最好是一面不要他直接從口袋裏掏出錢來；一面這錢又是出在他身上。這個小問題，山西大概亦沒想，就採用了那項不高明的辦法。

第七個是村公職薪給問題。——這亦是一個頗難處置的問題。照理說，本村人替村中作事，不當要薪水；並且有薪給，亦種種不妥。又況村中亦難有此錢。然而無薪給似亦不行。因爲我們期望村長副，作的事很多，並非很清閒的。事務一忙，則自己原有的生業，便難照管了。不能自理生業，生活費用將何從而出？況且非有點知識能力的人，來擔任村中公職，一定不行。而此種有知識能力的人，本來都要

自覺一項職業的，現在不要他作旁的事，回到鄉村專心於此，無薪給斷乎不行。像江蘇崑山徐公橋的「鄉村改進會」其主要辦事人，是由中華職業教育社，支給薪金；又翟城村的米君格如，因平民教育會，支給薪水，始得回鄉，一面替村中作事，一面亦任會中職務。又如創辦翟城村自治之米迪剛米階平兩位，半因家中有錢，半因自己熱心，願替村中作事；凡此均不可爲例。而且正以見此問題之難解決。有人主張以一村之小學校，作一村改進運動之中心；以小學校長或教員担負村中公職。我想怕難兼顧，並且小學教員未必是本村人。在山西曾問過村政處長，據他說：鄉村小學教員，通例都是請外縣，或外村人。本村人作本村教員的，有亦絕少。並非由法律規定，只是自然如此。所以這種兼任辦法在山西不適用，然而山西亦未想出旁的善法，似乎不成問題的，歸於無薪給一條道了。

以上共說了七個難題，並指出不加思索就辦之失當，現在再總結幾句。山西村政在閻公初意，頗期望着作到自治地步，然而自治大概是說不上的。至於政府幾項新政借村制來推行，似乎亦足為民病。何以言之呢？先就自治說吧：照我們觀察，那些村長，頗有事繁力疲的神情，又無薪給報酬；見了縣區長官亦沒好面子，回到村裏受怨氣，實在太苦；誰人肯作？凡願作的，必有所圖。所以村長無法好，而且亦防制不來，補救無及。村民一面，對於村政，亦有疲累厭煩之意。——官廳的政令，使他疲累厭煩；村內糾紛，使他疲累厭煩；徵歛要錢，使他疲累厭煩。而村中所辦唯一的一件事，即那小學校，近固不生利，遠亦望不到好處。此外更無什麼，與他有好處的了。（有些好處，他不易感覺出來，如治安禁纏足等事）對於村事不但不熱心，直是不願理會；此種情形非常之多，不勝枚舉。我們且舉十八年二月，要各

縣飭各村整頓村禁約的一道通令來看便好了。這道通令上說：「近據查報各村禁約，多係前數年所訂，未盡按照村情，由村民會議，妥加修訂」；試問合村情不合村情這句話，要待省政府出來說，則村民顯然不加理會了。令文又說：「且執行時率由村長副自行決定，不取多數同意」；然則村長不照章取決多數，村民亦不管了。令文又說：「處罰村費間有超越十五元限度情事」；那末違章重罰，監察委員會，和一般村民，也都無人說話了。因此政府要重申前令說，你們必須隨時修訂禁約，期能適合村情；處罰時你們必須取決多數；罰錢你們必須不過十五元。並又加多告誡兩層說：所罰之款，你們必須用於鑿井，積穀，教育基金三項，不得隨意開支；還種罰款收支，你們必須每三個月清結公佈一次。周密是周密極了，操心是操到家了！可是村民不要求，「適合村情」，省政府要求又有何用？村民不問作何用途，

不聞不賬目清不清，省政府偏要管，又管得了多少？人民不管，而政府管的太多，全可於此看出；而政府管的愈多，人民愈不管。蓋政府愈管則人民愈被動；愈被動，愈不動。故山西村政，若作自治看，則自治之生機已絕。

我初到山西，尚未及下鄉去看，即先感覺政府辦理村政督促提挈太重，太多防制，太過助長。所以一見閻公，即略陳我認為不好之意。我說天下事，還得自然些才行，硬作是作不來的；反而受着傷害。他頗容納我的意見——似乎很實在的接受。現在想起來，當時尚未曾說得明白，亦由未細考察，未及思索之故。原來他們的硬作已是不得不然的。他們將我所謂難題的一個亦不注意，像我的一半注意，他們亦沒有；粗畧，疎忽，拙笨，則村長之不好，村民之不動，皆其不得不然的結果。村長不好，不得不防制；村民不動，不得不督促；後來

之太過用力氣，實由從前太過不注意而來。對於山西村政的批評此兩句話可以盡之：一面是太過不注意；一面是太過用力氣。全無引人民自動的好方法，當然要靠上面用力推動他。初時大推大動，小推小動，不推不動；最後怕要推亦不動。

自治之說不上，觀此已明。而幾項行政之易有弊害，亦即在此。中國向來是無國家的國家；中國向來以無政治為政治。中國亦無政治家；如果有政治家，亦是聰明黃老無為的曹參，而不是拙笨替民作事的王荊公。因為積極，則好必翻成歹意；倒不如消極，却不致病民。我常說中國人民好比豆腐，官府力量強似鐵鈎。亦許握鐵鈎的人，好心好意來幫豆腐的忙；但是不幫忙還好點，一幫忙，豆腐必定要受傷。山西各項新政，原都是好的；而上面用力太過，人民純處於被動，其易有弊害，理所必然。現在全國黨政各界，有一句時髦的話叫作「建

設上，不知老百姓最怕聽建設這句話。然則就不要建設了嗎？當然不是。幾時自治的習慣能力養成了，政治的大路開出來，則建設自然而然，應有盡有。否則，建設固不會成功，即賣力氣往前作，亦無非病民之政而已。

河南村治學院旨趣書（十八年 見村治月刊第九期）

中國社會，一村落社會也。求所謂中國者，不於是三十萬村落其焉求之。或曰歐洲國家獨不有村落乎？曰其古之有村落也，則中世封建社會組織之基層。其今之有村落也，則近代資本社會組織中之點綫。是社會有村落，而非即村落以為社會，固不得謂為村落社會也。若中國則第於亞洲東大陸見有散布於此一片土上之二三十萬村落而已。村落即社會，而非社會有村落。以視歐洲，無論其中世社會之組織，或其近世社會之組織，均極缺乏。於經濟上則極形散漫，大都主於自給自足；於政治上則極見自由，殆鄰於無政府。其為國家也，比之封建國家則不倫，比之近代國家彌以遠；謂曰國家殊不類，不謂曰國家又不能。試更退五十年，凡今之染受摹取於歐人者皆未曾有之時求之，豈不信乎。

夫唯如是，中國文化故爲極端和平的文化。於內不知有階級，於外不知有國家，——階級意識，國家意識，皆極其缺乏。和平之氣周流充布於其散漫自由的社會中。抑不唯其意則然，更實無不和平之力。力在組織，無組織則無力也。歐洲反是。鬥爭於內，侵略於外，皆其歷史的必然。帝國主義原於其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資本主義的經濟原於其向前爭求的人生。不惟其意則然，抑更具有是力。自詒曰強霸Power，蓋信然矣。其東侵以及於我，而我莫之能禦，蓋早決於歷史矣！決於文化矣！數十年間夷我於次殖民地之地位，國人亟謀所以自救而不得，數十年來亦常數變其方；然其致審於斯義而瞭見乎彼我之所以異勢者蓋鮮。

自來所誤，但以爲彼強我弱而已。曾不知固其質異也。又不知其強未必良，其弱未必惡，而務爲強國之道以自救。嗚乎！斯則今日大

僞之所由致也。乍見其強在武力，則羣取之；乍見其強在學校，則羣取之；乍見其強在政治制度，則羣取之。乃其餘事，凡見爲歐人之以致富強者罔不羣取之。舉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之產物悉以置辦於此村落社會而欲範之爲近代國家。近代國家未之能似而村落社會之毀其幾矣！凡今日軍閥官僚政客一切寄生掠奪之衆百倍於曩昔，苛征暴取千百其途，而彼此相爭殺，更番爲聚散，以肆殘虐剝夷於村落者何莫非三四十年來練新軍，辦學校，變法改制之所滋生所釀造乎？蓋不探其本，務得其末；得之不難，消化運用之難；消化運用之不能，未有不反受其殃者。

使自來謀國者果其審於知彼也，則求爲近代國家不可不於其經濟求之。必產業開發，而且取徑於資本主義以開發之，使社會蔚成一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之社會，則歐美式之學校教育自爲社會之所需而不

爲病；歐美式之政治制度自然形成，乃不爲沙上起樓台。近代國家之大本於是既立，國家武力不期自有，乃不致無所附麗；如利刃莫能操而自傷身手者今日也。使自來謀國者果其審於自知也，則不求爲近代國家。我之於近代國家不必求，不可求，不能求。所謂不必求者，吾民族自救之道非必在是也。所謂不可求者，是非吾民族精神之所許也。夫我之弱則誠然也，然弱何必惡？是有吾民族精神寓存焉。弱在物質的貧乏，是可補也；是宜亟補之者也。弱者社會缺欠組織，是可補也；是宜亟補之者也。弱在農業社會的文化，是則不可遽矯矣。弱在吾民族之固有精神，是則宜世寶之，且將以易天下焉。不此之務，而慕爲歐人之強霸，是誠所謂下喬木而入幽谷者，非吾民族精神之所許已。所謂不能求者，吾人今欲取徑於資本主義以發達產業既不能也。資本主義唯宜於工業，而大不便於農。吾今欲發達產業，其從工業以

入手歟？是固可取徑資本主義矣。然不平等條約之束縛既扼吭窒息不得動，一也；苦不得資本以爲憑藉，二也；環我者皆爲工業國，各席其數世或數十年之餘蔭，更無餘地以容我發展，三也。而吾固農國，取徑於大不便於農之資本主義，是自絕生路，四也。是故我之不能從工業入手而從農業，有必然矣。從農業則不能取徑資本主義；不取徑資本主義，固不可得而爲近代國家也。

然則吾民族自救之道將何如？天下事顧未之思耳，思則得之。夫我不爲一散漫的村落社會乎？一言以蔽之曰求其進於組織的社會而已。組織有二：一曰經濟的組織；一曰政治的組織。欲使社會於其經濟方面益進於組織的，是在其生產及分配的社會化。生產的社會化，歐人資本社會既行之矣。其分配問題猶未能焉。分配問題不解決，固缺欠組織之大者。共產革命殆爲不可免也。然是在我則或不爲難。吾民

族精神向來之所詔示於此至爲符順，一也。生產曾未發達則兩面的社會化問題同時並進其勢至便且易，二也。吾爲農國，農業根本不適於資本主義而適於社會主義，三也。使舊日主於自給自足的經濟而進爲社會化，則散漫的村落將化爲一整組織的大社會；是曰社會主義的經濟組織之社會。其美善豈不度越於歐人乎！欲使社會於其政治方面益進於組織的，是在其政治的民治化。政治的民治化愈澈底，則社會於其政治方面益進於組織的。所謂政治的民治化者，含有個人自由權的尊重，公民權的普遍之二義。歐人於此實爲先河。然此需於社會個個分子知識能力之增益充裕者極大，而其經濟上地位的均齊自亦爲關係所在。歐人以產業發達文化提高，於前一點似得其大概；而以資本主義的經濟之故，於後一點則形成不齊之階級。故其政治的民治化遺憾正多。如頃所言，我於生產分配的社會化不難幷得，則眞正民治主義

的政治組織之社會可以實現。其美善豈不度越於歐人乎！

吾民族之所當務盡於是歟？曰盡於是矣！凡子所求，靡不可得；子所不欲，莫或致焉。歐人所長，組織一義盡之矣。歐化之弊，畸形的發達一言盡之矣。換言之，即其組織之猶有欠焉。由其經濟上組織之缺欠，而富力集中於都市，集中於少數人以形成一殊強階級，而社會乃病。由其政治上組織之缺欠，而權力集中於國家政府，以從事野心的武力與外交，而世界乃病。總之，凡集中過剩之力靡不有所傷害；經濟上過剩之力政治上過剩之力隱顯為一，相緣愈強，其為禍又以益烈；是則今日歐人所自苦莫能挽止者也。中國社會所患在散漫無力，而夙鮮集中過剩之弊，則其幸也。是其所當務，在求進於組織甚明。乃吾往者所為，不於組織是求，而唯其富強是求。富方的集中過剩以擱於不平等條約卒莫能行。權力的集中，武力的過剩，則以有千年

不進步的政治舊習爲因緣，乃一發而莫收，突飛如不繫。以頗具組織之歐人猶且感其難於制御者，此散漫無組織的村落社會更誰從而制之，有不任其傷害以至毀滅者乎？蓋唯社會益進於組織的，而後富與權二者乃直接綜操於社會，間接的分操於社會個個分子，斯可免除一切傷害，求得一切福利。頃所云所求靡不得，所不欲莫或致者，意謂此也。

斯言信美矣！顧其道何由？曰是在村治。欲求進於組織，夫必有其着手處；則由村落以着手，自爲其天然所不易。於組織將何先？曰是必藉經濟引入政治。善哉！吾黨孫先生之言，「地方自治體不止爲一政治組織，且幷爲一經濟組織」；是其詔示於吾人者不旣剴切明白矣乎！使吾今所爲第如地方自治之在歐人也，卽地方自治且莫冀成功，遑言解決吾民族整個問題。在往者之民族自救運動中，亦未嘗不有

知求組織者，如歷來之求爲政治的民治化是已。然畢竟爲錯誤的。以其着手在國家，而又唯於政治一面求之，則固末爲知求組織也。政治之進於組織所以必要，以經濟之進於組織的也。苟經濟之不進，則社會本爲散漫的，可不生若何關係。政治之進於組織所以可能，以經濟之進於組織的也。苟經濟之不進，則社會個個分子知識能力必稚陋不足以問政。乃於此先決問題既忽而置之，又不務自下以築上，由小而擴大，遽求組織國家焉；蓋幾於造空中樓閣矣！是故必依建國大綱訓政憲政之順序，而以鄉村縣省地方組織之完成先於國家組織；又必如孫先生之教，不徒爲一政治組織，抑幷爲一經濟組織；夫然後於求組織之道乃庶幾耳。

由上所言，則經濟的組織之促進實爲根本；是其道又何由？曰是不可不知農業工業之異及中國今日所處之地位。方歐洲資本主義之興

也，農業爲之驟衰鄉村爲之大敝者數十年，以訖於今猶爲不振；以資本勞力並流於工業都市故也。是爲資本主義下工業抑壓農業之現象。又在昔馬克思之所測，農業之傾向大規模經營與工業同，而卒徵其不必然；以農業上之比較競爭遠不若工業上之烈故也。是爲農業上資本不易集中，產業不易社會化之現象。故欲捉成農業之社會化，在資本主義之國家有不能不待資本主義之推翻者；以非此無以解工業抑壓之厄，俾歸於社會自然合理的措置也。而邦之農業社會化得見成功者如丹麥，方在進求者如蘇俄，莫不取徑於農民合作，以土地資本勞力之合併經營爲期。蓋由競爭而兼併，工業趨於社會化之路也；農業於此路既不行，則唯由協作以合併而已。明乎此，則吾今之由農業入手以求進於組織，其勢順而事易，乃爲其他國家所莫能比者。吾以在歐人經濟侵略下，受不平等條約之束縛，故海通以來既八十年而企業卒莫與

，幾於制我死命；然資本主義之潮流亦幸以此障蔽而獲免焉。工業資本之畸形既未成，則無事推翻改造之煩，是不爲大便宜乎！及今環境壓迫，工業圖興之機猶絕不可見；而農業以其競爭比較之不易見也，則較爲能逃於此壓迫；而吾圖興農業，求免於工業排壓之厄，乃正資其掩護以進行焉。夫我固無資本可言，其猶有些許資金則唯在軍閥官僚商人買辦之手，是皆蔽匿於農村而屯之都市租界銀行者；其借交易買賣由利以牟利者多有之，至若投資於生產事業，農業工業蓋兩無所可。此時大計，唯在因勢導之以迴返流入農村，集於新式農業之開發一途。竊嘗計之，使吾能一面萃力於農業改良試驗，以新式農業介紹於農民；一面訓練人才提倡合作；一面設爲農民銀行，吸收都市資金而轉輸於農村；則三者連環爲用，新式農業非合作而貸款莫舉；合作非新式農業之明效與銀行貸款之利莫由促進；而銀行之出貸也，非有

新式農業之介紹莫能必其用於生產之途，非有合作組織莫能必其信用保證。苟所介紹於農民者其效不虛，則新式農業必由是促進，合作組織必由是而促進，銀行之吸收而轉輸必暢遂成功；一轉移之間，全局皆活，而農業社會化於焉可望。然要在無與分其勢者。不然，則農業必奪於工業；而資本主義與，由合作以達於社會主義之途難就。勞力問題誠無虞工業爲分奪，而實有過剩之患；然非消納於農村必無由解決；即此亦可見農業之爲先務也。迨農業興，工業必伴之而起；或由合作社以經營之，或由地方自治體以經營之，乃不虞其走入資本主義。而斯時求資本求市場等問題，視今日當大爲容易，國際工業競爭之壓迫或亦可以少紓矣。由農業而及工業，由鄉村而及都市，相因爲平均之發達，是自然之順序，中國人最近未來所從出之塗也。其視歐人過去所歷之途，偏敧而顚倒者，蓋適得其反焉。

農村產業合作組織既立，自治組織乃緣之以立，是則我所謂村治也。

蓋政治意識之養成，及其習慣能力之訓練，必有假於此；自治人才與經濟等問題之解決，亦必有待於此。頃所謂藉經濟引入政治，實爲不易之途；有異於此者，斷知其失敗而已！鄉村自治體既立，乃層累而上，循序以進，中國政治問題於焉解決。中國政治問題必與其經濟問題并時解決；中國經濟上之生產問題必與其分配問題并時解決；聖人復出，不易吾言矣！求中國國家之新生命必於其農村求之；必農村有新生命而後中國國家乃有新生命焉；聖人復出，不易吾言矣！流俗之所見，或以爲政治問題解決，而後產業得以發達，而後乃從容談分配問題；或以爲必由國家資本主義以過渡於共產主義，而當從事國家資本之建造；是咸狃於歐洲國家之往例，或誤於俄國布爾塞維克之企圖，而昏昧於彼我之異勢，謬欲相襲者，曾何足以知此！

吾民族自救運動至於今日，其將得人於正道乎？自來所圖，罔不求爲近代國家；其不求爲近代國家者，蓋唯十三年改組後之吾黨。民族自救運動至此，乃有大進於昔者，知注意於經濟而於此求自救之方，一也；知歐化不必良，歐人不足法，不爲資本主義，不爲近代國家，二也。雖誤於共產黨，以其鬥爭之道行於中國，所毀傷者至大，爲可深痛；然今既淸共，成事不說；更幸統一已就，自今以往唯當事和平建設。於此，則建國大綱及總理遺教之所詔示於吾人者具在，國人固可知所事。抑近年來國人之知留意乎鄉村問題亦既成爲普遍的覺悟。於政府則山西村政倡之最早，最近中央提挈督導，各省繼起圖之者先後多有。雖事屬草創，難得其道，而此種信念則已造成。於教育界，則羣悟往者襲用歐美教育制度之無當國情。而鄉村教育之亟當特別致意乃爲一時識者主張所同。若鄉村小學教育若鄉村民衆教育務求接

近適合於吾之鄉村社會，而因以謀其改進。於是鄉村改進之鉅大問題教育家乃有舉以自任之勢。南京之曉莊學校倡導於前，南北各省聞風興起。而中華職業教育社之於崑山，平民教育促進會之於定縣，皆會其往者之藝徒教育或識字運動，進而爲鄉村改進運動焉。是不可徵人心之所同趨乎！

本院秉承本省省政府委員會議決案以成立，分設農村組織訓練部農村師範部兩部。農村組織訓練部蓋根據本黨政綱改良農村組織增進農民生活之條，暨總理遺教地方自治之政治組織同時並爲一經濟組織之旨，以從事農村組織之研究及其實習訓練。農村師範部蓋本諸教育界所公認鄉村教育必當特別致意之旨，以從事鄉村教育之研究與訓練。至若農業改良之試驗研究，自亦屬分內應行致力之點；故並附辦農業教育及其推廣。方今大局粗定，地方未盡得安，鄉村自衛問題亦不

能不加之意。考之浙江省立地方自治專修學校，於其全部課程二十單位中，軍事訓練居其五。蓋亦本諸總理遺教，地方自治之實行，應辦警衛之旨。本院課程因於各部學生並有此項訓練。寧當創立之初，爰述其旨趣如此，唯海內賢達其辱教之。